

临



临济语录讲记

内部学习资料请勿外传



目 录

第一讲.....	1
第二讲.....	11
第三讲.....	24
第四讲.....	38
第五讲.....	50
第六讲.....	64
第七讲.....	79
第八讲.....	94
第九讲.....	109
第十讲.....	124
第十一讲.....	138
第十二讲.....	152
第十三讲.....	165

第一讲

讲《临济语录》之前我们学习了《传心法要》和《血脉论》，这两部论的讲记也都发在了公众号上。禅宗有几部非常重要的论，包括《传心法要》《血脉论》《证道歌》《信心铭》，还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《临济语录》。其它几部我们都学习过了，而且都学习了好几次。《临济语录》五六年前我在杭州讲过一次，过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跟大家重新再学一遍《临济语录》。

《临济语录》是临济义玄禅师平时的一些法语开示和他与弟子们的一些问答。禅宗有五家法脉，其中临济宗是影响最大的一家。临济禅师是临济宗的开山祖师，他是黄檗禅师的弟子，黄檗是百丈的弟子，百丈是马祖的弟子，马祖是怀让的弟子，怀让是六祖的弟子。这样一看，我们便知道临济祖师是从六祖那里一脉单传下来的。禅宗有句话叫见与师齐，损师半德，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。这一点在临济身上得到很好的验证。

我们看禅宗法脉传承里边，六祖是五祖的弟子，但是六祖的影响非常大，临济是黄檗的弟子，黄檗已经很厉害了，而临济的影响更大，他的弟子满天下。临济宗是禅宗五家里影响力最大最远的一支。一说禅宗，最兴盛，最活跃，最有特点的一家，就是临济宗。当然这都是相对来讲，临济的成就非常大，甚至超过了他的师父。弟子的成就比师父大，这样的话法脉才能不断地传承下来，才能影响到更多的人。

今天我们有这个机缘坐在一起学习古代祖师的法语，大家都有很大的福报，也是因缘具足，都有一定的根机。禅宗祖师留下的法语开示里，《临济语录》算比较难懂难学的，因为里面涉及了很多祖师禅的东西，也即宗门里的向上一路、末后一句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能学到《临济语录》，说明自己生生世世都和禅宗有缘。

到了临济禅师这里，如果没有一点的根机和悟性，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听不懂。尤其这部《临济语录》，自古以来影响力很大，但是到近现代很少有人去讲这个论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部分篇幅是讲到祖师禅、向上一路，没有人能会。这个就像一个独门绝技一样，如果没

有会的人给你去引导、传授、讲解，他自己没有会得祖师的本怀、本意的话，他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。就算讲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，说的夸张一点，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。

很多人其实也清楚，他并不真正懂祖师的那些公案，只会觉得都是些玄而又玄、云山雾罩的东西。他没有办法解释，勉强讲解出来自己都不相信，所以也就不讲了。近现代基本上没有人能讲《临济语录》，就像我们学《六祖坛经》一样，一讲到方辩不会佛性，只会塑性，大家就不太明白，因为这里涉及到了祖师禅，向上一路。所有的祖师都会这个，但又都不会说破。所以才形成禅宗无比高妙、神秘、不可思议的特点。今天机缘殊胜，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《临济语录》。我们直接看正文。

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。

这部《临济语录》的一个缘起，是居住在河北正定的王常侍和很多的官僚，他们都是临济的在家弟子，他们一起来请临济禅师升座讲法。常侍是官职，加上姓，就是这个人平时的称呼。王常侍和临济禅师的关系非常好，是他的一个在家护法弟子。他和许多官僚请临济祖师升座为大众说法。就像六祖大师一样，《坛经》一开始就交待，是韶州韦刺史与很多官僚上山请六祖大师，到城中寺院登台升座讲法。

师上堂云：山僧今日事不获已，曲顺人情，方登此座。

我们看那么大一个禅师，在面对大众时，也难免俗情，要说一些俗话。什么叫俗情俗话呢？他自己说，因为常侍和许多官员一直请我，我无法推辞，实在没办法，就随顺世间，卖常侍一个人情，方登此座，为大家方便开示。

禅师、祖师一般是很少大肆谈论佛法的。禅师有自己的手段和教学方法，有他独有的智慧和方便，一般都不聚众讲论。没办法，学法的人多，根机不一样，被请到大众面前，只能量根施教，不再执著禅宗特有的离文字说法。也像法师一样，开两片皮，说一堆文字葛藤。讲经说法，对于禅师们来说，就降了一个档次、降了一个等级。

长沙景岑禅师说：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门前须草深一丈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一直宣扬禅宗的手段，用向上一路的手段来接引众生的

话，我庙门前的草都会长高一丈。也就是说没有人来求法了。就是来了也听不懂，时间长了，就没人来了。没人来，草就会越长越高。经常有人来，就把路踏出来，草自然就不长了。

我们看，再厉害的祖师，也会放低身段，巧用文字来委曲传授，先用一些方便、文字给大众开示，再引他人自证境界。我们看《血脉论》《传心法要》《信心铭》等都是祖师用大慈悲、大智慧，用文字的智慧来指示我们真性。

若约祖宗门下，称扬大事，直是开口不得，无你措足处。

前边先随顺大家几句，用世俗的口气，跟大家客气一下。但是马上就回到正题上来：如果按照祖宗门下，也就是禅宗的特点，想把这个大事因缘开示出来，那根本就开口不得。拟心即错，动念即乖。无你开口处，无你措足处，没有你立足的地方。你一动眉毛，脑瓜一动，错了十万八千里了。

今天能跟大家在一起学习《临济语录》，非常地开心。因为我早期接触禅宗，读得最多的就是两部论，一个是《传心法要》，另一个就是《临济语录》。这两部论看得最多，也最欢喜。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学的是净土宗，学了没多久，就对禅宗祖师的法语开示有兴趣了，虽然当时有很多地方看不懂，但是一看到这些文字，就有种说不出的欢喜。一下子就喜欢上临济禅师接引众生的这种大开大合、大机大用、完全没有轨则、变化多端的风格。又是喝，又是棒，脾气暴躁。这种暴脾气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脾气也不好，眼睛一瞪，谁看了都害怕。

后来也曾经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去接引学人，最后都被骂跑了。只能回头还再讲一些经典、禅戒、规矩，慢慢地又有一些人来求学了。甚至连《太上感应篇》都讲了，没有办法，我这一降降了好几个台阶。

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，哪隐纲宗？

我们看祖师示现的都是非常孤傲的禅风，但又可以瞬间入世，对于人情世故的把握显得非常纯熟。每一个祖师都是非常地洒脱，完全地独超物外，根本不会对世间有任何的留恋和执著，但是一旦遇到要弘法利

生，要利益大众，要接引大众，他们又非常平易近人，鞠躬尽瘁，完全地投入，不会吝法。

临济说：山僧今天因为王常侍非常诚恳地请求，我怎么能再这么矜持，隐藏祖宗门下的智慧，不给大家开示呢？

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？对众证据看！

我第一次看《临济语录》的时候，看到这句话我就懵了。这啥意思啊？平时我们看经文，看祖师开示，都是什么众生都有佛性，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的本性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都是这些理数上一看就明白的。什么三界混起，同归一心，众生诸佛，唯是一心等等，都是这些。我们学惯了知解的东西，看到实修实战的东西完全不习惯，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看祖师的开示，就是去寻找理，去思维义理，很容易就掉进知解中。

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？原来这是禅宗修行和问法的一个特点，是禅宗祖师上堂特有的风格。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。什么还没开示，一上来就说，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真正的作家，有没有真正明白的人，上来跟我论一论。有挑战的意思。就像比武似的，往擂台上一站，说：“你们谁有本事谁上来，我来挑战你们。”

你看，禅宗多么犀利，一上来就挑衅。我们平时说诸法无诤，不要辩论，到了祖师这里就不是这样了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任何观念能约束得了他们。祖师与学人之间的论战，是为了激发学人，让他们直接开悟。不是山僧逞人我，修行恐落断常坑。

这个“对众证据看！”是一种自证的说明。比如这个人说他开悟了，你说开悟了不行，你得亲自证明你开悟了。而且你只对我一个人讲不行，没有压力，咱们要敲钟鸣钲，把大众五百人七百人集合起来，对着所有人讲。所有人集合在一起，你给大家讲，你是怎么开悟的。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否真的开悟。

下边可以随便有人向你提问，勘验你。对着无数人来说出你的悟处，这叫对众证据看。不要说我开悟了，偷偷摸摸地找师父，“师父，您给我验证一下。”说话都很紧张，嘴唇都发紫，整个脸都变形了，那离开

悟还远呢。平时跟师父接触的可能比较多一点，不害怕面对师父。突然之间底下几百人上千人，这一下腿哆嗦了。“哎呀，我今天先不讲了，我回去再温习温习我的悟处，我今天悟的有点不确定。”哈哈。就是让大众考验他，给他形成这样一种严肃和紧张的氛围，施加一些压力给他。看看他有没有真正的悟处，有没有自信。如果他还能够继续潇洒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悟处，说明他的悟处是比较深的。这叫对众证据看。

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便喝，僧礼拜。师云：这个师僧，却堪持论。

这时有一个僧人站出来了。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便喝。这个喝，我们没法身临其境去想象临济这一喝声音有多么响亮。“喝！（超大声）”，哈哈，来一嗓子。大家都跟着我来一嗓子：“出去！”

僧一问如何是佛法大意？临济便喝，用喝来回答他。临济这一喝，僧立刻就礼拜。

临济禅师云：这个师僧，却可以跟我说道说道。僧人一问如何是佛法大意？临济一喝，僧人立刻礼拜，连想都没想，你在那儿一想就完了，一喝赶紧礼拜。然后临济就说：这个小僧，却堪持论。有点那么个意思，听我一喝，立刻就跪那儿了。可能有的学人还不太懂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一喝，僧人就立刻跪那儿了，就得到了临济的认可？这个你好好参一参，我给你形容当时这个情景，需要参的地方留给大家，不给大家说破。

问：师唱谁家曲？宗风嗣阿谁？

这个时候又有人问，当然也有可能还是前面那个僧人：师唱谁家曲？宗风嗣阿谁？问问题的人文采挺好的，他用两句比较工整的话来问了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：您唱的是谁家的曲儿？您承嗣的是谁家的法脉？说白了就是：您师承于谁？

师云：我在黄檗处，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。僧拟议，师便喝，随后打。

临济就说：我在黄檗先师那里三次问问题，三次被打。

这个僧刚要一想怎么应对临济禅师，师便喝，随后打。喝的同时，加上打。这个打我们也不用知道是拿香板打，还是拿棍子打，还是直接上手。我也经常打学人，一般都是打脑袋，这个习惯挺不好。学人本来就傻，再打就更傻了。

云：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。

临济打完就说：不要在虚空里钉橛。不要没事儿找事儿，睁眼说梦话。

有座主问：三乘十二分教，岂不是明佛性？

座主就是专门讲经说法的法师。过去有很多有名的法师，比如智者大师，比如澄观国师，比如说神秀大师。这些法师很多都是寺院讲经堂的座主，也就是主要的讲法之人。《灯录》里记载了很多的座主，有讲《金刚经》的座主，有讲《楞严经》的座主，有讲《华严经》的，讲《法华经》的，讲《涅槃经》的，讲《楞伽经》的，讲《维摩诘经》的，很多很多。

他问：世尊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难道不是在开示佛性吗？言外之意是，既然经典里有讲过佛性，为什么还需要禅宗呢？经典里边已经在开示佛性了，已经在讲明心见性了。既然如此，还要禅宗干嘛？

师云：荒草不曾锄。

临济回答：荒草都长满了，从来都没有除过。这是一句转语。不明白的人，在这里就会露怯，他一定会解释这句话，比如他会说：“你自己的烦恼还没除，说什么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？”问话的僧人没听明白，所以他才接着问。

主云：佛岂赚人也？

佛难道会骗人吗？如果说三藏十二部里边并没有讲佛性，那佛讲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他难道会赚人吗？

师云：佛在什么处？主无语。

临济说：佛在哪儿了？座主一听，就无语了。

以心意识知解佛法的道理是我们的一个惯性，我们很容易去知解。如果有人问：如何是佛？我说：今天天气大好。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有座主问：三乘十二分教，岂不是明佛性？师云：今天天气大好。我明明问的是经典岂不是明佛性，他却回答我今天天气大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又去琢磨了，那就完了，当面就错过了。

学人问：佛岂赚人也？师云：佛在什么处？这里临济并没有回避他的问题。所以祖师应对学人不会用一种方式，不会执著转语或转身，有时会直接给你讲出道理来。

这里临济就说：佛在哪里呢？就是告诉学人，佛也是你的妄想，根本就没有佛，说什么佛赚不赚人。如果这些问题明白了，就不再执著三乘十二分教明不明佛性了。座主当时就沉默无语了。

师云：对常侍前拟瞒老僧，速退！速退！妨他别人诸问。

临济禅师说：今天你休想在常侍面前骗老僧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赶紧退下，不要妨碍别人来问问题。禅师不会顾及学人的面子，不会像其它法门那样哄着你，怕你伤自尊，而是直接指出你的不是。这里又完全不会顾虑人情。

复云：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，更有问话者么？速致问来。你才开口，早无交涉也！

临济禅师这么一说，大家也都不敢问了，半天没人讲话。

临济自己就说：今天大家聚在一起，都是为了见自本性，出离生死这一大事因缘。《法华经》里讲道：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所谓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。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就是佛法里所指的一大事因缘。

你才开口，早无交涉也！你一问，早就错了十万八千里。

好多人来参学，都想问我各种问题，我几乎都是直接打断，这其实是一种手段。不是说你问我问题，我给你解答，就是好事。你问我问题，我走开了，这是最高明的回答。只是很多人听不懂。

你在道场也好，在家也好，三年不问任何问题，就有那么一点意思了，修行就到门边了。这样做，为的就是训练我们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好好地牧牛。你记住了，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妄想，都没有意义。祖师也好，师父也好，给你讲得再清楚，都没有意义，那只会激发出你更多的问问题。因为你问问题的心就是一种习气，就是一种意识心，就是无明，是生死的根。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被这个问问题的心给蒙蔽了。不问问题，你该干嘛干嘛，去扫扫地，去洗洗菜，哪怕去听听鸟叫，坐那儿打个盹儿，干嘛样儿不比你问问题舒服。问问题，就会被骂。

何以如此？不见世尊云：法离文字，不属因，不在缘故。为你信不及，所以今日葛藤。恐滞常侍与诸官员，昧他佛性，不如且退。喝一喝云：少信根人，终无了日！久立，珍重！

法离文字，不属因，不在缘故。这是《维摩诘经》里的经文。我们看六祖大师讲法，黄檗禅师、达摩祖师的开示，他们经常引经据典，但有时候你又找不到原文。他们会把原文变一两个字，这就叫自在。有些人认为：你要敢动经典里的字，就是大逆不道，罪恶深重，要堕地狱，佛经你怎么敢乱改呢？你是何许人物？学法之人太执著佛讲的东西，把文字奉为神明，丝毫不敢违背，经典文字反而成了一种束缚。

所以法离文字。真正的实相之法是没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，不属因，不属缘，实相超越了因缘。因为你信不及，所以我今日说一些文字葛藤。如果我一直用棒喝来接引你，你听不懂。所以我不得不讲一些废话。

恐滞常侍与诸官员，昧他佛性，不如且退。担心讲的都是废话，耽误了常侍与官员们的宝贵时间，不如大家该干嘛干嘛去。昧他佛性，就是讲半天也只是骗你们而已，不如大家就早散了吧。

我们看临济禅师整个上堂的开示，没讲几句正文。可能有些人想听一些他心目中的佛法，在这段开示里边一句也没有，这怎么就退了呢？

喝一喝云：少信根人，终无了日！久立，珍重！没有信根的人，一阐提，总是在意识里打转，没完没了，总在文字上黏著，总是去知解，何有出期！大家好好保重，散会！

师因一日到河府，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。时麻谷出问：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师云：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速道！速道！麻谷拽师下座，麻谷却坐。师近前云：不审。麻谷拟议，师亦拽麻谷下座，师却坐。麻谷便出去，师便下座。

河府就是当时官员办公的地方，还是王常侍又请师升座讲法。

麻谷禅师是马祖的弟子，按照辈分属于临济的师爷，当时年纪应该蛮大的。麻谷出来就问：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师云：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速道！速道！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之后，临济原话给他回过去了，加了两句“速道！速道！”让麻谷赶紧说，赶紧说。这是一种逼迫，是禅门祖师之间经常用的勘验他人的手段，就是不让对方有思考和拟议的机会。往往在这样的情境下，才能勘验出对方是否真的悟了，有时也能逼迫学人言下大悟。本来是麻谷问临济“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”反而让临济把问题又推回去，反被动为主动。

我们在寺院都看到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佛像上有很多手，每一个手上都有一个眼。麻谷问：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，哪个眼是正眼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一般人没办法回答。但他问到临济的时候，临济反问他：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速道！速道！不要小瞧这个反问，一般人被别人问问题，都会顺着别人的问题思考，忘了可以反问回去。如果是问我们，我们当时就傻眼了，哪个是正眼啊？本来吃着玉米棒子，喝着茶，聊着天，有人过来：“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”我们的意识心一下就进去了，一下子玉米也忘了，茶也忘了，水果糖果花生全都扔一边儿了，直接就蹦到问题里边去了。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现在一问，还真是个问题啊，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你这一拟议，就错了。

临济没有被这个问题骗，把问题还回去了，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你来告诉我一下，赶紧讲，不要说慢了，说慢了我打你。麻谷也很厉害，麻谷拽师下座，麻谷却坐。临济这回碰到对手了，就像武林高手一样相遇。临济说：速道！速道！麻谷反应非常迅捷，一下子就把临济从法座上拽下来了，他自己坐上去了。你拽我，没关系，随便。临济虽然被拽下座位，但依然很从容。

这个时候，临济走近前去，很温柔、很淡定、很镇定地凑到麻谷跟前儿，说了一句“不审”。这个是有后手的，只是显现出一种缓和的氛围来。师近前云：不审。这个“不审”是说：我不知道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有陷虎之机，临济怎么会不知道麻谷什么意思呢？我慢慢凑到你跟前，说：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坐我的座位。其实我是有后手的，只要你稍微不注意，我的后手立刻就出来了。

麻谷拟议，刚一动念，师亦拽麻谷下座。如果我直接把你拽下来，好像很粗鲁，显现不出我的智慧和禅机。我中间先有一个小停顿，先说一句“不审”，骗你一下，麻谷拟议了一下，就被临济夺回了先机。

这里我们看到禅师之间过招，眼疾手快。这些手段都是考学人的灵敏性，佛性的妙用，看谁更机敏，更不会被意识头脑里的那些观念所束缚。我们看一些体育项目，比如拳击比赛，高手之间过招是非常灵敏的，你这个拳头还没出来，我就得知道向哪边闪躲。祖师之间打禅机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师却坐。麻谷便出去，临济禅师把麻谷拉下座后，他坐了下来。麻谷也没有觉得有多不堪或狼狈，直接就出去了。麻谷也没有拖泥带水，没站在那儿跟你讨输赢，直接就走了。师便下座，临济也下座了。

这是麻谷和临济之间的一个对机，非常精彩，没有说什么败啊胜啊。最后虽然是你又给我拽下来，我很洒脱就离开了，没有恋战，没有在那儿黏著。

上堂云：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。未证据者看看。时有僧出问：如何是无位真人？师下禅床把住云：道！道！其僧拟议，师托开云：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？！便归方丈。

上堂，就是聚众开示。赤肉团上有一位无位真人。我们的四大肉身上住着一个无位真人。一说无位真人，有人就想了，这就是佛性，佛性常从我们五根面门出入，这个我懂。未证据者看！看！还不明白的人用心听我说，好好看看这个无位真人。

时有僧出问：如何是无位真人？这个时候有个僧人出来问：什么是无位真人？师下禅床把住云：道！道！临济下了禅床抓住他就问：道！

道！你赶紧说什么是无位真人？你问我无位真人，我让你说什么是无位真人。其僧拟议，这个僧刚要一讲。师托开云，给推一边去了，说：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？！前边刚讲一个无位真人，好像要讲佛性，立刻就否定了。禅师自己刚立了一个东西，自己就把它给推倒了。自己刚说了个确定的东西，立刻就扔一边儿上去了。这就是祖师的智慧和特点。但是我们一听无位真人，很容易就掉到无位真人的概念里。我们立刻就会想到，无位真人就是我们的自性，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，我们的本来面目。那个早就不是了，早就错了。

临济禅师说完，便归方丈。

祖师的东西其实是要大家在平时生活中时常去运用的，讲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个意思了。最精彩的地方，早就过去了，真实之义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。但是我们通过学习，通过讲解，我们可以把当时的情境给大家呈现出来，让大家能够尽量地体会到禅宗教法的特点，这也是我们学《临济语录》的目的。当然有些地方该讲还是给大家讲，尽量给大家交代清楚。

第二讲

上堂，有僧出礼拜，师便喝。僧云：老和尚莫探头好。

临济禅师是以喝闻名天下的。一提起禅宗祖师接引学人的手段，我们就知道德山棒、临济喝、赵州茶、云门饼。临济禅师的喝很有特点，是动不动就喝，随时随处都会喝。其实早期马祖也用喝，他的一喝，让百丈三日耳聋。喝就是大叫一声，往往就在你陷入思维，胡思乱想时，这么一喝，你就突然有所醒悟。

上堂，就是给大众开示的时候，大家都聚齐了，临济禅师坐在法座上边，准备给大众开示。这时有一个僧人出来礼拜，临济就大喝一声。礼拜的僧人说：老和尚莫探头好。临济虽然大喝一声，僧人并没有被临济所骗，说了一句：老和尚莫探头好。他说：老和尚，你不要探头露尾，我已经逮到你的过失了，你不要得意。

师云：你道落在什么处？

你说我探头露尾了，你抓住了我的不是。你说说，我过失在哪儿？

僧便喝。

这个僧人也挺厉害的，学到了临济祖师的真传。临济说：你说说我落在什么处？僧便喝。很像临济的风格。因为临济经常用喝来接引学人，导致他的很多弟子也都学着师父喝，也是动不动就喝，随时随地使用喝。有一次临济急了，对弟子们说：你们若不能回答出我的问题，以后不要喝。

僧人喝过之后，临济和这个僧人的对决就结束了。虽然临济也喝，僧人也喝，临济后边就没有下文了。不像我们平时探讨一个问题，或者争论起来，没完没了，非要在气势上把你压过去。

又有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便喝，僧礼拜。师云：你道好喝也无？僧云：草贼大败。师云：过在什么处？僧云：再犯不容。师便喝。

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僧人出来问：什么是佛法大意？临济继续喝，僧人便礼拜。临济便说：你道好喝也无？你说说我应不应该喝你？我喝的对不对？僧云：草贼大败。这个僧人挺厉害。喝了就喝了，还问应不应该，别想骗我。僧人没被临济这个问题所骗，直接说：草贼大败。这样的话都是祖师们经常讲的，弟子们学会了也会拿过来用。这个时候好像是僧人占了上风。临济前面问：你说我喝得应不应该？僧人没有顺着他的话头去接，而是直接说：草贼大败。临济就说：过在什么处？僧云：再犯不容。败了就败了，还在这儿垂死挣扎，只能败得更惨，所以叫再犯不容。这个僧人挺有意思，跟临济之间的互动非常紧密，非常流畅。最后临济也没办法只能喝。

是日两堂首座相见，同时下喝。僧问师：还有宾主也无？师云：宾主历然。师云：大众！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首座。便下座。

这一天东西两堂的首座相见，同时喝。僧问临济：两位首座同时下喝，有没有宾主？临济说：宾主历然。宾主很清楚。临济说完，对大众说：大家要会临济宾主句，去问两位首座。便下座。

临济虽然回答了僧人的问题，但似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弄得我们看《临济语录》总会觉得一头雾水。尤其第一次读《临济语录》的人，看到他们一会儿喝，一会儿拽，一会儿打的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如果你明白了他们之间到底在干嘛，知道他们的用意，就开悟了。这是需要多年修行功夫的，还有你的见地要透彻，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。

上堂，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竖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师便打。

上堂，僧人问：什么是佛法大意？禅宗学法的人，他们见到祖师问的最多的就是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或“如何是佛？”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我们看临济祖师怎么回应的，师竖起拂子。竖起拂子在马祖和百丈的对话里我们看到过。

百丈参马祖，侍立次。马祖目视绳床角拂子。百丈曰：即此用，离此用？祖曰：汝向后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？百丈取拂子竖起。祖曰：即此用，离此用？百丈挂拂子于旧处。

拈椎竖拂是禅宗祖师经常用的手段。你问我怎么修行，我把这个木棒拿起来。这个椎有时候是敲木鱼的椎，有时候是打板的椎。古人经常用拂子、木椎作为法器、工具，用它们赶苍蝇，不听话拿拂子抽你一下。大家不要小瞧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一举一甩，可能有的学人当下就开悟了。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竖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师便打，这一来一回如行云流水一般。

又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亦竖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师亦喝。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又有一个僧人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亦竖起拂子，临济又把这个拂子举起来。僧便喝，师亦喝。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师乃云：大众！夫为法者，不避丧身失命。

临济禅师说：夫为法者，不避丧身失命。这里有鼓励大家问法的意思。请法和问法不要怕这怕那，不要怕被我打，担心没了面子。

六祖大师去见五祖，五祖让他去舂米作务。因为六祖个子比较小，过去舂米要把一个大石头弄起来，再砸下去，才能把米舂好。但是六祖

因为个头小，劲儿也不是很大，所以就在腰上绑了一块石头，这样体重就增加了，再去按这个舂米的器械就能把它压下来了。五祖有一次看到他绑个石头舂米，就赞叹他：“学法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应当如是。”有的人可能会想舂米和学法有什么关系？舂米就是学法，做事就是修行。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诵经、坐禅是修行，做事就不是修行了。在做事中能更好地修行。

不要小瞧舂米这件事，把米舂好了，就能成就。我们自己问问自己，一天之中，有多少时间能非常专注地重复做一件事情？长时间重复做一件事情，特别地安住，没有任何的烦恼，没有妄想，能够安住在这件事情中，这是最棒的、最有力的修行。为了做好当下的事情，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，这就是为法忘躯的精神。

二祖去见达摩，达摩最初并没有为二祖讲法。其实不是达摩不想教他，就是想考验他，看看他求法的心是不是真诚和迫切，是不是能够为法忘躯。所以二祖在达摩祖师的洞外站了一晚上，雪都过了膝。达摩祖师还是没有轻易地传授他佛法。最后二祖断臂求法，这个时候达摩说：“既然你能够这样为法忘躯，就可以得法。”我们看古人为了求法，真的是能够做到为法忘躯。

夫为法者，不避丧身失命。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，我们要反思一下，为了求法，我们愿意牺牲世间的利益和乐趣吗？我们能不能做到为法忘躯？临济鼓励大众，为了求法，要敢于问法，敢于出来，不要怕被打被骂。为了面子，不敢出队，这样是得不了法的。

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，三度问佛法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赐杖，如蒿枝拂着相似。

临济祖师讲他二十年在黄檗处，三次问佛法大意，三次被黄檗打。临济来黄檗处学法，前三年什么也没问，也不知道问个什么。不是什么都懂了才不知道问什么，而是自己稀里糊涂，不知道要问什么。陈睦州尊者，也叫陈尊宿，他怂恿临济去向黄檗问法。没想到问了三次“什么是佛法的意？”三次被黄檗打。有的《灯录》里记载最后一次临济就开悟了，有的地方记载黄檗把他引到了大愚禅师那里，在大愚那里开

悟的，这都不重要。一般的记载是在黄檗那里三次问法，三次被打，最后一次开悟了。

如蒿枝拂着相似。被打时的感觉，就像荆棘条上的刺刺到身上一样疼。说明黄檗下手打临济一点没有手下留情，打是真打，疼也是真疼！

时代不一样了，今人很少有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棒喝和打骂的。古人为了求法可以丧身失命，现代人你还没打他呢，棒子刚要举，他就吓得不行了。过一会儿再找人，人早就跑了。现在这个时代带徒弟，就得像哄幼儿园小孩一样，得慈悲喜舍，得爱语布施同事利行，得用软语。如果你拿棒子打他，他不敢跟你学。临济在黄檗那里为了求法，不怕挨打。被打了三次，每次都很疼，但是他没有被吓到，没有退缩。如今过了这么久，他还很怀念被自己的师父打的事。

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，谁人为我行得？时有僧出众云：某甲行得。师拈棒与他，其僧拟接，师便打。

如今我非常想念那顿棒，想再吃一顿棒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非常怀念先师打我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是被打开悟的，今天谁能替先师再打我一顿？祖师这样讲，你要是当真了，就是犯傻。

这个时候有个缺心眼儿的僧人，出众云：某甲行得。枪打出头鸟，他非要探出头来。师拈棒与他。我们看什么叫禅师，什么叫祖师。我把棒子给你，就让你打我了？那可能吗？有这么傻的祖师吗？祖师多灵啊，都是人精。假模假式拿棒子给他，其僧拟接，这个僧人刚要一接，棒子一下就打过去了。你还想打我，看棒！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我们待人接物也这么灵敏，这么手疾眼快，反应这么迅捷，你一定是个活脱脱的禅师。好好珍惜自己，不要糟践自己，千万好好活着，将来见人就打。

上堂。僧问：如何是剑刃上事？师云：祸事！祸事！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上堂的时候，僧人问：什么是剑刃上事？剑刃上事形容这个事很险峻、很危险，一般指修行上最难的地方。

比如说牧牛的时候，才起一念就要察觉，就能转念。看不到这一念就会掉进烦恼里。比如说在跟其他人打禅机的时候，稍不注意，就掉到对方的坑里。比如面对生死时，面对病痛时，面对境界的考验时，你透

不过去。或者面对这些境界，你非常痛苦，非常恐怖，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。比如什么是禅病？什么是四相？怎么离四相等。面对这些事情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是非常危险的，稍不注意，就会犯错。

修行的困难，每一个学法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体会。我们这一路修行，坎坎坷坷，跌跌撞撞，绕了很远，摔得浑身都是伤，满目疮痍，修了十年二十年也没修出个所以然来，修得百孔千疮，身体也好，心灵也好，到处都是苦，都是伤心，还是没有开悟。所以把这个事情形容为剑刃上事一点也不为过。

佛陀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修行人在做功夫的时候，就好比一个犯人被判处死刑，国王打算赦免他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：犯人要端着一碗油从东城走到西城，这碗油很满，一滴都不能洒，就赦免他。这个犯人本来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有了，突然有这么个机会，他肯定会很珍惜。他端着这碗油，从东城走到西城，在走的过程中，城里有很多人，有杂耍的，有卖艺的，有说笑的，有美女，有各种怪异的现象，他都不会去关心。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碗里的油，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这碗油上边。他从东城走到西城，一滴都没有洒掉，最后就把他放了。

修行和牧牛也是这样，要全身心地投入要善护念，就像在剑刃上走路一样，要非常地专注和用心。如果你不认真的话随时都可能犯他苗稼，被鞭策，就会自寻烦恼。在做功夫的期间，一定要非常专注，非常用心，要绵绵密密地去护念，去牧牛，这样才能在一定时间内快速长养出定慧之力。不然的话，做一会儿功夫，放逸一会儿，功夫永远也养不成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用剑刃这个词来形容修行。

僧人问：如何是剑刃上事？也是想让临济祖师给讲一下修行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？修行最难的地方是什么？大家都说开悟难，保任更难，到底难在哪儿？我们看临济怎么回答的，师云：祸事！祸事！你问我剑刃上事，我告你祸事。这个僧人就听不懂了，怎么叫祸事呢？剑刃上的事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吗？不应该是大家都要注意的事情吗，怎么就变成祸事了呢？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所以，这里我们就看出教下和宗门修行最根本的区别。法师会用语言文字给你讲道理，告诉你什么是剑刃上的事，什么是修行中最难的事，

哪里是最危险的事，怎么去避免。但在禅师这里，这些全都是妄想，都是祸事。

问：只如石室行者踏碓，忘却移脚，向什么处去？师云：没溺深泉。师乃云：但有来者，不亏欠他，总识他来处。若如此来，恰似失却；不如此来，无绳自缚。一切时中莫乱斟酌，会与不会都来是错。分明如此道，一任天下人贬剥！久立，珍重。

有人问：石室行者踏碓，忘却移脚，心跑到哪儿去了？行者可能指六祖，也泛指长期在寺院修行的在家人。踏碓就是舂米。忘却移脚。踏碓是要用脚蹬石头向下压的，忘了移脚，很有可能是在打妄想。行者本应该动脚的时候，忘了动脚，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走神了？是不是打妄想？

学人问了这样的问题，这是个好问题。一般只有明白人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，当然有的人也是从祖师那里听到这样的问题，拿过来问别人。

师云：没溺深泉。临济回答：淹在深泉里边。临济并没有说为什么淹在深泉里，也没解释淹没在深泉里是什么意思。他只是说：淹溺在深泉里。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不懂了，就会想没溺深泉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说一念迷了，比如说进入烦恼了。这个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，临济只是说了一个没溺深泉。

师乃云：但有来者，不亏欠他，总识他来处。临济禅师说：只要有人来问我问题，我都不会亏欠于他。亏欠他，有被他欺瞒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不管谁来，问什么问题，休想欺骗我，我总识他来处。他还没张嘴，我就知道他的修行境界。祖师都是非常机敏、智慧、灵动的，不一定听到你讲什么才了解你，有时看你的表情，看你的眼神，看你的动作，就知道你的心境。

禅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心不会住在任何地方，也不会被任何境界所骗，所以他才会活泼泼的，碰到就转，才能做得了自己的主，不会被境界带走。

不管你问什么问题，一开始我可以先顺着你，但是你休想把我带进幻相里去。我可以陪你演戏，可以随时跟你对答，但是我能随时从你的

问题里出来。也能随时给你设一个陷阱。你想骗我是不可能的，我骗你随时都有可能。

若如此来，恰似失却。如果你这样就问，正好就错失了。你带着一个知见来向我这里问法，我能立刻识破你。不如此来，无绳自缚。如果你心中什么知见都没有，空着心来，但你还有一个空见在，我还是能识破你。那样，你自己就把自己绑在那儿了。祖师说话一上来就在两边把你堵死。

严阳尊者初参赵州，问赵州云：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师云：放下著。尊者云：既是一物不将来，放下什么？师云：放不下，担取去。就算你有个一物不将来，也要放下着。你还有个空在心里放着，也是无绳自缚。空是对治执著的。本自无执，何必用空？

大家今天可以问我问题。问要挨打，不问也挨打。师父，我们问也是挨打，不问也是挨打，那我们到底是问不问啊？明摆着就是要打你，还问。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扭头就走了。只要你还站在那儿想，肯定就要挨打。

德山示众云：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道得道不得，总要打你三十棒。在祖师面前，就是逼得你一点退路都没有。

一切时中莫乱斟酌，会与不会，都来是错。一切时中，只要你不好好待着，拟心动念，胡思乱想，不管你会还是不会，都是错的。我有时候就跟大家讲你就老老实实待着，看谁待得住，不无事生非，谁就能有大成就。但是人就是不老实，他没办法老老实实待着，他总要搞些事情。老老实实待着就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他闲不住，非要干点什么。人坐那儿一小会儿，就受不了了。念头一个接一个，想法翩翩起舞，很难坐在那儿休息。简简单单活着是最难的事。人的心总是闲不住，到处乱撞。念头带着他一会儿干这个，一会儿干那个，停不下来。所以修行只要你一切时中莫乱斟酌，不要去讲会，也不要讲不会，方有少分相应。你安住不了寂寞，耐不住无事，一起心，一动念，早错了。

分明如此道，一任天下人贬剥！我讲的很明白，你们可以随便来找我论法。我在公众号上写文章，每篇后面都会有很多评论。我偶尔看一看，也不去回复他们，随便你们贬剥，随便你们评论。

久立，珍重。这个久立有点反义词的意思，你们不用站这儿站这么久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大家各自珍重，各自护持。

上堂云：一人在孤峰顶上，无出身之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，亦无向背。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？不作维摩诘，不作傅大士。珍重！

上堂云：一人在孤峰顶上，无出身之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，亦无向背。哪个在前？哪个在后？临济问过这个问题后，自己回答到：不作维摩诘，不作傅大士。大家认真地看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宗门公案式的问题，这样的问题一出来，就会形成一个公案。在这样的问题前，你不可能回答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，永远不可能。祖师设公案就是让你答不出，但是你非要找一个答案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你就掉进祖师挖的坑里了。明明不让你进轮回，你非得进，只能说明你傻。

一人在孤峰顶上，无出身之路。孤峰顶上，又高又险的地方，他上去了，前面没有路了，所以无出身之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，亦无向背。在十字街头的中间，哪个是正？哪个是反？这样的两个人，哪个是前？哪个是后？说不清楚。只这两句，就把大家弄迷糊了。这个就是考学人，问这样的两个人，一个在孤峰顶上，一个在十字街头，哪个在前？哪个在后？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人，完全没有可比性，问他们俩哪个在前？哪个在后？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你不可能知道。但是你非要知道。让你出来，你非要进去。这就是考你能不能直接出离心意识。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功夫，先别说出离的功夫，连为什么要出离都不知道。哦！修行原来是要出心意识。他不知道修行的关键是要出心意识，离心意识，直接出来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他不知道祖师这一门的特点是什么，又如何能做到呢？

你一问祖师这样的问题，祖师扭头回禅堂了。你还以为我哪儿得罪祖师了，他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呢？不是不回答你问题，早就回答你了，只是你不懂。你不会祖师的回答而已。一问问题，祖师随口给你来一句：

你长得怎么恁么黑！你还以为祖师在那儿损你呢，其实不是损你，是你真黑。我不黑啊？黑！黑！

一人在孤峰顶上，无出身之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，亦无向背。哪个在前？哪个在后？这俩人所在的位置就已经够纠结的了，又加上一句哪个在前？哪个在后？两个人的处境都是不知道何去何从，还要比较他们哪个在前哪个在后，这就是成心迷惑大众的。祖师设了这么一个语境，来考验学人是否悟道。最后没有人回答，临济祖师只能自己回答：不作维摩诘，不作傅大士。有的人就开始加注脚了：“只做自己！”哈哈。临济要听见你这么回答，棒子一下就打下去了，让你做自己！明明告诉你不作维摩诘，不作傅大士，来个做自己。珍重！

上堂云：有一人论劫在途中，不离家舍；有一人离家舍，不在途中。哪个合受人天供养？便下座。

临济又问了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和前边问题一样，非常地不可思议，除非你开悟了，否则一切人天大众、十地菩萨都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。其实你问佛，佛也不会回答。佛最多会对阿难说：我今天背疼，先躺下了。

有一人论劫在途中，不离家舍。这个人一直在途中，论劫就是被什么事阻碍了，或者可以理解为很长时间在途中，但是他却没离开家舍。这个人明明在路上被事情阻碍了，可是人却在家里。大家听听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现在量子纠缠理论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可以同时厨房和卧室。有一个人明明离开家了，他又不在途中。我们物理世界呈现的相是，他要么在家中，要么在途中，他不可能同时既在家里，又在途中。有的人说是他的法身遍一切处，或者是千百亿化身。这些回答都了不相关。

在家之外叫途中，你不在家里就应该在途中。可是这儿有一个人，在途中，却不离家舍。又有另一个人，离开了家舍，却不在途中。哪个合受人天供养？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要把人逼疯，让你头脑裂掉，让你疯掉。公案就是这么来的，大家可以试着下一个转语。当时没有人回答得上来，临济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：如何是第一句？师云：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问：如何是第二句？师云：妙解岂容无著问，沝和争负截流机。问：如何是第三句？师云：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都藉里头人。师又云：一句语须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，有权有用。汝等诸人，作么生会？下座。

这一段讲到临济禅法的三玄三要。临济禅法最大的一个特点，也是最不可思议、最难理解的地方，就是三玄三要。一句话里要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里要具三要。很多人一听这个三玄三要都懵了。我曾经写过一篇三玄三要的公众号文章，能看懂的非常少。这里的三句，也是禅宗悟后起用的三层境界。

上堂。僧问：如何是第一句？师云：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。所谓的三玄三要，不过是日用万行时，不生妄想时，正在悟中。一切时中，做一切事，正恁么时，处处得逢他，皆得默契。你刚一想这个心的时候，已经就不是那个心了。还没思考、还没动念的时候，就知道宾主，就明白了。在你还没落到文字名相概念之前，你就会了，这是在第一句下荐得。

第一句是最简单，也是最难的。第一念还未起时，就明白了。第一念生起而不觉，第二念第三念就出来了，心就开始编故事，就进入轮回。还没有动念的时候，你就会了，就识破对方所设的机关，或者你就看到真相了，这是第一句。这是禅宗最快的禅机。为什么禅宗要从根本上修，从第一念上截断众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当然我这样一讲，已经不是那个意味了。这样讲，只是帮助大家来理解临济总结后的三玄三要的意思，真正实证，要靠自己平日的修行和积累，和我讲的是两码事。我这一讲，也要拟心，也要付诸名字。别说我这样一讲，临济这样一讲，也不是那个意思了。所以他才把这几句话说得那么委婉，也是让大家自己去悟。当你一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，这个心早就进入意识分别里了。但这是方便，让大家来理解这个三玄三要。

问：如何是第二句？师云：妙解岂容无著问。你真正有了智慧，真正开悟见性的话，还需要有个人来问你吗？还会有任何问题能骗得了你吗？自己不可能再起一个问问题的心，真正的妙解根本就不需要有人问。

妙解和无著形容两种智慧的心态，真正的解不需要问，真正的答也是无答。所以无著才是真正的问，无答才是妙答。经云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；无法可听，是名听法。

沅和争负载流机。沅和就是水上的泡泡，刹那生灭，形容很小的力量，很小的根器。争负载流机？它怎么能够承担得起截断众流的那种大力量呢。截流机是什么？是指香象踏河，截断众流的力量和根机，形容禅宗这门直指心性的手段。

香象是古代印度很尊贵很大的象，它过溪的时候一脚就把溪水截断了。形容大根机的修行人，在第一念上就能够截断众流，不是去断烦恼，而是烦恼不生，是名如来。不会流到第二念。真正的大根机的人，上上根机的人，他们的智慧和见地岂是小根之人能揣测和思维的呢！以凡夫的心念去想他的境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《证道歌》里有一句话：象驾峥嵘慢进途，谁见螳螂能拒辙？大象不游于兔径，大悟不拘于小节。大象走过的路岂是小动物所能想象的。宗门修行的手段和方法不是学其它法门的人所能想象和承受的，所以大多数人一听说禅宗，就害怕了，别人还没说什么，他自己就退缩了。这就是沅和争负载流机。

小根小叶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禅宗的手段的，所以很多人学不了禅宗，一是因为在禅师那里经常被呵斥、被否定，会听到一些违背传统佛教教义的东西，不能理解，无法信受。或者是给讲一些云山雾绕的东西，你听不明白，所以就心生退转。

问：如何是第三句？师云：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都藉里头人。很多人听到祖师讲，施为运动的就是自己的灵觉之性，不懂得去用，而是把知解的那个能动的当成佛性。我们看那个演木偶戏的人，木偶自己不会动，它动全靠后面那个摆弄木偶的人。不是木偶本身在动，是有一个人在摆弄它在支配它，所以它就动了。众生一切施为运动，见闻觉知亦复如是，都是本性在起作用。这样讲本身是没错的，但你不要落在这个道理上，而是要懂得运用自己的佛性，直用直行，用而不生用想，直接解脱。如果你只是把明白这个道理当成见性，还是在心意识中，没有真正见性。知道一切都是佛性在起作用，就像木偶能动是因为后面有摆弄它的人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就是第三句。

既然第三句是自救不了，为什么临济禅师还要在这里提出第三句来呢。因为它是理上见性的依据。前两句也都不离这个理，只是所起的妙用程度和解脱自在的程度不一样。第一句是全体作用，第二句是当机作用，第三句是意识里的作用。

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是第一句，什么是第二句，什么是第三句。三句是三种开悟见性的境界，用处不一样，灵活性不一样，自在的程度不一样。第一句是最快的，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法，还没涉及到修行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悟了，就是在第一句下明白。如果你第一句就明白了，你会用了，可以作佛和祖师的老师。

第二句可以为人天师。在第二句下你会了，可以给人天当老师。第二句是哪些呢？比如《涅槃经》全是魔说，你听懂了。狗子无佛性，你参透了。这便是第二句下会得。第三句的境界你达到了，自救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是知道能动的是佛性，你还在知解中，还不会用。很多人都知道自心是佛，知道能动的能看的能听的就是佛性，行为跟不上，习气依旧，这样的见解，自救不了！

这三句从字面意思就知道他们的境界是不一样的。第一句境界最高，什么都没想时就开悟了。你站在师父边上，师父说：“给我打盆洗脸水来。”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完全无心的，学人一听，一下子就开悟了。这是第一句下荐得。祖师无心给你讲法，随便说了一句：“给我打盆洗脸水来。”你就开悟了。你第一句会了，就可以给祖佛当老师。第二句话，给你竖个拂子，给你讲一个麻三斤，你明白了，堪与人天为老师。你问我如何是佛？东山水上行，春来草自青，大河大流，小河小流，还要给你讲一句。这是第二句。这个时候不管我有没有说法的心，我给你说了一句。这是第二句。那如果祖师根本就没有那个心，你悟了，那是真正的无情说法，那是第一句。最后一句，第三句，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都藉里头人，这就是知解的境界了。能达到知解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好多人还不知道自心是佛，还在心外找佛。

一句语须具三玄门。每一句里又有三个层次，是更加地玄妙。一玄门里又具三要，有权有用。汝等诸人，作么生会？下座。

一个临济的三玄三要，难坏了绝大多数学禅宗的人。但是当你会了，它又很清晰，很简单，一点也不难了。

第三讲

三玄三要是临济禅法最难懂，也最妙的部分。

上一会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三玄三要。先说三句语。第一句是：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第二句是：妙解岂容无著问，沤和争负截流机。第三句是：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都藉里头人。这三句语被后人归纳为三玄门：所谓体中玄、句中玄、意中玄。每一玄里有三要。所谓三要，就是每一句里都有体玄、句玄和意玄，也有称初要、中要、上要，故称三要。

什么叫体玄呢？“体玄”可以理解为全体作用，直接起用。比如说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，没有人给他讲法，他自己看到桃花就悟道了。香严智闲用锄子敲打石头，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就悟道了。高亭简去见德山，在江上遥望到德山，还没面对面相见就悟道了。这都是体中玄。体玄对应着三玄中的第一句，最利根的人在第一句下就能悟道。句玄对应三玄中的第二句，意玄对应三玄中的第三句。同时，体玄里又有句玄和意玄，句玄里又有体玄和意玄，意玄里又有体玄和句玄。这样一来，就有更多的变化。

为什么体玄中有句玄和意玄呢？因为如果没有人开演示现的话，我们不会知道有体玄这个事情。有人开演，这叫句玄。我们理解了，这叫意玄。

句玄就是要把实相通过巧妙的手段，一般是通过转语和禅机描述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句玄分两种情况，一种表达就是举椎竖拂，这是形体上的语句。还有一种是文字上的句玄，比如说讲庭前柏树子，狗子无佛性，这种表达都是通过文字语句来表达，大部分人看不懂，所以叫句玄。它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。但注意，这里的语言文字不是通常的语言文字，

它的真实之义不在文字的表面意思里，如果你依字面去理解，就无法领会祖师的意思。

句玄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形体的语句，一个是文字的语句。句玄已经有意地给你暗示给你表达了，会不会是学人的问题。为什么说第二句下会得就可以为人天作老师，因为它很妙，只有真正开悟才能懂。句玄是禅宗通常所用的手段，比如有人问：如何是佛？把这个净瓶拿给我。这是句玄。

什么是意玄呢？意就是直接给你开示了。比如说《临济语录》讲到能解听法的人，弄光影的那个人，就是诸佛之本源。《血脉论》里讲施为运动的，能听、能动、能说、能闻、能见的那个，就是自性。祖师所说即心即佛。六祖所说自心是佛。这是意玄。这是给你直接讲出佛性来。讲出来为什么叫意玄呢？因为就算讲出来，你也不会，你只是能理解，但你不会它的真实义。它的真实义是会用，是自证境界。意玄是通过理解，来达到那不可理解的。很多人就算知道即心即佛，还是不会用，说明还没有真懂什么是即心即佛，所以它叫意玄。讲出来，天下人都知道，但是用起来，还是没有几个会用。比如大梅去见马祖，问马祖：如何是佛？马祖说：即心即佛。当时大梅一听就懂了，就会用了，从此就住山去了。这是真听懂了，这叫意玄。比如僧问临济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临济说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有的人一听就明白了，就知道解脱只是离心意识，他言下就会了，能直接做到离心意识。直接把实相给你说破，你也确实听懂了，也会用了，这叫意玄。

再比如六祖大师说：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洞山禅师说：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悟性好的一听，就明白了。庞蕴禅师说：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偕。这样的开示，直截了当，简单明了，学法的人听了没有任何疑惑，就会用了。

祖师给你把实相讲出来的时候，你要言下就去用，你要直接就去作用，所以意玄里边也有体玄，也有句玄。给你讲出来后，你不仅会用，也能表达出来，还要会给别人讲，所以每一要里都具三要，每一玄里都有三玄。

上面给大家讲了一下三玄三要里的体玄、句玄和意玄。每一个体玄里又有体、句、意玄，每个句玄里也有体、句、意玄，每个意玄里也有体、句、意玄，这就是三玄三要。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三玄三要，大家可以看我公众号（学山禅师）三玄三要的文章，有些人已经看了，说确实看不太懂。因为自己的见地还不清楚，修行功夫也没有跟上，所以看不懂是正常的。不要急，看懂三玄三要，并且能够完全使用出来，那是成佛作祖的境界了。大家实际的情况没到那个境界，当然看不懂。懂了也就自然到那个境界了，也就不需要再听法了。我们实事求是，接受自己的状态，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修行，别总想一口吃成胖子，别总想去追求一些不太现实的境界。我们先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听经闻法，如理思维，深入修行，给自己时间。时节因缘到了，再看祖师这些东西也就很清晰了。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学《临济语录》，学三玄三要，感觉一头雾水，像听天书一样就没有信心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

所有的事情都有时节因缘，都有一个过程。只要我们如说修行，会祖师禅是水到渠成的事。只要你平时用功你的心歇下来，心上的执著和挂碍没有了，自然就通了。

师晚参示众云：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时有僧问：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师云：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孩垂发白如丝。

这里介绍的是面对不同学人的四种禅宗教学手段。夺有破的意思，有否定的意思，也有不正常的意思。夺人是人不正常，夺境是境不正常。

时有僧问：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师云：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孩垂发白如丝。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太阳光照射过来，地上一片雪白，就像铺的一层白布一样。早晨如果阳光明媚，从窗户里照进屋里，地上雪白一片，这样的境是正常的。这个是不夺境。

婴孩垂发白如丝，一个小孩披着白发，这样的人是不正常的。这是夺人。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会吓一跳，特别恐怖，也就是说在人的身上没有这个现象，这个就叫夺人。

为什么会有这四种状态呢？夺人不夺境，夺境不夺人，人境俱夺，人境俱不夺。这是祖师接引学人的四种手段和方法，你来向我问法，我给你讲四种情况，都是截断你的意识思维，让你当下顿悟本性的。第一就是夺人不夺境，我给你讲一些生活中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很正常，但是忽然加上一个违背人性的事情，你一下就懵了。就在懵的时候，是最接近开悟的时候。因为那时候你的心意就断掉了。就在那个刹那，你能默契，就开悟了。我们可以借鉴禅宗《灯录》记载的公案和手段来讲这四种方法，大家就好理解了。

比如有僧来问禅师：一切众生有无佛性？禅师会讲：汝无佛性。我们都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但是这个禅师却讲汝无佛性。人肯定是有佛性啊，连狗都有佛性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却说我无佛性。这就叫夺人。

什么是夺境呢？傅大士说：桥流水不流。正常情况下是桥不流，水流。但傅大士却说桥流水不流，这叫夺境。

僧问云门：如何是佛？云门云：春来草自青。这叫不夺境。归宗下有个僧人说自己悟了，归宗让他说自己的悟处，他说：尼姑是女人做的。这叫不夺人。

僧云：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师云：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

僧问：什么是夺境不夺人？人不去否定，人的状态都是正常的，但是这个境却不正常。临济回答：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国王的命令全天下人都知道了，但是将军却在塞外远离凡尘，他不知道。明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但是这个将军却不知道。这叫夺境不夺人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会很好理解。

人在路上走，铁船水上漂。人在路上走，这个就没有夺人。铁船是不可能在水上漂的。这就是夺境。再比如经典里写到目犍连为了防止他的家族被害，用神通把他所有的家人放到一个瓶子里边，最后还是化成浓血。这个就是人境俱夺。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到瓶子里，也不可能化掉，这违背物理现象。但是佛经里，包括祖师会用这些手段启发学人。

比如马祖说：待我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。这是夺人亦夺境。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。

这四种境界都是特别妙的法，我们要了解它妙在哪里，它的作用是什么。否则，还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祖师为什么这样讲。

僧云：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师云：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

僧问：什么是人境俱夺？临济说：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并汾是指并州和汾州两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相邻，两地的人往来是很密切的。独处一方，各处一方，人与人不相来往。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这叫人境俱夺。这样的事让我们完全不能理解，所以叫人境俱夺。

再讲一个夺境的：我从青州买了一件布衫，重七斤。这个就很难理解了，布衫就是很单薄的衣服，有半斤重就足够了，最多也就一斤。他这件布衫重七斤，很难理解。学人不知道祖师为什么这么讲，这就是手段。

僧云：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师云：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

僧问：什么是人境俱不夺？师云：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人境俱不夺，人与境都是正常的。我说了个最平常的事，学人一听就开悟了。或者他自己悟到，原来火苗是向上的，原来树根长在泥土里。王登宝殿，国王登上宝殿，每天要处理自己的事务。野老讴歌，农民在地里种地，樵夫在路上唱歌，非常快乐。大家互不干扰，世间呈现出一片非常宁静和谐的氛围。春来草自青，风过花落，人在屋檐下，静静听雨声，这些都是人境俱不夺。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都是最平常的自然现象，忽然有一天你大悟了，原来泥是土做的，这也是法身说法，根本没人说法，你就会了。

师乃云：今时学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见解。若得真正见解，生死不染，去住自由。不要求殊胜，殊胜自至。

临济禅师说：今时学佛法者，一定要有真正见解。如果有了真正见解，则能于生死中自在无碍，来去自由。不希求殊胜，殊胜自至。

修行要真正见性才能解脱生死。真正见性，不能滞于知解，而是要会向上一路，有自证解脱的功夫，明了千圣不传的，会得了祖师禅，这样才能于一切境中得大自在，不再受业报身，不会再轮回了。这时的神通、智慧、福慧庄严等殊胜之境不求自得。嬉笑怒骂，运水搬柴，皆成神通妙用。这里的殊胜境界，大家不要认为只有神通、三昧才是殊胜境界。若见性，一切见闻觉知，言谈举止皆名殊胜，皆是神通。

道流！只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的路。

道流，是临济讲法时对学法人的统称。佛陀讲法时会使用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称谓，六祖大师对大众称善知识，有的祖师称呼大众为仁者，有的称为知识，有的称同修，临济称大众为道流。道流听着很有禅的味道，很有特点。祖师的很多言论都很新颖，有原创精神。

只如自古先德，就像那些古代的大德们，他们都有出人的路。出人的路，也可以说是出格的路，超出常情的见地和方法。古人都有各自的神通本领，都会向上一路。这里所指的见地和方法，已经不是意识和知解所能达到的，所以叫出人的路，超出常人的路。从这一段开示到后边，基本上都是在讲三玄三要里的意玄了，是我们能听得懂的了。但是你不仅要能懂，还要会用。不会用，还是不能解脱生死。能把意玄表达出来叫句玄，会用叫体玄。

比如说施为运动的就是佛性，这是达摩大师讲的，你会不会用？你懂不懂？达摩要回印度了，让弟子们各述所学，前边几个都在讲，其实都是意玄，最后二祖直接礼拜，而没作礼拜想，这叫体玄。他顶礼，通过形体语言表现出来，有人一看就悟了，这是句玄。他会这个，才能去礼拜，礼拜本身就是体玄。但是他要礼拜，要表现，就是句玄。有人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，这叫意玄。意就是付诸文字，要去想，要去理解的。

如山僧指示人处，只要你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迟疑。

山僧，是临济对他自己的一个称谓。我今天给大家开示的内容，不过是为了让你不受别人欺瞒，不要有那些错误的见解，不要再执著那些虚妄的境界。不执著虚妄，就是不受人惑。直用直行，要用便用，不要

有丝毫疑惑。一起疑心，就生想了，就住著了，就开始分别了。我这样对吗？疑惑一起，就开始自我评判。评判一生，烦恼就出来了。

如今学者不得，病在什么处？病在不自信处。

现在学法的人不能开悟见性，不能悟道，不能直用直行，病在哪里呢？病在不自信处。这里的不自信，不是世间的那种不自信，而是不知道自心是佛，不信自心是佛，不信自己能作佛，不信自己具足一切神通智慧，不信自己本来是解脱的，不信自心是无修无证的。是这样的不自信，是修行人的通病。不自信就是不会用本性的意思，不懂得自己用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佛法，不相信这个才是真佛，这叫不自信。

不信自己的见闻觉知、语言动作就是本心，是天真佛、真如佛。他不了解本心，不悟自心，就不会用本心，就无法自在解脱，就会被种种观念和妄想所缚。这叫病在不自信处。很多修行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卡住了，他被种种的观念困住了，不会自己作佛。你跟他讲施为运动见闻觉知是佛，他听不懂，也不相信。不相信就会怎样？就会心向外驰，起心动念打妄想，在那儿分别自心境界，画地为牢。

你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，被他万境回换，不得自由。

如果你不信自己的本性是佛，不会直用本心，不知自己的施为运动、见闻觉知、六根对境都是我们本性的妙用，你就会忙忙地逐境生心，著相求法，越来越迷失。忙忙地，就是很盲目的，稀里糊涂就去追逐境界了。去求心外之佛，去修有为之法，就被境骗了。

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，便与祖佛不别。

如果把这念驰求的心歇下来了，妄心一歇，当下就跟祖佛一模一样，得大自在。其实成佛作祖最简单，就是妄心不起，便证菩提。就算起了种种妄念，不被它骗，也能立刻清净，还复本来。

你欲得识祖佛么？只你面前听法的是。

前两天我写了一些书签：昏沉掉举，皆是佛态；正拟议时，撞个满怀。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，明白不明白，你要会那个能起明白和不明白作用的，那个才是根本，而不要迷到明白或不明白里。能起二法之用的

不二之性，才是我们的真实本性。你面前听法的这个就是你的本心，它虽能具一切用，但是它什么都没有。

你的耳朵是不懂听法的，你的眼睛也不懂听法，是你的心、你的性才会起这个作用。耳朵本身是听不了法的，比如你睡着了，耳朵也在，为什么听不到别人讲话呢？所以不是耳朵听法，而是心听法。比如说你睡着了，其实是没有人说话的，但你在梦里也会听到声音，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耳朵听，因为旁边没有人讲话，也没有声音，是你的心能听到，说明不是耳朵在听，是性在听，所以叫反闻闻自性。是自性能闻，自性能看，自性能知，自性能触。祖师告诉我们，最直截了当的修行和解脱就是直接去见闻觉知，不住见闻觉知，那是最妙的法。你想识得祖佛吗？想认识本性吗？你现在听法的就是。还有比这个更直接的吗？这就叫意玄，三玄三要里最好懂的，也最容易用的。我们每天都在用它。

哦！原来我们一直在找的自性，它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起用，我们甚至都不需要知道它，因为它一直都在。我们知不知道它，它都在用。现在听法的这个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它无形无相，无大无小，不生不灭，了不可得。原来这个就是。但是“这个就是”不是让你思考的，是让你去用的。听不做听想，知道了就完了，不要再想它。

学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驰求。

学人悟不到即心是佛，也不相信自心是佛，总被自己的妄念干扰，总是分别自心，认为别有一个佛可得。动不动就起个妄念又去找自性，又去思维自性。向外驰求就是思维分别，他不会用。

设求得者，皆是文字胜相。

就算你找到一个东西，捕捉到一个东西，那都是意识里的妄想，都是文字相。哦！我知道了！师父，我明白了！只要你还能形容出你知道的、你明白的，一定是你的妄想，都是妄念，都是名相概念。如果你真明白了，就直接走掉了。你真正会那个了，就不会有住著了。

终不得他活祖意。

所有能落于文字的概念，都是从意识心中知解出来的，不是自证解脱境界，不是活祖意。什么是活祖意？自证的能力，自己自在使用的法。从自性里生起来的妙用，是你真正领悟的东西。

莫错！诸禅德！此时不遇，万劫千生，轮回三界，徇好境掇去驴牛肚里生。

千万不要弄错了，各位禅德！不要把知解的佛性当成见性。如果你不能言下见性又著相去找，万劫千生都会在幻妄境界里沉沦，在虚妄的六道三界里轮回，只能去驴肚子里牛肚子里投胎。什么是徇好境啊？因为生时著相贪著好境界，临终时还是贪恋好境界。投胎的时候你看不到牛和驴，看到的都是楼阁、树、水，都是漂亮的境界以为是好境界，那都是你贪心所现的假相。贪心一起直接就牛马腹里投胎去了。

道流！约山僧见处，与释迦不别。

诸位道友，我讲的和佛陀讲的没有任何区别，只不过佛经里讲的比较含蓄，用种种善巧方便，把一乘法分别说成三乘，而我直接开示最上乘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

今日多般用处，欠少什么？

今日六根所用之处，一点都不欠少，与佛无二无别。怎么见性？从作用上见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闻香，在足运奔。我们日用万行中的见闻觉知，都是我们的本性。多般用处，就是见闻觉知的作用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这些作用欠少什么？佛能看，你也能看，佛能听，你也能听，佛能运动，你也能运动。见闻觉知才是真正的神通，而且不是修来的，是天生本自具足的。

六道神光，未曾间断。

六道神光就是我们的六识。六识出入面门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就算我们睡着了，在梦里，一样能见能听能跑能动，我们在床上也能翻滚，也会呻吟，也会笑，也会哭。这些作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离此作用，无处觅佛。所以三祖大师说：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。

若能如是见得，只是一生无事人。

如果你有了这样的见地，会直接作用，而不生用想，那你修行就抓住了最重要的部分。这一生就不用学法了。行就是修，修就是行，故名修行。这一生可以做无事人了，非常自在，没有任何疑惑，因为你已经抓住了根本。什么事做了就过去了，不会住著了，不会在那儿起疑惑，功夫已经养成了。

大德！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此不是你久停住处。

大德，三界无安，生命无常，好好修行，早早觉悟，莫再贪恋世间。我们就像在火宅里一样，饱受烦恼之火的煎熬，而且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间。如果你还没开悟，生死大事还没办好，要早点修行，早点觉悟。三界都是无常之法，我们的生命就像火宅一样，很快就烧掉了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三界之中只有轮回，只有受苦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你久停处，这是祖师慈悲，以无常之苦来警醒世人。诸佛不是总讲真常真乐真我真净，也会讲无常，讲八苦，这都是警醒那些不实修的学人。

什么是你久停处呢？当然还是这个地方，只是你要觉悟，心境要转变。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地方，而是你的心境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心转化没转化，心转化了，境就随着转了。原来叫娑婆，心转了，就变成净土。这是警戒学人要珍惜生命，及时办道，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妄颠倒、转瞬即逝的无常的东西。

无常杀鬼，一刹那间，不拣贵贱老少。

你不知道你过去生中造过什么业，也不知道今生能活多久，也许明天，也许今晚，也许十分钟后，可能你这个人就没了。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比比皆是，但是我们真的醒过来了吗？还是依然在大梦之中，执著梦中的一切，不愿醒来。

我们身边的人，亲戚朋友、家亲眷属都有离世的。我的同学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好几个都走了。村子里走的人也不少。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，几十年一刹那间转眼就过去了，但是你开没开悟？你知道临终你去哪儿了吗？你有没有把这件大事办好？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了却今生须努力，谁能累劫受余殃？

你要与祖佛不别，但莫外求。

所以只要你心不外求，就与祖佛不别。不外求就是能离一切相，离相就能见性。修行之理就这么简单，但是你要按部就班地去做，才能跟这一句话相应。不向外求，便能成佛作祖。

你一念心上清净光，是你屋里法身佛。

一念心上清净光，就是你干什么事儿的时候什么也没想，该干嘛干嘛，这就是法身佛。成就法身佛如此简单。“来！干杯！”“今天天气有点热！”这是一念心上清净光，是你屋里法身佛。

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，是你屋里报身佛。

我们见到一切事情，也知道男女老少，也很清楚这个人干了什么，但是我们没有起评判心，没有起分别心，我们没有觉得他好他不好，也没有觉得自己怎么着，这叫分别一切法，不作分别想。这种智慧和功夫，是你屋里报身佛。你屋里就是指你自己的心里，你的心上，非是外境。我们看，法身佛、报身佛是一个，都是无染无著、无分别的智慧，只是名字不同而已。善于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这就是报身佛，你有一切的作用，虽然能分别一切，但不作分别想，这是你屋里报身佛。

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，是你屋里化身佛。

我们会起很多念头，但都是真如自性起念，都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没有消耗自己。所有的呈现都是圆满的，都是境体一如，都是相性一如。起心动念，思想行为，平等无二，这是你屋里化身佛。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，还有种种行为，如果没有起评判心，没有生分别的时候，所有的呈现都是佛。

此三种身，是你即今目前听法的人。

这三种身都不离你当下听法的人也即你的本心。我们做一切事情没起念的时候，就是你屋里的法身佛。你在做事情而没生做想时，没分别善恶，那是你的法身佛。我在发呆什么也没想，三界没现身意，那时正是你。这是你的法身佛。我们做一切事情，妙观察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，没著相，没生烦恼，这是你屋里报身佛。我们每天要想事情，安

排计划事情，要思维要思考，要组织语言，要说各种各样的话，这是你屋里的化身佛。都跟目前听法的人是一体的，都离不开目前听法的人。

只为了不向外驰求，有此功用。

只要你心不向外驰，就会有这些功用。如果你著在外境的人我是非上，清净心就没了，无分别智就没了，烦恼就出现了，化身佛就变成了无量的烦恼。三身佛就被盖住了，既不得清净心，也不得无分别智，也不得妙用，因为著在了假相上，迷在了差别相上。明明是无差别智，著在了一个差别相上，烦恼就出来了。因为你向外求，所以不得三身的受用。心一回来，三身的作用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据经论家，取三种身为极则，约山僧见处不然，此三种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种依。

按照经论家所讲的三身，已经是究竟的真相了。但是按照山僧我来说则不是这样的，此三种身只是名相概念，亦是三种所依，皆是妄想。

法师们讲到三身，会迷在解释三身的概念上，以为那就是修行，把三种身当作终极真理，不知那只是意识和知解，与道了不相关。如果按照临济禅师的见解来说，三身只是引导大家去用的一个名相和手指。只要你脑子里还有一个法身报身化身的概念，就还没离法相，即便你立一个清净心的概念，也是相，是妄想。识心的所依还没转。所以说三身也是依，是名相，是概念，是识心妄计出来的。

古人云：身依义立，土据体论。

古人说：法身也是依义而立的名相，净土是依体而施设的假名。所有的作用都是从体起用的，都并不真实。所以说万法唯心。

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

不论是法身，还是净土，都是从文字而有，从意识而立，都是幻相，是光影，非是实相。真实法身，真正的净土不可思议，离一切心意识，是诸佛祖师自证圣智境界。一旦付诸名字，就成了假法。所以非有实法名为法身，名为净土。

大德！你且识取弄光影的人，是诸佛之本源。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

大德！你要识取那弄光影的人，那才是诸佛之本源。一切处，一切境，一切相都是法性，都是你本心，都是佛法，都是大涅槃，都是你觉悟和解脱处。不要离开你的本心别求于法，别求解脱。你只要认识到那个弄光影的，生起名相概念的，施为运动的，起心动念的那个作用，那才是诸佛之本源佛性。

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要言下顿见真如本性，随时都可以回家，随时都可以开悟，随时都可以见性。所以学法求法，但无妄念，不离当处常湛然。不用挪一个脚步，就见性了。

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，是什么解说法听法？是你目前历历地，无一个形段孤明，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

你的四大色身听不懂我说法，你的脾胃肝胆也听不懂我说法，虚空听不懂我说法。是什么听懂我说法？是你目前正在用的、从不间断的、没有任何形相大小的灵觉之性，是它听得懂我说法。

临济直接为大众开示什么是自性。但是你不要去知解这个自性，要直接去听，去看，去闻，去触，直接去用它，而不要有住著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它，是它在解说法和听法。

若如是见得，便与祖佛不别。但一切时中，更莫间断，触目皆是。只为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，所以轮回三界，受种种苦。若约山僧见处，无不甚深，无不解脱。

若如是见得本性，你便与祖佛无二无别。如果你见到这个能解说法和听法的就是我们的本性，去用这个本性而无疑惑、无染著，那你就跟佛和祖没有区别了。按照临济祖师所讲的，开悟见性特别简单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生用想。用的当下就空了，就没了，古佛已经过去了。

“师父，不动妄念的当下就是了吗？”既然不动妄念的当下，怎么还有个就是了呢？有个就是的，就动了妄念了。只是解说法听法，不要再生一个我解说法听法。

所以，虽然听得懂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性，但不要生它是我们的本性想。一生想，就进入了知解，就错过了听法和说法，错过了妙用。或者说，把妙用盖住了。直接去默契它、运用它、完成它。

这听起来简单，用起来还是很难。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住著，就是思维，就是定义。我们听到体玄好简单，踢一下桌子就见性了。但是你一踢桌子，就生想，就忘了踢桌子只是踢桌子。

所以，真正要想开悟见性，还要时节因缘功夫到了，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踢了桌子腿儿，把脚指头踢疼了，疼的刹那间开悟了。跟别人讲原来桌子是木头做的。你会了吗？虽然你会那么说，未必会那么做。你会说，可能是从师父那里听来的，从《灯录》里看来的。看了一句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，你就想到原来包子是面做的。这是学来的模式，不一定是你悟的。

但一切时中，更莫间断，触目皆是。

一切时中，都是直用直行，不生用想，没有丝毫疑惑，也不会间断。见闻觉知，所遇一切境，无不是见性。

只为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，所以轮回三界，受种种苦。

只是因为我们在用的过程中，生了用想，起了住著心，分别了自心的境界，有了善恶好丑。想心一生，情执一起，本有的智慧就被隔开了，体性就变成了妄想和识心。所以才有三界受生，六道轮回，受种种苦。想是念念住著，情是念念贪取。一想就和本体背离了，情一生，智慧就被隔开了。

若约山僧见处，无不甚深，无不解脱。

如果按照我的见处来说，没有一处不是甚深微妙的，没有一处不是解脱的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状态，都圆满无缺，都本自解脱。

第四讲

道流！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

临济禅师说：本心无形无相，但是它却通贯十方，遍一切处。

我们学法就是为了悟得这个本性，悟得本性就不再执迷世间的生灭幻相，就能出离生死轮回。我们之所以在六道里轮回，受生死之苦，就是因为我们著在了生灭法上，著在了相法上，而不能见到不生灭性。见性就不再去著相，著相就无法见性。

六道都是自心的幻境，并没有真实的六道，也没有真实的主体，只有一个性。性会起作用，我们迷到了作用里，所以才有了轮回，才有了自我，才有了种种执取。一旦我们见到了本源，见到了本性，了悟本性一无所有，不再去执著幻境，就彻底解脱了。

我们怎么去见本性呢？从哪里去认识它呢？我们从六个方面就能见性。性在眼根上会起一个见的作用，所以叫在眼曰见。不是眼能见，是性使眼可以看见。在耳根上会起听的作用，叫在耳曰闻。不是耳能听，是性使耳具有了听的作用。在鼻嗅香，它作用在鼻根上，能闻到气味。同样，也不是鼻能闻香，是性使然。在口谈论，体现在舌根的作用上，我们可以讲话，可以尝味道。因为有性，所以嘴唇、喉咙、舌头、牙齿等和合能产生语音。本性在嘴上能够起谈论的作用，它还有尝味道的作用。在手执捉，本性体现在身体上，可以运动，可以拿东西，可以走路，起身，弯腰，坐下，跑步，翻跟头。并不是身体能动，而本性在身根上起的作用，身体才能动。其实后面还有意根。大脑本身并不能思考，是本性作用在大脑上才可以思考、计算、分别、感知。

本性作用在身心世界，还可以产生情感的作用，可以起心动念，可以分别好丑，可以起智慧的妙用，八识都是从性而有。若无本性，则根尘不能和合成识。虽然能和合成识，但识又无体，其性是空。所以，见闻觉知，我们能感知的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本心，但你又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见闻觉知，这些作用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随用随空，就是本心的特点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些作用上就可以领会和认识本心。

本性虽然看不到，但是它能起无量的作用。一旦透过这些作用了解本性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执著任何境界和有相的东西。

当我们知道见闻觉知的作用就是本性时，我们看到杯子就见性了，听到鸟叫就见性了。你不用起一个见性想，只是见的刹那、听的刹那，就见性了。古人说：见即是性，非离见别有性也。

见到杯子就是见性了，不要起见性想，更不能认为杯子就是本性。这就变成了知解，变成了妄想。见性在见的那一刹那已经过去了，已经完结了，已经空掉了。所以什么是见性？性就是见性，不需要更见于性。本心就是开悟，非离本心别有开悟。见闻觉知的当下即是开悟，若作开悟想，反而进入了妄想错失了开悟。看到杯子的刹那没有任何的烦恼，没有任何的住著，也没有分别杯子，没有生见性想，整个状态就是见性的状态，而见性的状态又是不住的，是不可得的。性不会生起一个我见性了的想法，那是人的妄想。性自见性，非有我人能见。

所以真正的见性，是正作用时，就已经是见性了，但这个见性是不住、不可得、不可思议的。不需要再起一个见性想，连起一个见性的念都没有，也不用想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嗅香，这是祖师对自证境界的描述，不得已而为之。直接在听声音的刹那而没起听声音想就开悟了，就见性了。六祖大师说：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；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

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一心既无，随处解脱。

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六和合是指六识，广义讲是八识。八识即一心，所以这里的一心，是指识心，指意识心。意识心与自性又不是两个东西，非一非异。心识是妄想和合而有的，但若离本性，亦无心识的作用。心识乃根尘和合而生，本无实体，故云一心既无，随处解脱。性无所有，故名性空。所以心识虽空，因为有性，所以能恒起作用。若无自性，亦无心识的作用。本性作用在根尘上，作用出十八界来，但这个作用是虚妄的，故曰分为六和合。若悟一心不可得，十八界当下即空。

我们经常就会认为耳朵是我，眼睛是我，身体是我，意识是我，头脑是我，思想是我。不知道这些都是本性的一个作用，这些东西并不真实。唯有本性是真实不灭的。

一精明是一种形容，它不是有法，不是有一个一精明这样的存在。若有一精明，它就不是一精明了，而是妄想了。没有一个法叫一精明，一精明者，本心之异名，非法非非法，不得已用一个一精明。它显现的作用就是八识，就是一心，就十八界。但心识是虚妄的，是一种假合的作用。一旦我们悟到这一点，不再执著六识的境界，就能随处解脱。直用本心，直用见闻觉知，不住见闻觉知，行云流水般地生活而心无所住，就能随所住处恒安乐。

山僧如此说，意在什么处？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闲机境。

我这样说的用意是什么？祖师这样讲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执著有一个一精明，有一个能起作用的性，而是破除大家对相的执著。因为众生的心一直向外驰求，被古人的语境所骗，祖师给大众指出来，是告诉我们不要向外去找，回到自己这里来，妄心一歇，就相应了。

古人讲了一个能动的能听的能抬脚的能举手的这个就是佛性，他的意图不是让我们去思维这个能动的东西，而是直接作用，直接不住，直接解脱。如果你去思维它，那就错解了祖师的本意。

达摩祖师与临济禅师都是直接提出这个能动的、能看的、能听的就是我们的佛性，这对于大多数学法人来讲非常好理解，更直接，更明了。六祖和黄檗禅师很少这样讲过，其他祖师一般也不会这样讲，就是担心大家会知解佛性。达摩祖师在《血脉论》里说，问我的即是汝心，回答你的即是吾心。你若无心，因何能问吾？吾若无心，因何能解答汝？所以通过这问答的作用，我们一返观，就能见到自己的本性。当然，反观亦不可得、不可住。这是最直接的开示什么是自心，什么是佛。祖师这样讲的目的是让我们直接去用本心，不是知解、思维、分别本心。这是即心即佛比较深的一个意义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著相，不要心向外驰，不要去找一个佛，不要再去修一个法。是引导你回到自己

的见闻觉知上来，该干嘛干嘛，直接作用，这是祖师讲自心是佛的真正意图。

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，一直向外去找，找佛找法，修一些有为法，所以我才这样讲。比如有些人执著打坐的境界，入定的境界，执著布施，执著建寺，执著诵经，执著放生，执著拜忏，这些都是心向外驰，都是在修有为法。

上他古人闲机境。为什么叫上他古人闲机境呢？古人说了一些方便的东西，我们当真了，就去思维了，不知道古人设的那些机巧，那些境界，留给我们的那些公案，是让我们从意识思维中出来的。但是我们都当真了，直接就进去了。说庭前柏树子，说狗子无佛性，说殿里的是真佛，我们一听就进去了。说摘杨花，说糊饼，说麻三斤，我们便知解。不是那意思。我们知解的习气没有转变过来的话，古人随便讲一句话，就把我们骗了。我们没有办法解脱。不会转身就无法解脱，识心的习气一直在，就在轮回里。

道流！取山僧见处，坐断报化佛头。十地满心，犹如客作儿；等妙二觉，担枷锁汉；罗汉辟支，犹如厕秽；菩提涅槃，如系驴橛。

祖师说法，就是帮我们破相，破所有的法相，破所有的知见。取山僧见处，如果按照我的见解来讲，坐断报化佛头。什么叫坐断报化佛头？报佛化佛就是指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阿閼佛、燃灯佛、药师光琉璃佛、日月灯明佛、大通智胜佛等等这些佛，这些佛都是有相的佛，都是经典里出现的，都是佛陀所讲的故事。在临济祖师那里，他把这些报化佛的佛头都坐断了，不再执迷于有这些佛。在祖师的心目中，这些佛都是妄想，全都是颠倒，全都是没用的废物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相。三十二相属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八十种好属色，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真如本性上没有这些佛，他们示现世间，如刀光剑影，刹那间就消失了。永嘉大师讲：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。释迦牟尼佛只是一个影子，观音普贤，只是幻相。祖师们种种所说，全是帮我们破除对佛相的执著。

云门禅师说：释迦牟尼佛出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说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，我当时若看见，一棒打杀喂狗吃，图天下太平。我们看祖师

的口气几乎一样，都要把这个报佛化佛坐断，把他打杀灭掉。祖师当然不是为了灭佛，而是灭掉我们心中对佛的执著，灭掉我们心中种种的佛见法见。他跟佛也没有仇。但是因为我们错解了佛，为了让我们不执著假佛，祖师才这样讲。德山禅师云：达摩是老臊胡，十地菩萨是担粪汉，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，拭疮脓纸，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，自救得也无。云门禅师云：赞佛赞祖，须是德山老人始得。德山把佛骂了个够，云门却说德山才是真赞佛。祖师们虽然呵佛骂祖，但才是真识佛者，是真赞佛者。

对初学佛法的人来说，如果说你说佛不好，对佛不恭敬，对佛经不恭敬，对佛像不恭敬，那就犯了大忌讳。自己对佛稍有不敬，心里就会生起大疑惑，会害怕，别人也会指责你，你造了重业，你污辱佛像，敢说佛经是伪经，会堕地狱的。但是在祖师那里，别说佛像了，就是真佛出现在他面前，也不会去理睬。

文喜禅师在仰山座下修行，文殊尝现于粥饭上，文喜以搅粥箆便打，曰：文殊自文殊，文喜自文喜。文殊乃说偈曰：苦瓠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。修行三大劫，却被老僧嫌。这都是祖师们不把佛菩萨当回事的事迹。对于初学佛法者，很难理解，很难接受，不是得恭敬佛吗？凡夫对佛的恭敬都体现在相上，不知道自心是佛。明了自心，不著一切相，才是真恭敬佛。

十地满心，犹如客作儿。对佛的调侃和讽刺，临济和德山两个祖师是极尽能事，特别会说，特别会损佛。啥叫客作儿？不是主人，是客人，外边来的流浪汉。十地菩萨，比如无边身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等，都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。这些菩萨几乎和佛的果位是一样的，都是法身大士。在祖师的观念里，这些菩萨就是客作儿，都是相。

等妙二觉，担枷锁汉。等妙二觉也是没有完全见性，还在菩萨的果位。他们就像担枷锁汉一样，不得自在。什么是担枷锁汉？过去犯罪的人被行刑前会头带枷锁，完全失去了自由。对于祖师来讲，等妙二觉都是不自在的人。

罗汉辟支，犹如厕秽。阿罗汉和辟支佛就像厕所里的粪尿一样，更不值一提了。厕秽就是屎尿。祖师最会损人，这文学水平不是一般的高。呵佛骂祖还得祖师，一般人想骂都想不起这词儿来，都不敢用。

菩提涅槃，如系驴橛。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叫无上菩提，就是成佛的另外一种说法。对于祖师来说，成佛或者证得大涅槃这样的事情就像系驴橛。为什么？还有个成佛，还有个涅槃，还有个见性，这些都是系缚，都不得真自在。成佛、涅槃、菩提、开悟都犹如昨梦，都是妄想，都是名相和概念。没有佛可成，假名成佛；没有法可得，假名见性。如果心里还有成佛的概念，纯粹是迷糊。虽然说禅宗讲见性成佛，要知道见性成佛是并没有一个佛可成，也没有人成佛。而不是像别的宗派，会认为有一个人成佛了，把佛当成实有的，对佛生起种种执著。我往生到了净土，我上品上生，我证得了常寂光。证得了还能叫常寂光吗？常寂光是没有能所的。所以对于祖师来讲，所有跟修证，跟成道，跟开悟有关的想法都是系驴橛。

何以如此？只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碍。若是真正道人，终不如是。但能随缘消旧业，任运著衣裳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无一念心希求佛果。

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只是因为修道之人不能通达三祇劫空，所以才有这些知见和障碍。不能通达一切法都是无所有的，非法非非法，所以才会执著有个佛，有个法，有一个涅槃，有一个解脱。若是真正道人，终不如是。真正道人就是真正见性的人，他不再求一个涅槃，不再想开悟，不再求见性，这些概念都没有了。

他只是随缘消旧业，任运著衣裳，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坐下就坐下，没有任何束缚。他没有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真正见性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？他已经完全无所求，无成佛的心，无修行的心，只是像个平常人一样度日，直用直行，一切无碍。如果你还孜孜以求，还发大愿要成佛，要开悟，要度众生，这些都是打妄想，如果有这样的心永远开不了悟。真正见性的人只是随缘度日，穿衣吃饭。怎么消业啊？不再造新业，就能消旧业。古人云：百千日用闲中度，八万尘劳静处消。耐得住寂寞，过得了平常，再重的业都能消掉。再也不去染六

尘境界了，再也不去说是说非了，再也不去评判别人，再也不说世间过，以平等心来看待这个世间的一切，随缘度日，穿衣吃饭，该干嘛干嘛。扫地，擦桌子，洗碗，刷牙，洗脸，做饭，买菜，择菜，整理院子，洗衣裳，晾衣裳，叠衣裳，吃东西，喝茶，聊天，散步，听鸟，观雨，看山，全是自在，全是享受。悠然自怡，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，想几点起床几点起床，想去河边游泳就游泳，想去划船就划船，想遛狗遛狗，想逗谁就逗谁。要行即行，想去哪儿抬脚就去。其实祖师没什么地方可去，如果他想去，也没人能拦他。

缘何如此？古人云：若欲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大德！时光可惜。只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，认名认句，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识意度。莫错！道流！你只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！你自返照看。

为何如此？古人云：若欲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这是宝志公禅师的一句话。如果你还有心成佛的话，这个成佛的心就是生死心，就是轮回心。求成佛的心是生死大兆。想成佛这念心没有歇下来，反而把我们带进了轮回。成佛的心跟轮回心是一个东西，都是妄想，都是无明。连成佛的心都要放下，才能真正成就。

大德！时光可惜。只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，认名认句，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识意度。莫错！道流！你只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！你自返照看。临济发自肺腑地，老婆心切地劝告大众，非常细心地在叮咛我们，千万不要到处乱跑了，生命短暂，时光可惜，不要再跑这儿跑那儿参禅学道，回心向内看，那里一切具足。你哪儿也不用去，一回头，一低头，看看脚底下就开悟了。还到处乱跑，认名认句，专门去学一些名言，学一些文字，学一些经典，都是盲修瞎练。哪里有法会，或者是禅修营，哪儿讲最快的法门，就跑过去了。都是心向外驰，心歇不下来，不是本法。这样是见不了性的。如果还想求佛作祖，求善知识意度，总是想让师父来度你，更是了无交涉。不能总是希望让善知识来度你，让佛和祖来度你，要懂得自性自度，自行佛道。本来就是佛，只是不认识而已。

道流！你只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！这个父母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，是你的法身。法身才是你真正的父母。更求何物？认识了法身，

就再也不求任何东西了。认识了自己，一切都不求了。你自返照看，就全都明白了，原来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。

古人云：演若达多失却头，求心歇处即无事。大德！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，便即见神见鬼，指东划西，好晴好雨。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！向阎老子前吞热铁丸有日在！好人家男女，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。瞎屙生！索饭钱有日在！

《楞严经》里讲演若达多以为自己的头没了，到处去找头。他当时丧失了理智，以为自己的头没了，其实头就在他的身体上。求心歇处即无事。当他知道自己的头好好的在身上，就歇下来了。他误以为头没了所以才去找头。知道头安好就会歇下来。所有修行人一旦认识本心是佛，求驰的心就会歇下来，即是一生无事人。修行难就难在认识自心是佛。就算明理了，知道歇即菩提，还是经常起求觅的心，总是按耐不住寂寞，心总是安住不下来，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待着。总想去造作什么，去找点什么。有些人不执著世间法了，却有很深的法执，总想去看更多的经典，总想通过打坐体验开悟，去追寻一些觉受上的境界。不懂得息虑忘缘，佛自现前。不能好好地去牧牛，不会真修。

我们学再多，一定要歇得下来。歇不下来，做再多的功课都没用。这一点大家永远不要忘掉，我们做功课只有一个目的，歇下那颗妄动和攀缘的心，直下无心，便是究竟。

大德！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样。很多求法的人，就是没有一颗平常心，不能老老实实待着。总是贪求这个境界那个境界，弄一大堆知见来给你讲，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甚至在你面前眉飞色舞，唾沫满口，滔滔不绝，这都是作模作样，他以为这是修行，其实不如老老实实坐那儿坐着，一起嗑个瓜子儿，聊个闲天儿。作模作样就是有修有证，有法可得，有境界可得，大讲佛法，大讲修行。完全不知道平常心才是道，不装模作样，才是真修行。

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，便即见神见鬼，指东划西，好晴好雨。秃奴就是指和尚。不识好恶秃奴，就是没有见性的出家学法人，虽然他剃了发，穿了袈裟，但是学法没学明白。便即见神见鬼，就是著各种相。把觉受和境界当成了修行。有所见就是见鬼，有境界可得就是见鬼。指东

划西，给你讲这个讲那个，讲一堆有的没的，都是迷糊颠倒的东西。好晴好雨，说阴阳，说八卦，说神神叨叨的东西，一会儿说这，一会儿说那，没有一句话在正道上。

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！这样的人都要偿还业债，要受三恶道的苦报。向阎老子前吞热铁丸有日在！将来有一天肯定是要到地狱受苦的。他们的见地偏邪，把很多修行人都带偏了。好人家男女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，被他们的邪见所惑，带到无明深坑里，无有出期。

修行人要有善根福德，才会遇到明眼的善知识，遇到真正见性的善知识。如果遇到恶知识，只能怪我们自己多生多劫没好好修，跟恶知识结了缘，被他骗了。虽然说不全是自己的过失，但是自己也得买单，谁让你遇到了他，相信他了呢。自古以来，总是有很多人讲境界，讲各种有为法，把很多人都引向生灭和轮回，自己却全然不知。只要我们好好积累，好好发心，多听经闻法，用心修行，就会遇到正法，不会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。

便即捏怪。就是讲一些怪事儿，讲一些怪法，讲一些神神叨叨，神异的境界，讲神通异能，迷惑众人。

瞎屌生！你们这些秃奴、瞎子们。索饭钱有日在！将来肯定要偿还的，别看你们现在骗人骗的挺带劲儿，将来都是要还的。

师示众云：道流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，向天下横行，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。无事是贵人。但莫造作，只是平常。

修行一定要领悟真正的解脱知见，一定要获得真正的见地，真正悟了，才好修行。为什么要给大家留这么多的功课，包括看很多的讲记，四经二论讲记，维摩诘经讲记，祖师禅讲记，金刚经讲记，六祖坛经讲记，传心法要讲记，血脉论讲记，圆觉经讲记等等，就是先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见性，了解宗门见性的标准。悟得迟一点没关系，就怕悟错了，把知解当成开悟，那就没救了。

真悟之后，再同步去做实修的功课，转我们的习气。当你有了真正的见地，就可以向天下横行。永嘉大师说：在欲行禅知见力，火中生莲终不坏。如果你的见地稳固了，修行方向就不会错。虽在世间五欲六尘

中，不会再迷失。随着保任功夫的加强，什么境界都能转掉，五无间业都为解脱大海。真正有了法眼，就不会再被任何人讲的知见所惑，会与祖佛同步，再也不会修偏。

无事是贵人。但莫造作，只是平常。什么才是佛？什么才是见性的人？无事人。再也不执著任何有为生灭的东西，也再也不会去造作，也不会再去贪求什么。唯一做的一点事儿就是穿衣吃饭，简单活着。再多做点，就是随缘给大家讲法，接引众生。随缘做，不会弄得头昏脑涨、疲惫不堪的。有悟性的人，跟他讲几句，听不懂的人，半句也不要讲。迷时人逐法，悟时法逐人。真正开悟见性的人，求法人自己就会找你来，你不用去找他，也不用有意去帮助别人。因缘成熟的人自己就找你来了。只要不造作，只是平常。你越显得平常，说明你修得越好。

一个修行人，只要跟你讲些不平常的事儿，讲殊胜的境界，高推一些东西，说明这个人还迷惑颠倒。大彻大悟的人不会推高任何境界，他讲的全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。平常人能做到的，就是佛法。如果有人跟你说，修行要打坐，要入定，要修得任督二脉都得通才能见性。不要相信这些话，都是不明白的人才这样讲。佛法就在平常之中，就在最简单的穿衣吃饭中，任何人都会佛法，都能修行。只要会用就能作佛，而且不费吹灰之力，任何奇异的东西都不需要有，最平常的人就是佛，最平常的事就是法，最平常的心就是僧。大家记住了，最平常、最简单、唾手可得的，一点都不费劲的，就是见性。只要费一点劲儿，就不是见性。

我要修出一个什么境界来，我要修出一个定来，我要知道过去生是什么，我要有智慧，我要身体空掉，我得证得什么。这都不是见性，本性里没有这些。做个最简单、什么都不会的人，就是佛。大家一听这个就乐了，“师父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什么都不会。”你好好想想，是真的什么都不会吗？你只是不会诵经，不会入定，不会念咒，不想修行，但你会贪，会嗔，会烦恼，会纠结，会患得患失，会折磨自己啊！你是折磨自己的高手。佛法你是全都不会，世法你全会。所以说，要不会就要全不会，做一个真正无事人。不仅无世间事，也要无佛事，无法事，无一切事。

学禅宗真的是最容易、最简单的，只要平常，但莫扭捏造作，即得相应。不要讲境界，也不要讲修行有多难，都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，没人绑着你。难的是我们有太多放不下，太多的执念。

你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，错了也！只拟求佛，佛是名句，你还识驰求地么？三世十方佛祖出来，也只为求法。如今参学道流，也只为求法。

你只要起心向外找一个东西就错了。觅脚手就是要找个东西，求觅的心不能止息。只拟求佛，佛是名句。你想求佛，佛就是个名相，是个妄想，三世诸佛皆是众生妄想。你还识驰求地么？你认识那个求佛的心吗？那个求佛的心正是佛，不要以佛找佛。有人可能会疑惑：“师父，您不是说想成佛的心是妄想，是无明吗？这里怎么又说求佛的心就是佛？”你把无明和佛作二法想了。无明实性即佛性，无明心即是佛心，无明即佛，都是一个东西。执著成佛，住于成佛的心，就是妄想，是无明。正起求佛的心而无所住，即是汝之本性。所以，认识那个正起一切用的东西，才是诸佛之本源。三世佛祖出世，也只是识得这个心。识得这个心就是法，就是修行，离此之外，无别有法，无别有修行。一切修行人求法，也只是为了明了此心。

得法始了，未得，依前轮回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。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。目前现用，人信不及，便乃认名认句，向文字中求，意度佛法，天地悬殊。

什么叫得法始了？得法就是见性，见性就不再需要修行。未得，就是未见性，依旧五道轮回。没得法，没见性。不管你在世间混得多好，你的身份地位有多高，你有多少财富，你多聪明，多有文采，干成了多少事，做了多少善事，搞出多么大的名堂，都没有用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生灭有为法，不如识得本心。识得本心，才是这个世间最大的成就。

世间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他们追求的目标就错了，追求幻梦生灭法去了。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时间去认识，空度一生。认识你自己，才是人生最大的使命。所有众生最大的使命就是认识自己。不认识自己，有再大的成就，都是梦幻空花，犹如电拂。

所谓得法，什么是法？法者是心法，心就是法，法就是心。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所以说本法是心，心即是法，不需要修，本来圆满，本来成就。心是本心，法是本法。所以法者是心法。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。心法没有形象，遍一切方所。《法华经》里有一句话：三千大千世界无芥子许不是我舍身命处。舍身命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实相，不是真法。

目前现用，人信不及。法不在头脑里，不在意识中，不在远处，就是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耳边，就在我们鼻头下，就在我们舌尖上，就在我们身体上，就在我们脑袋里。它时时刻刻都在起作用，我们却看不到。为什么看不到？总是关注外境，被相所骗，不知道回到当下的见闻觉知上来。一呼一吸，就是道，就是修行，它离我们如此之近，以至于我们念念错失，向虚妄中去求。

法理大家一听都懂，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心和身体是在一起的呢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？看得到自己的分别和评判？看到善知识讲了“要跟自己在一起”，哇！真好，醍醐灌顶。“哎呀，师父今天您直播打坐了，我跟您一起坐了，坐得可好了。”我不直播打坐，你就不知道打坐吗？为什么不自觉去打坐，非要让人带着打坐呢？说明我们求解脱的心不迫切。

什么叫觉悟？自觉去做功课，自觉息虑忘缘，自觉止息奔波劳碌。手机刷半天了，想不起来打坐。一看师父在那儿坐着，才知道要打坐。这还算好的，起码还知道跟着坐。有些人看你直播打坐，还在那里不停地发评论，问问题，不知道立刻坐下来。

这是目前现用，人信不及。本性一直在起作用，只是我们的心总是离开当下，别求什么，错失了本觉性。信不及什么？信不及本心。为什么信不及啊？因为心向外驰，从来都没有反思，从来没有回到自己的心上来。不知道回到自己这儿就是开悟。就算知道这个理，因为习气重，还总是被境界带走，被贪心带走。

便乃认名认句。被自己的妄想所骗，被文字所骗，被境界所骗。向文字中求，意度佛法，天地悬殊。总是想得到一些什么，想体悟什么。有些人爱看经书，看祖师大德的开示，不爱打坐，不愿意休息意根。为

什么？他总想得到点什么，总想知道更多。这是被文字被意识所骗，他以为知道的多才是修行。错了！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知道的越多，越成所知障。有所得心停不下来，永远无法见性。本性时时在作佛，反而扔掉本佛去找假佛。

第五讲

道流！山僧说法，说什么法？说心地法，便能入凡入圣，入净入秽，入真入俗。

道流！临济禅师说，我讲的是什么法？我讲的是心地法门。心地法门本来是用来行的，不得已才付诸语言文字。什么是心地法？心地法是我们的本性，了解自己的本性就是心地法，就是修行。本性能够入凡入圣，入净入秽。凡圣只是本性显现的一个假相，净土秽土也是一个假相，不了解这一点的人愿东愿西，求生佛国。了解实相的人，在哪儿都一样。

佛性能够示现凡圣，示现净秽。能够示现为观音、普贤、释迦牟尼、阿弥陀佛，也能示现一个田间的老汉、街头的乞丐、车间工人、胡同里的孩子。也能现小猫小狗，也能现草木瓦石，这一切都是真如本性所现，它们的实质是无二无别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本性，我们著相，以为有凡有圣，有净有秽，有好有坏，所以爱圣憎凡，高推圣境。把三十二相当成佛，而把八十岁的老奶奶、残疾人、街头的乞丐当成凡夫俗子，不懂得尊重他们，不知道他们跟佛无二无别。正是因为我们不见性，所以会取相分别，让自己迷失，产生很多烦恼。古人云：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沉浮。

如果我们见性了，就知道万法都是一心所现，通过训练，转识成智，我们的分别心就会消失，会以平等性智来看待世间所有的一切，这时烦恼就会消失，没有了爱憎心，心里会越来越柔和。

也能入净入秽。经典上写有无量的佛国，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閼佛国，有观音净土、弥勒净土、维摩净土，还有我们的娑婆世界。相比较来说，娑婆世界是堆阜坑坎，高低不平，有各种各样的土块、瓦石、

淤泥，与西方极乐世界比，显得秽恶充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琉璃为界，黄金铺地，七宝行树，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全都是晶莹剔透、光芒四射，是非常美妙的国土，我们把它叫净。但是净土和秽土是无常之法，是心分别出来的，并非实有的。就算你生在了佛国土，它也是一个幻相。就算你生在了娑婆世界，也一样是清净无碍的。

入真入俗。自性既能显现出一个出世的圣人相，也能显现出一个在家的俗人相。圣人相是指那些证果的、证道的、佛菩萨相，俗人相是指在家的居士相，凡夫相。这些都是假相，都是我们的本心所显现的幻相，是识心所变，并非真有这样的实体。

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，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着名字，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。

这个相本身其实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命名的。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，他具有一切的能动性，它具有分别性，具有智慧性，能起一切用，有一切的作用力和能力。是这个能力在给真俗凡圣安名，而不是真俗凡圣给真俗凡圣安名。所现的物自己没有这个能力。不是身体把身体叫自己，而是我们的如来藏作用为识给自己安名字。所以说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。此人形容自性，真俗凡圣没有办法形容本性，没有办法给本性安名。

道流！把得使用，更不著名字，号之为玄旨。

临济禅师说：道流，拿过来就用，不需要给这个能用的本性安名字。祖师告诉我们，不要去执著自性是什么，也不要去想它是什么，不要去分别它是什么，直接用出来，直接行出来。把得使用，该怎么用就怎么用，该起床起床，该抬脚抬脚，该坐下坐下，该拿杯子拿杯子，该吃饭吃饭，该走路走路，该哭哭，该笑笑，该唱唱，该疼疼，该痒痒，该翻身翻身，该睡觉睡觉，这叫把得使用。用的时候不要生用想“哎呀，我是先迈左腿？还是先迈右腿？我是坐下？还是站着？”不用想那么多，自自然然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不用想“我这能说的是谁？能动的是谁？”不用安名字，一安名字就障碍了本性。

“把得便用”是修行的核心，是禅宗修行中最关键的地方，所以祖师形容它为“玄旨”。没办法形容，就把这个修行最重要的地方叫做“玄旨”。它与六祖大师所说的“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”是一个意思，与洞山禅师的过水偈“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”是一个意思，与石头禅师的“从来共住不知名，任运相将只么行”是一个意思，与百丈禅师的“心性不染，本自圆成”是一个意思，与庞蕴的“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”是一个意思。古人种种所说，皆是此义，皆是行义。

山僧说法，与天下人别。

山僧我说法与天下的善知识都不一样。这是临济禅师的自信，也是禅宗祖师们的自信。禅宗祖师都有各自独特的手段，别人没有的手段禅师都有，所以说与天下人有别。

只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，各现一身问法。才道咨和尚，我早辨了也。

比如，有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出现在我面前，他们各现一身同时向我问法。他们刚一开口说“想请教和尚”，后面的话还没说，我就识破他们了。这里讲早辨了也，辨个什么呢？辨出他们的落处，辨出他们的任何动机。

大家不要觉得一看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大阿罗汉，就觉得他们很厉害。《灯录》里边有很多记载，西天的辟支佛，证了阿罗汉果的高僧，有神通的圣人，他们会来东土拜见中国的禅师，给祖师行礼。有些人不太明白，会起疑惑，为什么这些证果的圣人会来礼拜只是凡夫的禅师呢？《祖堂集》里记载有一个辟支佛来礼拜马祖，百丈当时疑惑，问马祖：“他是西方的圣人，为什么却礼拜和尚？”马祖说：“若论神通，老僧不及他；若论说一点佛法，他不及老僧。”说一点佛法，就是指智慧和见地，有了智慧和见地才是真正的修行，而不是说你有神通，你能入定。如果论持戒、修证、神通和境界，我不如他。如果论见性，他跟老僧没法比。

我们就知道即便是文殊普贤，论见性来讲，也比不上一个平平凡凡，没有任何神通的禅师。所以这些西方的神圣见到真正见性的禅师，就像

见到佛一样会礼拜。大家都知道维摩诘，他是见性的人，是一个在家居士，示现成一个凡夫的样子。但是佛陀很多证果的声闻弟子，十大弟子，都去礼拜他。庞蕴也是一个在家居士，据说当时也有很多出家人去参访礼拜庞蕴，向他问法。所以临济祖师讲：就算文殊普贤来到我面前，他刚一要开口，还没问问题，我就辨别了他，我就识破了他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不会被他所骗。

老僧稳坐，更有道流来相见时，我尽辨了也。

稳坐是什么意思？稳坐于实相，不受人惑，不离自性。天下老和尚舌头再也糊弄不了我，就算是佛来了，也休想瞒老僧。不管是谁来，说出大天来，也不过是一堆文字，了无实义。见地透彻，功夫到位，就能不受人惑。只知这个理不行，真的有圣人出现在你面前，你能识破他，不著他的相，那才是真本领。

不管你现什么相，你怎么来，一张口说话，我就知道你落在什么处。有很多自以为见性的人，而实际上只是有些境界和神通，这样的人到了禅师面前，只要一张口就会露怯。所以说，只要我们自己有了清楚的见地，真开悟见性了，天下善知识再讲什么也骗不了你了。他们一讲法，一开口，一说话，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见性，他是否还有落处，说法有没有过失，你会非常清楚。他只要讲身体上的，境界上的，生灭的，相上的，不离心意识讲法，执著文字概念讲法，你就能识别他还没有见性。

何以如此？只为我见处别。

为什么我能够有这样的分辨能力？因为我有正法眼，我的见地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大概在九年前，因为我经历了一些事情，突然有一天就明白了祖师的这些话，原来实相居然是这样的，和我以前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。当时我能看到的所有善知识包括一些高僧大德，甚至历史上被公认开悟见性的人，他们讲的东西跟我悟的完全不一样。而我很自信，我知道他们的见地都是错的，我不是无根据地狂妄，而是用禅宗祖师的见地去看他们，他们那些见解还在生灭有为法里，还在知解中，都不是真正的见性。我就哈哈大笑，整天拍大腿，欣喜、惊讶、不可思议，原来佛法是这样的，这么简单，所有人都被佛给骗了。那几天我笑得都合不

拢嘴，当然不是嘴上笑而是心里笑。哎呀！全天下人学佛都学错了，除了祖师留下来的东西，怎么就没有一个明白人呢。

那个时候我看过很多过去高僧大德留下来的东西，净土宗的、天台宗的、华严宗的、唯识宗的、密宗的，还有当代的一些高僧大德讲的东西。我明白之后发现他们讲的都是相上的法，都不究竟。我再读《传心法要》《血脉论》《六祖坛经》时，就大笑了，原来祖师说得五花八门，都是一个意思。以前看了很多祖师的东西，都看不懂。当时再一看，全都明白了。

所以真正见性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，非常少的，我知道自己领悟的和当时我知道的那些人的见地都不一样，而且和我自己过去五六年学的东西完全都是反着的，我就在心里笑，躺被窝里也笑，一想起这件事就笑。我笑的是，这么离奇却又平常的事，怎么让我撞上了呢？后来我开始写文章，先是短篇，慢慢写，也不着急。后来文章写多了，看的人也多了。大家一看，哇！这个人写得真好，他讲得很清楚，跟别人讲得不一样。看得就让人特别的欢喜，特别的通透。没多久，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，看我文章的人越来越多，去实修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大家因此都很受益。

外不取凡圣，内不住根本，见彻更不疑谬。

临济禅师说：外不取凡圣相，内不住著根本。所谓内不住根本，就是也不执著有一个本性，有一个觉，有一个心。对此非常清楚透彻，没有丝毫疑惑和错谬。

既不会去取相，也不会刻意躲避一切相，不取不著，不即不离。内不住根本，不生一个自性想，不生一个实相想，更不会生一个我开悟了、我见性了想。古人云：情存一念悟，宁越昔时迷？连一念悟的心都没有，这是内不住根本。有时不得已会说自己得法了，自己悟了，这都是对众而言，是方便说。自己不会真生这样的心。我也会说我明白了，我悟了，但不会住在这种想法里。如果心有所住，真认为我悟了，那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出来了。见彻更不疑谬。见地透彻了，才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和错谬。

师示众云：道流！佛法无用功处，只是平常无事，屙屎送尿，著衣吃饭，困来即卧。

临济禅师示众曰：道流，佛法没有你用心和用功的地方，只是平常无事度时，屙屎撒尿，穿衣吃饭，困了就睡。大家只要把祖师开示的法理和修行方法掌握了，每天在生活中随处善护念，一个人独处，向内看，心彻底歇下来，见性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最后你会发现，见性是最容易的事，连个手指头都不用动，连个念都不用生。一点都不需要用力，只是依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简单、直接，无事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修行和解脱是最容易、最平常的事。之所以不平常，是我们被头脑和分别所骗了，被妄念骗了。

有事就做事儿，没事儿就歇着，屙屎撒尿，打发时间。冷了穿衣，热了脱衣，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，简单至极。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做任何事，随缘而做。就算讲经说法，带众修行，也都是如烹小鲜，非常轻松。真正的修行是没有你用功的地方，乃至起一个念我要修行了，我要精进了，都是妄想。没有你拟心动念的地方，只是平常无事。当然这种最平常的状态都是过来人返朴归真的境界，悟了还同未悟时的心境，看似平常，实则要花很多年的功夫。很多人不能言下悟道，因为我们自身还有很多业习、烦恼障碍着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受用佛性，自在解脱。

世间人要生存，要满足自己的五欲之乐，要去挣钱，要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会与人发生观念上的冲突，会因之生出无量的烦恼。但是，烦恼处就是修行处，烦恼即菩提。正是世间的这些对境，是我们修行下手的地方，是历事练心的地方。如果你会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把握自己的用心，会在生活中修，修行和解脱会变得非常简单。只是心无所住，会转身即得。你不会再跟任何人起矛盾，你会非常轻松自在。修行成就的人就是一个平常人，与常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所以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
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

世间凡夫愚人看到一个出家人或一个修行人每天啥也不做，也不诵经，也不坐禅，也不持戒，也不布施，整天睡大觉，到处溜达，哪有修行的样子，就会嘲笑他。而有智慧具法眼的人，则知道他有大修行，他

虽然表面上不修行，不做任何功课，出家人该做的事他一件不做，但是他懂得善护念，他内心对一切相都不著，他不见世间过。他会真正的修行，他每个起心动念都不违法性，都默契于道，而这些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。比如过去船子和尚，在江边弄一条小船摆渡，常人以为他就是个船夫，但是明眼人知道他是得道高僧。

越是大修行人，越是得道之人，往往越不修边幅，看上去越像个普通人。你看他天天的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也不穿僧衣，见人也不合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但是他可能是个悟道的人。甚至有的悟道之人，还会到酒馆、妓院、赌场这些地方去，混迹在底层人之间。他身边可能会经常围绕着很多女人，他会跟女人们打情骂俏，搂搂抱抱，你不要以为这是犯戒，这是罪恶。对于悟道之人，这些都不叫事，他不会分别和执著这些。对他来说，所有的事都是太正常不过了。正所谓大修行人入得了佛境，也入得了魔境。若有一境而不能入，若有一法有障碍，又怎么能得大自在，怎么去接近众生，和光同尘呢？有的修行人每天唱歌跳舞，有的吃肉喝酒，如果著相的话，看到这样的人你会心生疑惑：这是修行人吗？明明就是世间的一个俗人。你看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，动不动就生气，动不动就变脸。你会想，都说他是大修行人，看上去一点修为都没有。你是被他的相所骗了。他刚才还在生气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他又冲你眉开眼笑，嬉皮笑脸的。

所以，凡夫无法从相上看出谁是大修行人，谁是得道之人，只有用慧眼，用法眼才能看出来。如果著相，只看一个人表面，你永远找不到大善知识。大善知识是有出格的智慧和见地，能破你三观，能颠覆你认知，能指出你的执著，能帮你解缚的人。他们不被世间的知见所束缚，一个人悠然自在，一切无碍。

古人云：向外作工夫，总是痴顽汉。

向外做工夫就是迷失了本心，不见自性，著相取境，执著有为的修行。这些人都是愚痴的，都是顽固不化的。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座右铭，一个总持门。一起心而不觉就是向外去了。一有所求，一去找什么，就著相了，就是向外做功夫。

你且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，境来回换不得。

你只要随处不迷失本心，做得了自己的主，不管在哪儿，不管做什么，你所处的一切境，面对一切人、一切事，都是无障无碍的，都是万境自如如。只要你不分别自心，不取著外境，一真一切真，故名立处皆真。所在之处，皆为有佛。所处之境，尽是极乐。任何境出现在你面前，你都不会执迷，都迷惑不了你。祖师云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，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心随万境转，不是被万境所转，而是能够随顺万境，像打太极一样，不是回避，而是与之合一，不即不离。转处实能幽，虽然能随顺世缘，但心里非常清楚，只是逢场做戏，不会执迷。随流认得性，不管身处何境，都不会忘失根本，随处能做得了主，不被境惑，故能无喜亦无忧。

我们内在的观念、评判、分别一生，你相信它了，就造出了一个所谓的逆境，造出了一个烦恼境，造出了一个生死境。我们把念当真了，就自造出烦恼生死来。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自己生心动念造的幻境，不被自己的心境所骗，就叫随处作主。我们刚要一评判谁，刚要说别人不是的时候，能立刻看到这是我的投射，这是我心里的分别，对方只是一个单纯、客观的相，这个相本身没有是非善恶，是我们自己在那儿分别。分别心刚要生的时候，看到了，能转掉，这叫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，这叫境来回换不得。以前的习气和分别做不了主，智慧和正念现前，这是真功夫。

纵有从来习气、五无间业，自为解脱大海。

当你真正见性的时候，你知道是心生一切法的时候，这个根本的宗旨你懂了，透彻了，就算你有再重的习气，就算你造了五无间业，就算你造了极重的恶业，只要你能够见到本性，对一切境心无所住，当下就是解脱大海。

今时学者总不识法，犹如触鼻羊，逢着物安在口里，奴郎不辨，宾主不分。

现在的学法之人，总是不识根本，不了自心。就像触鼻羊一样，不管碰着什么，都放在嘴里吃。修行人不了达本心，不管遇到什么境，就会著相，就会当真，男女不识，宾主不分，不识得主人，被假相所骗。

如是之流，邪心入道，闹处即入，不得名为真出家人，正是真俗家人。

这些人是因为心中有邪见，有各种知见蕴藏心里，放不下，舍不得，所以取相分别，执著境界。人多的地方，就跑过去；热闹的寺院，就去挂单，不是为了求法，只是图热闹，图有饭吃，图舒服。这样的人虽然出家了，但不能称为真正的出家人。心中装满了五欲六尘，虽然也想修行，但是没有认识真正的佛法，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修行。

闹处即入。哪儿聚的人多，哪儿有人谈论佛法，就去哪儿。现在是信息时代，有些人虽然不到处跑了，但是会到各种群里去与人争论佛法。哪个群人多，就到哪儿去无事生非。这些人都不得名为真出家人，而恰恰是真俗家人。他身体虽然出家了，但心还在凡尘中，放不下种种知见和享受。

夫出家者，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。

什么叫出家人呢？真正的出家人，要识心达本源，要了了见佛性。识心达本源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要识得平常真正见解，有正法眼，才能叫出家人。

辨佛辨魔，辨真辨伪，辨凡辨圣。

能分辨得出佛与魔，真与伪，凡与圣，知道谁是真开悟的人，谁是谁没开悟的人。前面我们讲不分别凡圣，这里讲要分辨凡圣真伪，对事不同，所论不同。所以任何说法，都不能执著。就事论事，依世谛而言，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，要有择法眼，要能分辨什么样的见地是正知见，什么样的见地是邪知见。

世间有些人讲法，他讲得合不合道，是不是真正的见性，我们要清清楚楚，不被其带入邪路。怎样才能有这样的择法眼？多看祖师的法语开示，深入经藏，多看自心。认识了自心，自己真正明白了，自然就知道谁是开悟的，谁是没有开悟的。

若如是辨得，名真出家。

如是清清楚楚，知道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是自性说法，什么是著相说法，谁说的是有为法，谁说的是无为法，这些都非常地清晰，才叫真出家。否则就算剃了头，也只是个在家的俗汉。

若魔佛不辨，正是出家人一家。

如果你不辨佛魔，不辨真伪，把颠倒的轮回知见当成解脱知见，把真正见性的见地当成了邪见，也只是从世俗家出来，又入了邪法之家，不能解脱。

现今学禅宗的人有很多，我写的东西非常受大家欢迎，信受的人很多，但是也有很多人用他自己狭隘的知见诽谤你、评判你，他们会说：这哪是个出家人，写的东西多么可怕，佛也没了，法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也不让人回向，也不让人念佛，不让人求生极乐，不用断淫欲，不用出家修行，开悟也是假的，端起茶杯就见性了，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，这样会把众生带偏，他肯定会堕无间地狱。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。有些人能看得懂我说的，有些人看不懂，以为是邪法。

其实，我说的这些，佛与祖师都说过。他们自己没明白祖师的话错解了佛经，看到与之不同的观念，就诽谤。这就是佛魔不辨。把正说当成邪说，把邪说当成正说。

有的人一进直播间，看到你带着情绪说话，看到你一个表情，就说：这个法师一点修为都没有，太著相了，太急躁了，太粗鲁了。他一上来自己就著相，就分别，就说别人不是，就被表面现象所迷惑，眼一直向外看，说别人著相。

修行就在平时不经意间，你一念不觉，心生分别，自己不知道，就造了重业。张嘴就说别人不对，自己从来不知不觉。有智慧的人，真正聪明的人，就算他看到你发脾气，他也会静静地观察，他会看你因为什

么发脾气，会了解清楚前因后果，不会轻易评价你。如果你修行，没有正法眼，没有善根，与善知识无缘，自己业力重，分辨不出佛魔，分辨不出邪正，你不知道哪个是真正见性的善知识。大善知识，甚至佛与祖师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还到处去诽谤他。这都是佛魔不分。

有些人，明明没见性，你却把他当成见性的。跟随他修了十几年、几十年，依旧被卡在知解中，不得真正自在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见性。认贼为子，错认了定盘星。这都是因为佛魔不辨，没有择法眼。

有很多不明的人会把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当成邪师，都是自心起见，自起业障。我们最近在组织大家学习《诸法无行经》。里面的有威仪比丘，就是因为没有择法眼，把真正明眼的大善知识净威仪比丘当成一个行邪法的人，在心里起了分别，到处诽谤净威仪比丘，临命终时，堕入无间地狱。

唤作造业众生，未得名为真出家。

不辨真伪，不分佛魔，没有正法眼，这样的人，就算你出家了，也是造业的众生，不是真出家人。因为你的心没有觉悟。

只如今有一个佛魔，同体不分，如水乳合，鹅王吃乳。

就好比现在有一个佛魔一体的人，就像水和乳合在一起一样，他出现在你面前，你要分辨得出来他身上正邪的特点，知道他哪儿与道相应，哪儿有问题。他身上既有佛的特点，又有魔的特点，你要能分得清楚。真正具眼的人，遇到邪正混在一起的人，他能一眼分辨出来邪正，就像鹅王能把与水混在一起的乳择出来一样。一个修行人在见地上透彻清晰，就不会被任何人所骗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其实很多人是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善知识。世间很多讲法之人并不是真正开悟见性的人，他们的弟子成群，很多人都跟他们学法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，别人我们管不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慧眼，要多看经论，要善思维，要静下心来好好修行，这样就能识别真正的善知识，会遇到真正的善知识。

如明眼道流，魔佛俱打。

真正的明眼道流是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所谓佛魔俱打，不管是佛，还是魔，都不执著。不仅不会著魔，也不会著佛。如汾山问仰山：四十

卷涅槃经有多少卷是魔说？多少卷是佛说？仰山说：全是魔说。全是魔说，就是佛魔俱打。

你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浮沉。

如果你只是爱佛，爱圣，爱解脱，爱涅槃，而憎恶凡夫，憎恶生死，憎恶轮回，有这样的分别心，就会在生灭海中浮沉轮回。

修行先是离开对世间法的执著，最后还要放下对佛法的执著。不要著圣相，不要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开悟的，我就不是开悟的。不要认为只有佛能成佛，我是一个凡夫俗子，我不能成佛。很多修行人，会把佛看得极其神圣，认为只有佛才能成佛，而自己是凡夫，是不可能成佛的。这就是爱圣憎凡。一分别，一取相，本来是佛，反而在自己的妄念中沉沦受苦。

有人说：佛是一切智者，正遍知，有无量的神通三昧，有大慈大悲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会。我是凡夫，亦无禅定，亦无神通，亦无智慧，怎么可能与佛相比？事实并非如此。佛的一切功能，皆是有为生灭幻法，都是剩法，并非究竟。究竟者，一心，在凡未减，在圣不增，一切众生本自具足，与佛等齐。所以，即使佛有再大的神通，也都是梦幻泡影。好事不如无。

问：如何是佛魔？师云：你一念心疑处是魔。

有人问：什么是佛魔？祖师说：一念心疑处就是魔。心疑就有住，住著即是魔。达摩祖师说：若有疑即不做，做了不免生死。疑即是心生住著，起了分别心和评判心。在现实生活中也是，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没生心的时候就没烦恼，一生心就开始不舒服，烦恼就出来了。疑也是这样，疑心就是住，住就成魔。

你若达得万法无生，心如幻化，更无一尘一法，处处清静，是佛。

你若通达万法本来无生，心亦如幻不实，更无一尘一法可得，处处清静不染。此无染性即是佛。

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，约山僧见处，无佛无众生，无古无今。

然而佛与魔是染净二相，仍然是相，分别才有。疑心是相，住也是相，心生就有相。魔不可得，佛亦不可得，染净都不可得。若无住，疑心亦不可得，住亦不可得，烦恼菩提皆不可得。按山僧我的看法，也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，无古无今，无前无后，无始无终。

得者便得，不历时节，无修无证，无得无失，一切时中，更无别法。设有一法过此者，我说如梦如化。山僧所说皆是。

得者言下便得，不需要经历时节因缘。真正悟道的人都是在不经意间，在言下见性的，在超越了时间概念的不可思议的当下悟道的。言下见即见，不见就波波浪走。所谓见性，所谓得道，只是妄心不起，心无所住，无修无证，无得无失，本来如是，本来开悟，本来成佛。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开悟见性有多神奇，有什么境界现前，有什么啪的一声，或突然间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那都不是真正开悟。那都是识心的境界，都是生灭幻境。真正开悟，平常得出奇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一切依旧。一切时中，自己原来是什么样，现在依旧什么样，更无任何奇特境界可得。

所以夹山善会禅师就讲：上上根人，言下见性；中下根人，波波浪走。波波浪走就是随着一念分别心而有所住著，错失了当下的见闻觉知，错失了眼前的平常，错失了本来见性。在念上生念，知上立知，反而离道越来越远。自己看不到这一念住著，被心识带走了，还不会转念，还不会修行。

见性的人只要一起心，就能看到。没起心的时候，也不会生见性想。一生见性想，就起心了，就迷了，反而不见性了。一起心的时候，看到了，一转念，又回到见性中去了。回来了，见性了。不是进入意识，而是转出来。一进去就轮回了。

所以什么是见性？未生我想，性正是性，性自成性，我正是我。生于我想，我成我想，性成妄想，我不是我。人之所以不能见性，是进入想里去找一个性，总想去见性，总想体会性，感受性，捕捉性，用心意

识理解性、思维性，皆不得见性。想体会自性的妄心一歇，性就自显，无遮无障，假名见性。

所以说开悟不历时节，妄心一歇，言下相应。如此简单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无功用行。众生不能言下见性，就是被妄想和执著遮蔽，时时相遇，时时失之交臂。

所谓三大阿僧祇劫修道，就是不知回返，不知从妄念中出来。一出来，言下就成道。不需要修行，也没有什么可证，本来如此。没有声闻果、辟支佛果、菩萨果、佛果，无得无失，无智亦无得。一切时中，更无别法。没有什么需要想，需要修，需要做的，该干嘛干嘛。设有一法过此者，我说如梦如化。就算有一法比开悟见性还要殊胜，我说也是妄想分别。我这样说也不能执著。

道流！即今目前孤明历历的听者，此人处处不滞，通贯十方，三界自在，入一切境差别，不能回换。

道流，你现在听我讲法的这个能力，这个作用，就是一切众生的自性，它不会被任何境界所阻碍。它遍一切处，于三界中自在，隐显出没，能入一切境界，而没有任何滞碍。

此性没有生灭，没有主体，不受时空限制，有大神通，透得过一切境，而不被拘束。诸佛只是识得此性，祖师也只是识得此性。一切众生识得此性即是佛，不识此性即是众生。

一刹那间透入法界，逢佛说佛，逢祖说祖，逢罗汉说罗汉，逢饿鬼说饿鬼。向一切处游履国土，教化众生，未曾离一念。随处清净，光透十方，万法一如。

此性一刹那间透入法界，能示现一切品类众生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遇到佛乘根器的人，即为说大乘佛法；遇到祖师根器的人，即为示现离文字法；遇到罗汉根器的人，即示现声闻法；遇到饿鬼，即为说业力因果之法。此性能示现无量化身，游于一切国土，教化一切众生。这一切都不离当下修行人的一念，所有的示现都并非实有。示现各种身，说各种法，度化一切众生，都是一念妄想，并非真实。若能了此心，则随处清净，智慧透出法界，一真一切真。

迷时我们会认为自己是业报身再来，悟时方知根本没有谁来这个世间。无生无灭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一切全体是法身不可思议示现。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一切都是如如真实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所以古人云：万法匪缘，岂观如幻。不需要观因缘和合生灭，不需要观世间如幻，本来真实，本来如如，一个念都不用动，一个心也不用生，即得相应。

明此实相之后，可以于毕竟空中灿然建立，方便说法。逢佛说佛，逢祖说祖，逢罗汉说罗汉，逢天人说天人，逢凡夫说凡夫，逢外道说外道。菩萨外道所成就法，皆是菩提。一旦本性觉悟了，就有了大智慧，能够于一切处示现，到各个道里去教化众生。各个道也非实有，皆是自心妄想。于自心妄想处心无所住，是名灭度一切众生。不管怎么示现，都不离当下一念。不管到哪儿，都没有生灭，不曾染污，光透十方，无拘无束，万法一如。迷的时候有迷有悟，悟的时候悟也不立。

第六讲

道流！大丈夫儿，今日方知本来无事。

什么叫大丈夫呢？知道一切事皆从心起，若达无心，本来没事儿。真正觉悟的人，没有任何的造作之心，简简单单生活，是个无事闲人。所以无事是贵人。

大丈夫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世间取得多大的成就。真正的大丈夫是见性而无作无为的人，没有一个特别想做的事情，也没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业。这样的闲人，无事人，心中无挂碍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大丈夫。

为什么要用大丈夫这个词来形容觉悟的人呢？因为这样的人需要有大智慧、大魄力，需要大清醒，了了见于佛性，不再迷失在自心的境界里。《涅槃经》里讲到，见佛性者是名丈夫，如果女人能见性，女人也可以称为大丈夫。如果男人不见性，也只是一个女人。所以大丈夫就是心中没有挂碍，没有事情的人。

只为你信不及，念念驰求，舍头觅头，自不能歇。

为什么不能做个无事人？为什么不能见性？就是因为你不相信一切都不可得，不相信诸法是空，不相信自心本来无一物。信不及就是不了解实相，不认识本性，所以才会去取自心的境界。念念向外驰求，被妄念所惑。舍头觅头，歇不下来。

如圆顿菩萨入法界现身，向净土中厌凡忻圣。如此之流，取舍未忘，染净心在。

即便是经典里所说的圆顿菩萨，能自在示现于六道和十法界之中。因为心中还存有厌凡忻圣的愿望，还要发愿求生净土。他们心有取舍染净心还在，所以不能真正见性。

如禅宗见解，又且不然，直是现今，更无时节。

如果按照禅宗的见解，就不一样了。禅宗修行连求圣的心都没有了。古人云：圣谛亦不为。没有了取舍心，也不再染净的分别，才能真正默契于实相。禅宗没有阶梯，不是一级一级修上去的，而是直下便是，不需要时节。所以云：不历僧祇获法身。不需要精进，也不需要修到某一个阶位，不需要从十住到十行再到十回向最后再到十地，它没有次第。唯论见性，言下便见。什么叫直是现今？要见言下便见，不见转加悬远。不离当下一念，就能顿登佛地，这就是禅宗的见解。它没有什么圆教、权教这些概念和分别，直截根源，一切不论。

山僧说处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总无实法。

包括山僧我所说的这些，也是文字，大众也不能当真，不能执著。

临济祖师一直在讲，目前听法的无依道人，能见能闻能乘境出来能安名的，才是诸佛之本源。他怕学人执著有这么个无依道人，有这个能听的佛性，所以在这里提醒学人，就连他讲的“诸佛之本源”和“无依道人”也不是实有之法，只是一期方便说法，并非真实。

若如是见得，是真出家，日消万两黄金。

如果能言下彻见本性，处处不离根本，才是真正的出家儿。这样的出家人，可以日消万两黄金。

道流！莫取次，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，道我解禅解道，辩似悬河，皆是造地狱业。

诸行人，修行要抓住根本，不要在枝节末叶上下功夫。取次就是寻枝逐叶，忘失根本，次要的，不重要的。临济禅师说，不要丢了根本，免得被诸方老师骗得团团转。也不要说我了解禅，明白道。就算你辩才无碍，口若悬河，不见性，都是造地狱业。

没有正法眼的人开口说法，就会著到有为法里，著到境界相里去。自己起心动念，没有看到，直接就跑到自心编织的故事里去了，这叫取次。取次就是第二念，念上生念，念念不觉。所以会修的人，如香象踏河，截断众流，在第一念上就见到分晓。

什么叫印破面门？就被他们所骗了，被他们所蛊惑了。你一念没守住根本，信了谁讲的什么法，著了什么境界，就随着那些知见，迷糊颠倒造业去了。印破面门就是打破脑门，一下子就丧身失命了。

道我解禅解道。许多善知识都说自己会禅会道，天天讲什么是禅，什么是道，将禅和道挂在口上，真实功夫一点也无。讲一堆都是知解的东西，都不是禅。辩似悬河，说法的时候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但是都不是佛法，不是真正的修行。

若是真正学道人，不求世间过，切急要求真正见解。若达真正，见解圆明，方始了毕。

如果是真正学道之人，他不会再关注别人干了什么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世间人的过失。他也不会去评价别人做的事对与错。他全部的精力是认识自己，善护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这才是他生命中的重中之重。若达真正，见解圆明，方始了毕。如果你的见地到位了，见解透彻圆明，功夫也做足了，这时你就是一个无事人，可以随缘度日，就没有什么修与不修了。

问：如何是真正见解？师云：你但一切入凡入圣，入染入净，入诸佛国土，入弥勒楼阁，入毗卢遮那法界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真正的见解？师云：你的心识能够入凡入圣，入染入净，入诸佛国土，入弥勒楼阁，入毗卢遮那法界，于一切处自在无碍。示现成就一切国土，成住坏空，无所不能。

佛出于世，转大法轮，却入涅槃，不见有去来相貌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。

佛来这个世间说法利生，最终也要入涅槃。佛出世、离世，只是虚妄相。实相是佛未出生，亦未涅槃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一切圣贤示现世间，都是昙花一现。所以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。依世俗谛，我们看到佛陀说法四十九年，入于涅槃。若论真相，无佛无众生。求其来去生灭之相，了不可得。所以达摩说，十方诸佛，皆是众生妄想。

便入无生法界，处处游履国土，入华藏世界，尽见诸法空相，皆无实法。

什么是佛？佛是无生。来自无来，亦无所去，假名入于无生法界。虽入于无生法界，不妨于一切国土示现，游戏于十方国土，入华藏，入娑婆，随意自在。虽现于无量佛土，没有能现所现，唯见诸法空相，并非实有佛出现世间。

我们以为佛灭度了。其实佛连生都没有生，又谈何灭度？佛是佛性，非实有佛。佛性不生不灭。我们以为佛灭度了，其实他又在别的一个相上显现出来。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。所以说真佛法身没有出生，也没有灭度。

华藏世界即一真法界，即虚空性，即诸佛性，即常寂光。这些名相都是形容我们的本心。本心谈不上入与不入，只是默契而已。所以华藏世界是法性海的一个代名词，是寂灭海的代名词，是大涅槃的代名词，是自性的一个代名词。尽见诸法空相，皆无实法。什么是见性的人？见诸法空相，悟诸法空相，悟并没有实法可得。无法可得，就是华藏世界。

唯有听法无依道人，是诸佛之母，所以佛从无依生。

只有能起听法作用的无依本性才是诸佛之母。所以佛从无依生。什么叫无依道人呢？没有能所，没有固定的形相，没有法可得，如同虚空，一物也无。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身份，没有相貌，假名一心，假名无依道人，假名佛母。

若悟无依，佛亦无得。

如果你悟到了无依本性，也就知道并没有一个佛可得，即名见性成佛。佛是无依之性，是虚空之性，是万法之性，非实有其法名为佛也。如果你以为还有一个佛，那是意识心所起的妄想。你的妄想会创造出佛的概念来，本性是没有这种创造和执取的。本性不会生出任何定解。所有的知解都是从我们的意识心中产生的，从我们的知见和妄想里出来的。本性不会取相分别。本性会起作用，但是它不会定义，它不会执著。不管起了什么作用，它不会住，它不会认定。认定的都是我们自我的意识。

若如是见得者，是真正见解。

若能有这样的见地，就是真正见解。本性是无依的，它没有一个实有的性。虽然说自性，并无有一个性可得；虽然说一心，没有一个实有的心可得；虽然说道，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做道；虽然说禅，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做禅，这就是真正见解。

学人不了，为执名句，被他凡圣名碍。所以障其道眼，不得分明。

学法之人不了本心无法可得，就会被别人所说的凡圣名相障碍。被佛说的、祖师说的、善知识说的方便法所骗。一说道就执著有个道可修，一说真如就执著有一个真如可得，一说佛就想成一个佛，不知道佛、真如、道都是觉悟之人于无所有法方便安立的一个假名。所以障其道眼。就是不了解这些名相的真实之义，执著实有这些法，反而成了障碍。

只如十二分教，皆是表显之说，学者不会，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，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

什么叫表显之说？就是相说，文字之说。十二分教都是文字，都是意识，都是知解，不是真实。佛也是知解，只要落入文字都是知解。为

什么叫如来禅？我们一听如来禅，以为那是最究竟、最高的智慧，其实不是。如来禅还在文字里，还在知解里，它是指月的手指，不是实相。三藏十二部里找不到实相，都是假说，是方便说，是权说，是生灭之法，不究竟。

学者不会。学人不明白这一点，把佛法当成了真实，以为佛讲的东西就是绝对的真相，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。处处依文解意，把不定的方便说当成绝对的。皆是依倚，落在因果。不知道这些想法都是心有所依，皆落能所。我要修行，我要开悟，我要成佛，总是离不开这个我。都在因果之中，出不了三界生死。

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脱著自由，即今识取听法的人，无形无相，无根无本，无住处，活泼泼地。

你想出离生死轮回，想来去自由，想解脱，就要认识这个目前听法的人。其实我们念念都在使用佛性，但是我们念念都著在相上，忘了这个听法的性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我们的真实面目无形无相，无根无本，没有住处，无一法可得。它活泼泼的，有无量的神通妙用，能起无量的作用，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开心、欢喜、难过、抑郁、忧伤、自卑、胆怯、恐惧，这些都是从无依道人这个性上所起的作用。通过这些作用，我们要返回到自己的心上去认识它。它的体性是无染无著的，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。如果你认识它，就做了主人了，就不会执著境和相。

应是万种施設，用处只是无处。所以觅著转远，求之转乖，号之为秘密。

应即是应缘。此性遇缘就会施設万种妙用。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万象，包括人、畜、有情、无情，人的所有性格、特点、才华、情绪，他表现的心态，他的智商、认知，都是从本性起用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妙用，这即是万种施設。我们能动、能听、能闻、能嗅，能思维，能做事情，比如说盖房子、铺铁路、造飞机，这些都是本性智慧的显现。但是你要找这个用处又找不到，所以说随用随空，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。

所以觅著转远。你找它，又找不到。越找离它越远。求之转乖，越求它，越想得到它，离它越远。它当下就在起用，你不找、不求、不觅，

就能与它默契。你求它，你寻它找它，是头上安头，转求转远。号之为秘密。我们把这个性的作用称之为“秘密。”为什么称作“秘密”？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此性，都会作用，但都不知道此性。所以叫作“秘密”。

《圆觉经》又叫《秘密王三昧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圆觉性，都是秘密王，都本具三昧力，都是真正的主人。为什么叫秘密？因为没有人识得，也没有办法给他命名，所以假名叫秘密。

道流！你莫认著个梦幻伴子，迟晚中间便归无常。

道流！你不要把自己这个肉身，这个梦幻伴子当成真实的自己。这个色身早晚会坏掉。什么是梦幻伴子？不真实的伴侣。四大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都是假合的，从妄想生，从颠倒生，不要把这个梦幻的色身当成自己。世间凡夫之所以痛苦，之所以叫凡夫，之所以叫无明，就是把这个色身，把这个显现的生命当成了自己。没有智慧，没有慧眼，看不到那个无相的没有显现的本性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所以才会受种种苦。不要执著显现的有相的生命是自己，这个色身不是你真正的自己。色身生命早晚都会消失，一定会回归无常。有的人二十岁就离世了，有的人三十岁就离世了。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得了不治之症，有的人壮年的时候，突然得了一个疾病，脑溢血啊，心脏病啊，心肌梗死啊，一下子就失去了生命。有的人寿命很长，就算你活一千岁，也要离世。佛与祖师有神通，有智慧，也要舍这个报身。所以不要把这个虚幻的、梦幻的伴子当成我们真实的生命，这样你会很苦。

你向此世界中觅个什么物作解脱？

此世界就是我们眼见的这个假相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。相的世界都是心念投射的，而心念是刹那刹那变化，刹那刹那不住的。世界是唯心所现的幻境，你在这样的幻境里寻找什么安身和解脱之处呢？除了你的妄念和执著，这个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世界本来就不真实，不仅没有生死，连解脱都是妄想。

你想通过修行达成解脱，反而被这念心所束缚。释迦牟尼佛并不是修成三十二相才解脱的，而是见到了自己的本性，见到三十二相是不真实的，才解脱的。所以佛之所以为佛，不是他修出了三十二相，不是他

有八十种随形好，他有相好庄严，他能够放光，他有神通，不是因为这些。而是因为他识得了本心，他妄想心歇下来了，一切有为的心歇下来了。三十二相只是自心影射出来的幻相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。现三十二相不是见性的标准。所以不要到有为法里边去求解脱，去求一个成就，有为法都是归于无常幻灭的。只有认识本心，方名解脱。认识本心就解脱了。因为本心不染，本心不生灭，本性没有能所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执著，没有抓取，是无依道人，不生不灭，本自解脱。

觅取一口饭吃，补衲过时？

出家修行，难道只是为了找一个地方，寻一口饭吃，补衣服，打发时间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就辜负了宝贵的生命。

但是，如果你真正见性了，觉悟了，修行也只剩下穿衣吃饭，补衣度时而已，并无奇特，只是平常。

真正明白的人，生活会非常简单，一领袈裟，坏了破了，缝缝补补，打发时间。但是如果你不见性，出了家，跑到僧团里，只是想混口饭吃，在僧队里边混日子，依旧轮回。

且要访寻知识，莫因循逐乐。

不见性，一定要去参访见性的大善知识，识得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可混日子，因循逐乐，浪费大好光阴。因循逐乐，就是无所事事，只是想找乐子，心里稀里糊涂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个世间。心想反正我出家了，到时候有口饭吃，有个地方睡觉，有人供养，我也不用劳动，扫扫地，干点活儿。有这样的想法，懒惰放逸，混时间，稀里糊涂的，最后一定会堕落。一定要去亲近善知识，把生死大事搞明白了，才不虚度这期生命。

光阴可惜，念念无常。

生命无常，时间短暂而宝贵，一天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感受，不知不觉，一年就过去了。又不知不觉，三年就过去了。一晃五年就过去了。修行人一定要珍惜生命，不要把难得的人身浪费在无明和逐乐上。一切都归无常，不管你在世间获得了多少财富，

取得多大的成就，都是梦幻泡影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做任何事都毫无意义。

粗则被地水火风，细则被生住异灭四相所逼。

粗是指我们的身体，它念念都在无常变化，每天都在变老，刹那都在归于寂灭。细的就是念头，生住异灭的念头，各种各样的烦恼心、得失心、恐惧心、不安的心，这些心念会消耗我们的心神，让我们受无量苦。如果你不珍惜时间好好修行，觉悟无生，我们的生命就像流沙一样念念流失，念念受无明之苦。

道流！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，免被境摆扑。

修行人要认识四种无相境界，不住这四种无相境界，不被这四种无相的境界所拘。所谓无相境，是针对外相而言的心境，也即起心动念所成的相和境。修行人既不能著外界的六尘相，亦不能执著自己的起心动念和分别妄想。

问：如何是四种无相境？师云：你一念心疑，被地来碍；你一念心爱，被水来溺；你一念心嗔，被火来烧；你一念心喜，被风来飘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四种无相境？临济禅师说：一念疑心起来，就被无相的地大障碍住了。你一念贪爱心起来，就被无相的水大境界淹溺。你一念嗔心起来，就被无相的火大境界来烧。你一念喜心起来，就被无相的风大境界障碍。所以说疑心、贪心、嗔心、喜心一生，一住，就形成了无相的四大障碍境界，就被这四大障碍障住了本性。

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转，处处用境，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

如果你能看到自己的这些心念，不住于这些心念，就不会被此无相境所转，就处处自在。东边的念起来，跑到西边去了；南边的念起来，就跑北边去了；中部的念起来，就跑边上去了；边上的念起来，就跑中间去了。没有任何的念可住。佛经里所写的十种震动，其实都是在比喻心性智慧的无所住，比喻善逝，比喻转念。这时，你就能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为什么？心不住法，即是最大的神通。你处处用境，而不被境转。

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，在经典里它是一种三昧的境界。入于三昧的人，会在身心上有一种涌没的觉受。而在这里，祖师讲的是心无所住，是智慧。刚起一念，就转掉了。刚要一住，就看破它，就不住了。刚起一个执著，看到了，走开了。刚生一个法执，自己就觉察到了，就放下了。这是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这是真正的神通。

一法都不住，既不住外，也不住内。即不住有相境，也不住无相境。不被心性上的地水火风所障碍，不被自己的妄心所骗。所以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表面上看是一种神通，在水上走就像在地上一样，在地上走就像在水上走一样，其实是指能够在一切境界中都没有障碍，这是真正的神通。

缘何如此？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。

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因为四大本来就不实如梦，我们的念头也不真实。不住在这些念头里，就超越了心性上的四大，一切无碍。

道流！你只今听法者，不是你四大，能用你四大。

各位道友！你现在听法的这念心，就是你的本性，它不是四大，但是它能使用四大。它能施为运动，能见闻觉知，能思维分别，能起无量的妙用。只要我们不认四大为自身相，不认心意识为自心相，便能自在使用四大，运用心识，而随处解脱。

若能如是见得，便乃去住自由。

如果你能这样识得本性的妙用而不住妙用，便可来去自由。你就能够同于法界，证得法身了。我们之所以不能见性，不能证得法身，就是执著心意识为自己，迷在用上，以为有个能所，有个我，有一个境。要么认心为我，要么认色身为我，总以为有个我。当你认识到性是自己的时候，能所心灭，就超越了四大和五蕴，回归了法性。

约山僧见处，无嫌的法。

临济禅师说：按照山僧我的见解，什么法都没有。但有言说，皆是妄想。嫌的法就是一切法。一切法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。你一张嘴，一说，一讲，一思考，早无交涉。

你若爱圣，圣者圣之名。

如果你还有爱圣的心，这个心就是无明。有爱圣的心，就有憎凡的心。若也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沉浮。圣人只是一个假名，并没有真正的圣人，也没有真正的圣人之法。

有一般学人，向五台山里求文殊。

若不识自心是佛，就会著有相的佛菩萨。有很多修行人，到五台山去拜见文殊。就是著了佛菩萨的相。现在很多学法的人到四大宗教圣地去朝山，去拜佛，去见菩萨。总以为地藏菩萨在九华山，文殊菩萨在五台山，都错了。到普陀山去拜观音，观音就在你的卧室里，就在你厨房，在你的厕所里，就在你自己身上。你不用去普陀山去拜观音。观音无处不在。无处不在，什么意思？千万不要执著有观音，实无观音。

早错了也！五台山无文殊。你欲识文殊么？只你目前用处，始终不异，处处不疑，此个是活文殊。你一念心无差别光，处处总是真普贤。你一念心自能解缚，随处解脱，此是观音三昧法，互为主伴。

如果你认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，那早就错了。五台山没有文殊，只有一堆石头和瓦片。你想认识真正的文殊吗？文殊是你当下的一念智慧心，当下一念没有是非的心，当下一念什么都没有的心。你当下的每一个不住的心，无分别的心，无疑的心，就是活文殊。你一念无差别心，处处是真普贤。你一念无缚无解的心，这是观音三昧法。心与念，体与用，互为主伴，互通互用，一通一切通。

看的时候不染色，听的时候不染音，即是活文殊、真普贤，是观音三昧法。不管你遇到什么境界，能不住，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，自己能给自己解缚，就是观音三昧法。所以观音三昧也好，楞严三昧也好，金刚三昧也好，就是我们的一念智慧心，不住的心。互为主伴，能起三昧的智慧，起一切妙用的智慧，能起不住的智慧，就是主。所现的相，所呈现的不同的妙法，就是伴。

出则一时出，一即三，三即一。如是解得，始好看教。

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用。用则一时能显现出报身、法身、化身。一即三，三即一。佛法僧，戒定慧，法报化身等等，都是一心妙用。如是

解得，始好看教。能够这样领悟了，才能看得懂经典，才能领会佛的本怀。真正识得本心，再看经典，才知道每一部经典都是圆满的，都是究竟的。

见性了，再看《地藏经》，再看《净土三经》，再看《阿弥陀经》，你就知道它们都在讲实相，而不是讲相上的法。你就不会被佛所讲的比喻和故事所骗，就知道那些故事后边真正要告诉你的东西。

师示众云：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，莫向外觅，总上他闲尘境，都不辨邪正。

这个自信不是世间法里那个自信，不是要相信自己！是要认识自己，要见到自己的本性。对自己的本性深信不疑，对自己的领悟深信不疑，对修行方法深信不疑。你要了解自心，会用它，不再向外求。更不会著它各种境界，辨不出正邪真伪。

一旦你自信自知，深刻认识了自己的本心，就不会再关注外在的任何境界，所有的人事物都迷惑不了你，因为你知道那些都是相。你不会再相上寻找真理，去寻佛，寻求法。你知道心即是佛，心即是法，心即是修，心即是证，心即解脱，心即三十二相，心即是六度万行。你抓住根本了，就不会再不辨邪正。如果不见性的话，就会被境界所骗，就不知道邪正。

只如有祖有佛，皆是教迹中事。

什么叫教迹中事？就是经典中所描写的事情。佛经里写的有十方佛，有菩萨，有罗汉，有净土，有世界，有众生，有六道。佛经里写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有法，是方便法，非是真相。

我们早期学法都是从不信有佛，到信有佛。从不信功德，到相信功德。从不信因果，到相信因果。这些都是经典的作用，作为一种引导，先让你信佛所说，最后连佛所说的也要放下。佛会说，读诵这部经有很大的福报。布施、持戒有功德。供养佛法僧，就能离苦得乐。往生到净土，就能成佛。这些都是经典中所写的，是空拳诳小儿，非是实法。经典是为了引导众生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道。先给你一块糖，告诉你这个东西很甜，你就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。先变化出一个化城，让你愿

意前往。先告诉你诵这部经有多少功德，这部经是经中之王，你遇到它了说明你是上上根器的人。这样，你就会对修行有信心。

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，都是一直被佛骗，骗到今天，终于学到禅宗，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。但是因为这个谎言，我们得度了，我们了解了实相。这是佛陀的大智慧。

有人拈起一句子语，或隐显中出，便即疑生，照天照地，傍家寻问，也大忙然。

有的人拿过一个话头来考大家。他这句话本身就是考验学人的，没有定论，学人听了便即疑生。本来很自然的事，智慧照天照地，一直在妙用，没有任何障碍。听了别人一句话，起了心，掉进去了，非要理解个什么，便到处去向人寻问。只这一念的住著，就忘记了自己的本性。

这里有一则公案，正好说明这个现状，这个现状也是所有修行人不会祖师向上一路的原因。

泐潭文准禅师，初次拜见真净克文禅师。真净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文准禅师曰：“大仰。”净曰：“夏在甚处？”准曰：“大汾。”净曰：“甚处人？”师曰：“兴元府。”净展手曰：“我手何似佛手？”准罔措。净曰：“适来只对，一一灵明，一一天真。及乎问你手何似佛手，便成窒碍。且道病在甚处？”准曰：“某甲不会。”净曰：“一切现成，更教谁会？”准当下释然。

文准禅师不会处是所有参禅者的通病，本来日用万行，一切处都无滞碍，忽然有个明白人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就被这个问题阻碍在那里。若真会，便道：拿开。即能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所骗。

还有一则长庆慧棱禅师在灵云、雪峰、玄沙三人那里的求法因缘，也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师（长庆慧棱禅师）参灵云，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云曰：驴事未去，马事到来。师不契。师复参雪峰，举前话。峰曰：汝岂不是苏州人？师曰：我岂不知我是苏州人？雪峰知慧棱不会，便去找玄沙（雪峰弟子，与雪峰亦师亦友），与他说此事。沙曰：恐他因缘不在和尚（雪峰）处，教他下来找我，我向他说。师到玄沙处举前话。沙曰：你是棱道者，你哪里不会？师曰：不知灵云与么道（驴事未去，马

事到来)意作么生?沙曰:只是棱道者,不要再找了。师曰:和尚为什么这样说?我很想知道,乞和尚为我说明。沙曰:你是两浙人,我是福州人,作么生不会?师曰:实不会,乞和尚说破。沙曰:我岂不是向你说了。师曰:某甲特地来,乞和尚为说,不要戏弄我。沙曰:你闻鼓声也无?师曰:我当然识得鼓声。沙曰:若闻鼓声只是你。师曰:不会。沙曰:且吃粥去了,再来。师吃粥了,便再来见玄沙,曰:乞和尚说破。沙曰:不是吃过粥了吗?师曰:乞和尚说破,莫戏弄我。若不为说破,我就告辞了。沙曰:你来时从哪条路来?师曰:大目路来。沙曰:你也从大目路去,怎么说我戏弄你呢?师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,坐破七个蒲团,不明此事。

大丈夫儿,莫这么论主论贼,论是论非,论色论财,论说闲话过日。

真正见性的大丈夫,没有这么多的分别心,不论主贼,也不论是非,不论色财,不会说一堆没用的。

山僧此间不论僧俗。

到我这儿求法来,不论僧俗。一般学法之人心里都会对出家人更敬重些,认为出家人都有修行,在家人根机会差一点。其实这是众生的偏见。修行跟出家在家没有关系,它是心地法门,只论见性,不论在家出家。

到我这儿学法也是一样,你别跟我讲你学了多少经论,什么《中论》《百法明门论》《肇论》《大乘起信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《唯识学概论》等,这些都没用。你也不用跟我讲你师从于谁,你的法脉传承,你在哪个寺院待过,学了多少年禅。也别问我名相。我只看你的见地和修行功夫,看你的德行和心性。你有悟性,心性柔和,心歇得下来,不逞嘴上功夫,做人踏踏实实,就能在我这里留下来。如果整虚头巴脑的东西,你一天也呆不下去。你一张嘴,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所以,到我这里求法的人,谁也别想蒙混过关。

但有来者,尽识得他。

凡是到我这里来求法的,站在我面前,我就会识破你。祖师都有识别求法人根器的能力。有时看学人的表情,有时听他说一句话,有时只

看到对方的一个眼神，就知道对方能不能学禅宗。如果眼神犹犹豫豫，再讲些乱七八糟的话，就很难与禅宗相应。

任他向什么处出来，但有声名文句，皆是梦幻。却见乘境的人，是诸佛之玄旨。

只要你能说出一个东西来，但有声名文句，不管那是多好的境界，你能形容得出来的，都是梦幻。一个禅师就要有这样的本领，不被任何境界所惑。我只看得到那乘境的才是诸佛之玄旨。而说话的人，只要他迷在境中，看不到根本，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和形容表现出来。

佛境不能自称我是佛境，还是这个无依道人，乘境出来。

佛境不称我是佛境。还是这个无依道人乘境出来，说出各种境界来。所以，但有言说，皆无实义。心若不强名，就没有一个境叫佛境。但有名字，都是不得已形容它。我们还是要认识这个乘境和安名的无依道人，它才是根本。

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，我即应清净境出；有人问我菩萨，我即应慈悲境出；有人问我菩提，我即应净妙境出；有人问我涅槃，我即应寂静境出。

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佛？我就告诉他清净心是佛；有人问我什么是菩萨？我就告诉他慈悲心是菩萨；有人问我什么是菩提？我就告诉他清净微妙不定之心是菩提；有人问我什么是涅槃？我就告诉他寂灭心是涅槃。

境即万般差别，人即不别，所以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

境有万般差别，心却唯是一心，比如菩萨境、佛境、涅槃境……人是一人，心是一心。所以才能应物现形，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，应在一千条江中，有一千条江里的月亮。永嘉大师云：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。本性遇缘即施，应物现形，缘息即寂。佛来照佛，魔来照魔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皆无实法。性能造六道，能现十法界，能成一切相。虽然成一切相，又离一切相，虽然即一切法，又离一切法。

所以大家学法就是要认识能听法的无依道人。不得已，祖师直接用文字把本性给我们指出来，就是当下的见闻觉知。让我们不要再去著相了，不要再去贪著生灭法了，不要再去执著什么佛啊祖啊。直接作佛作祖，直接用而不住。禅宗干脆利索，直指本心，见性成佛。

第七讲

道流！你若欲得如法，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。

诸修行人，你要想与法相应，想要得法，必须是个大丈夫才行。大丈夫是什么？顶天立地，特立独行，不被任何外在的力量裹挟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做任何事没有疑疑惑惑。男儿自有冲天志，不向如来行处行。特立独行不是狂妄，而是一种智慧和勇气，是觉悟实相后自然显露出来的豁达。所谓大丈夫，就是无依地生活于世间，不需要再抓取什么就能活得自在洒脱的人。

若萎萎随随地，则不得也。

萎萎随随就是疑疑惑惑，做事畏首畏尾、犹犹豫豫，总是纠结，想做又不敢做。想学法，家里人人阻止，就不敢学了。读经也偷偷摸摸的，像做贼一样，这样肯定学不了禅宗。

如果学法还要经过别人的同意，还要跟家人商量，甚至还要背着别人学，这样的话你学不了禅宗。禅宗是大丈夫才能学的，得做得了自己的主，想干什么没有人能阻止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需要通知别人。通知别人是尊重他，自己的生死大事自己做得了主，这是学法最基本的条件。

夫如瓦噀之器，不堪贮醍醐。

瓦噀之器就是泥罐子，没烧好的器具，土坷垃做的，无法用这种劣质的器皿来盛醍醐。醍醐是无上的美味，应该用精美的器具来盛。比喻学禅宗得是法器，有那根机，不是小枝小叶的人能学的。醍醐是人间最美的美味，要用精致美丽的器皿盛它才相应。如果想学宗门的话，得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善根和悟性。不是这个法器承受不了禅宗这一法门。宗

门要求直用直行，毫无疑惑，见地透彻，心中没有丝毫知见，行事不拖泥带水，而且一定要有主见，不犹豫豫，不瞻前顾后，不畏畏缩缩。

如大器者，直要不受人惑，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。

什么叫大器呢？或者说真正的法器呢？就是不受人诳惑，不受人欺骗。能随处做主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被境所骗，处处识得根本，这样的人才是大器。要有正法眼，立处皆真，没有依倚，不被识骗，心无所求。不仅理上清楚，行持也到位。有依倚就不真，有所得就不真。无所得，无所求，无依无倚，做一个无依道人，就能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挂碍，也没有恐惧，也不怕失去什么。当你什么都不抓取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执著的时候，什么都不依赖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说得上独立自主，才能说立处皆真。

但有来者，皆不得受。

这个“来者”有两个方面，一是有人来考你，你识得破。还有就是境界来了，你透得过去。其实有人考你也好，境界也好，都是自己生心才有。自己要是不生心，哪有什么考与不考。包括自己的一些妄念，忽然在自己面前显现出一个相，不管是什么相，佛来了，菩萨来了，一阐提来了，魔来了，冤家来了，还是各种境界出现在你面前，皆不得受。妄心不生，即心无所受。不得受就是不能执著，不能取著，不要贪著。就像黄檗禅师讲的临终要节，不管见到佛相还是菩萨相，还是鬼神相还是恐怖的相，还是好的相坏的相，都不要贪著，也不要害怕，知道都是心所生的幻相，但能不住，便能相应。所有的境出现，心不要住，心一住，就要随业受报了。

你一念疑，即魔入心。

疑就是一念住著心。当你念头一住的时候，当你有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，就变成了疑，这时魔就入心了。怎样才能不让魔入心呢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虽然念一直有，但是不住著，不当真，这个时候魔就困扰不了你。

如菩萨疑时，生死魔得便。

菩萨是指所有修行人的一个统称，当然也特指修到一定阶位的，还没有完全见性的人。已经发心修行和开始修行的人，都可以称为菩萨。这样的菩萨、修行者，他生了一念疑惑心的时候，这时生死魔便得其便。声闻、阿罗汉也算初发心菩萨，或者初住菩萨，他们为什么不能见性成佛？就是因为还有所得。有所得，生死魔便能得其便。《维摩诘经》里讲，声闻、阿罗汉因为畏惧生死，有所畏惧，心有所住，贪求解脱和涅槃，所以魔便得其便，他们身上的花就附着在身上，不能落地。他们畏惧生死，反而出不了生死。

但能息念，更莫外求，物来则照。

但能居一切时妄念不生，于一切境无心，不住，不向外求，境来则以平常心应对，事来直用直行，当下即得解脱。

不管遇到什么烦恼逆境，以智慧观照，就能不被境惑。什么事来了，心不染著，所有的评判、分别、习气，都看得到，不去住著，不生心，自然就解脱了。修行不是一直把眼闭上，把耳朵塞住，不接触六尘了，这样获得的清净没有用，不自在，而是该干嘛干嘛，歇下那念有所得心，取境执著的心，这个时候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，直用直行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你但信现今用底，一个事也无。

现今用的是指我们的见闻觉知，只要相信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本性，不去住著这个作用，用过就空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修行就成了。不需要任何的修行。用的时候不染，用的时候不生用想，就是开悟，就是见性，就是解脱，就是修行。

我们学祖师禅，抛开公案里的向上一路，抛开会下转语，反反复复熏修的就是这些理，练的也是这些功夫。大家反反复复把这个理和行熏修得非常透彻、熟练，在这种见地下，不要去造作，不要再去造业，懂得善护念，就入了正路了，就没有问题了。你的修行会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简单，也越来越享受。

你一念心生三界，随缘被境，分为六尘。

三界是一念心生的。心念只要一起，三界就出来了，三界是从妄想生的。心若不生，就没有所谓的三界、六道、十法界。三界又指三毒，贪嗔痴。一切法都是从一念妄想生的。贪嗔痴的念一起，再念上生念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就显现了。古人云：一念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粗。一念不觉轮回就开始了。

你如今应用处欠少什么？

你当下的用处就是真性，它具足一切妙用，与佛无殊，离此用处，还去哪儿找一个佛？还去哪儿找一个法？还去哪儿找一个修？还去哪儿找一个解脱的境界、清净的境界、涅槃的境界？你现今正作用的一切，不论是看，还是听，还是嗅，还是说话，还是做什么事，哪个不在开悟中？哪个不是见性？哪个不是涅槃？还找什么？言下的用处已经是见性，是涅槃，是解脱了。

一刹那间便入净入秽，入弥勒楼阁，入三眼国土，处处游履，唯见空名。

我们的本性一刹那间能入净入秽，入一切国土，现一切境。一念遍一切处，遍十法界，不管是弥勒楼阁，还是西方净土，还是娑婆世界，还是法报化三身，能够自由出没，处处游履。虽起如是作用，不见有一实法可得，唯见空名。不管入到哪一个境里，成哪个相，示现什么，都是自心的境界，都是自心的影像，并没有实有的法出生，也没有实有的境可入，只有一个空名。法身也是个空名。弥勒净土，弥陀净土，阿閼佛国都是空名，十方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

问：如何是三眼国土？师云：我共你入净妙国土中，著清净衣，说法身佛。

学人问：如何是三眼国土？临济禅师说：我和你共入清净国土中，著清净衣，假名法身佛。

净妙国土，就是我们的清净心。心清净，才会见法身佛。见一切相不分别，一切相都是清净的，所以随其心净则佛土净。净土是指心，心净则佛土净。离此本心永远找不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净土，当你明白这一

点的时候，就不会愿东愿西，不会发愿求生极乐了。因为心一净，不分别一切相的时候，当体就是西方极乐。如果你认为黄金铺地，七宝行树，琉璃、莲花、菩萨、楼阁是净土的话，就是著在了虚幻相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著清净衣，说法身佛。这个清净衣，就是不分别一切相的清净智慧，把这个清净的智慧称为法身佛。

又入无差别国土中，著无差别衣，说报身佛。

又入平等无相国土中，著无分别智衣，假名为报身佛。无差别衣，就是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不是不分别，而是善于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虽见种种境界，不取相，不分别，不评判，于此本性所现一一音声色相，以平等性智，观其如梦如幻。

又入解脱国土中，著光明衣，说化身佛。

又入解脱国土中，著智慧光明衣，说化身佛。我们的起心动念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意识，只要不著不住不染，以无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随缘处事，烦恼不生，假名化身佛。虽起心动念，种种言说教化，皆是善巧方便。但不妄生烦恼，一切所思所行，皆是妙法。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，于无了知，不辨真实。这个时候你的任何起心动念，都是化身佛，都是光明的，都是智慧的，都是无染的。

所以无差别衣、清净衣、光明衣，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，是一不是三。一即三，三即一。化身佛不异于报身佛，报身佛不异于法身佛，法身佛不异于化身佛。法身、报身和化身，只是三个名字，不可执著名相和概念，要懂得用这三身，而不被三身的名相所缚。

此三眼国土皆是依变。约经论家，取法身为根本，报化二身为用。

最后临济禅师总结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也是从识而生的妄想，只是假名，非实有其法。

依经论家所讲，会把法身当作究竟，把报化身理解为用。在禅师眼里，这些都是名词、概念，空洞无物，只是空拳诳小儿，没有任何实义。祖师用文字语言先诱导学人，再指出这些也是妄想，都要扔掉。什么是依变？都是从我们的妄想出来的，只是随顺世间而讲有三身，大家不要

当真，认为有一个报身，有一个法身，有一个化身。依变就是都是从识里出来的，不是真的。

经论家讲到法身，就会认为实有法身，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解法身。这都是依佛经而讲解。因为佛陀《大般涅槃经》中也详细地讲解佛性，讲解法身。夹山善会禅师有一次上堂开示如何是法身，被座中的道吾宗智禅师听到，不觉失笑。经道吾介绍，去见德诚船子和尚，最终才明白大事因缘。太原孚上座讲《涅槃经》，被下边一个禅者笑话，最后也是经禅者点拨，才开悟。他们讲《涅槃经》也好，讲法身也好，已经讲得很究竟，讲得没有人比他们更好了，但为什么还会被禅师笑话？因为他们著在了文字上面，把意识知解的法身当成真的了。所以说，不真正见性，不自证解脱，讲得再好，修行连门还没看到。

山僧见处，法身即不解说法。

如果让山僧我来讲，法身并不会说法。法身只是个妄想和概念，并没有一个法叫法身。法身说法，也是我们妄想出来的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

所以古人云：身依义立，土据体论。

所以古人说：法身是概念，它依义理而立，而非实有这么个义理；净土也是概念，是从识所生，形容本体，而非本体。

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建立之法，依通国土。

法身也好，净土也好，都是圣人不得已方便设立的名相之法，是妄想心生出来的，并非真实。不管你讲出多么妙的法来，用多么玄妙的名字，一真法界，毗卢遮那，常寂光，这些都是依通之变，都是建立之法。所谓建立之法就是方便法，就是妄想，是生灭有为之法，是文字之法，非是实相。实相是自行自证圣智所行境界，是行者当下行出来的。

空拳黄叶，用诳小儿，蒺藜交刺枯骨上觅什么汁？

佛性、真如、法身、菩提、涅槃，这一切只是佛和祖师引导众生所施設的一个个名相而已，用来骗初学的。就像拿着黄叶对小儿说，这是钱，我们去买吃的，小孩儿一听，就不哭了。

蒺藜剌枯骨上觅什么汁？很干枯的树枝上哪有什么肉汁儿，你到那上面找食物是找不到的。上边啥也没有。你到一个空的名相上去找实法，什么也找不到。执著名相和概念，说明用错了心。古人云：世人爱听人言语，言语从来赚杀人。到名相概念里领悟实相，想开悟见性，就像去枯木枝儿上找肉汁一样，是找不到的。

心外无法，内亦不可得，求什么物？

什么叫心外啊？就是心向外驰。起心动念，取相分别，就叫心向外驰。心外并不是内外的外，而是指心有所住，心有所著。除了你虚妄的心念之外，并无任何境可取可得。所以你还求什么？一离开当下的见闻觉知，离开你的听、见、站、坐、卧、行，离开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就是打妄想，就是心向外求。在当下该干嘛干嘛，就成道了。只要离开眼前、言下，一动念，一想一个东西，就错了。所以叫内亦不可得。内外都是起心才有，心一生，境就出来了。内也是妄念。既不要立一个性，也不要立一个境，也不要执著心性、体用、性相。这些都是妄想，一切都不可得。

你诸方言，道有修有证，莫错！

这里的诸方，是指除了宗门之外所有的法门，所有的修行方法。除了禅宗见地，一般修行人都认为有法可修，有佛可成，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要修种种的果位，要经历种种的境界，要经历种种的阶梯、次第，要证阿罗汉，再成菩萨，再成等觉妙觉，最后成佛。认为有修有证，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叫成佛。但这些见地都是错误的，这样是永远也无法成就的。

就算释迦牟尼佛成佛，最后也是放下了这些有所得的知见的刹那，开悟成道的。如果你一念放下，当下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

设有修得者，皆是生死业。

就算你修出神通、种种三昧，修出意生身，履水如地，身上出火，皆是有为法，皆是生死业，与解脱了无交涉。

不管你修出什么神通和境界来，就是修成释迦牟尼佛，那也是幻化相，是生死业，是有为之法。佛陀示现的八相成道只是度化众生的方便

法，不是实相。实相是没有人成佛，没有八相成道。所以说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黄檗禅师说，修出来的佛是声闻佛。三大阿僧祇劫修出来一个圆满佛，也只是个声闻佛，不是真如佛。禅宗所说的佛是无相的，是没有生灭的，不是修出来的，是本有的，是顿悟的，是空的，是不可得的。

因缘所成的佛，不是真佛。真佛只是性，是空，是无所有，是不可得。释迦牟尼佛是因缘所成，是和合出来的，不是真佛。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身，也是个相，是因缘和合出来的假相，不是不生不灭性。所以有一个来，有一个走，就不是真佛。真性是无来无去的。就算你修成圆满报身佛，也只是生死业。

你言六度万行齐修，我见皆是造业。

很多人都讲，一定要渐修，修行要有次第。迷的时候是这样讲，我们要修福，要修慧，要做功课，要消业，要修戒定慧，要发菩提心，要忏悔，要行六度。当你妄念不生的时候，就没有渐修和次第了，唯是一心，言下便了。没有什么理虽顿悟，事须渐除。真正悟道了，功夫做到了，所有的说法都是妄想。没有六度万行，也没有什么奢摩他、三摩钵提、禅那，这些都是名相。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一切法皆不可得。

求佛求法，即是造地狱业；求菩萨亦是造业；看经看教亦是造业——佛与祖师是无事人，所以有漏有为。

求成佛，想学法，想修行，见有法可修，有道可成，都是造地狱业。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求佛无上菩提，都是造业。看经看教，讲经说法，皆是造业。认为有法可得，修六度万行，自觉觉他，都是妄想，都是造业。佛与祖师是无事人，也不看经，也不看教，也不求佛，也不求菩提。若有所为，有所作，包括看经看教，都是有漏有为法，不能出生死。

所谓造业，就是心有所得，把佛所讲的文字之法当真了。当真了就是造业，看经看教就是为了挡眼。拿本书，坐树底下，人家过来一看，还挺认真的，以为是精进学习呢，其实只是遮阳的，用来轰苍蝇用的。拿一个小册子，写着传心法要四个字，打开一看，一个字都没有，全都是空白，这样看经才有少分相应。如果不是这样看经，在那里依文解义，

知解文字，看着看着就著进去了，那都是造业。所以说设教只为标心，若识心，典籍凭何可及？识得本心，经教就是一堆无用的文字。见到月亮了，手指就可以放下了，没有意义了。

无漏无为，为清净业。

什么才是不造业呢？才是清净的呢？以无求的心、无所得的心做一切事都不造业，都是清净的。无漏无为是清净业。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以无所得的心生活、做事、修行，都是无漏无为，都是清净的。有漏有为，是指前面所说的六度万行齐修，求佛求法，求菩萨等。而佛与祖师都是无事人，是无漏无为，是清净的。

真正的无漏是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不染著，并不是回避一切境界，那样又跑二乘境界里去了。所谓的戒律，并不是不做什么，也不是怕做什么，而是一切都没有障碍。做的时候不迷不染，不做的时候也不担心落入无为。不分别有为还是无为，所以真正的无为是无为无无为。不起有为无为之心，心无所住，才是真正的无漏无为。心无所住，即清净业。但有所住，有疑，即造业。

有一般瞎秃子，饱吃饭了，便坐禅观行，把捉念漏，不令放起，厌喧求静，是外道法。

有一些不会修行的出家人，因为没有正法眼，修行的见地错了，每天吃饱饭，便打坐观心，一直盯着自己的念头，一个念头都不让起，强压自己的心念，讨厌喧闹，喜爱寂静，这些都是外道法，不是真正的修行。如卧轮禅师的偈子：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看上去在做功夫，实际上是做错了功夫，被法所缚，不得自在。

明理之后，再坐禅行禅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一定是悟后起修，修而无所修，只是保护而已，假名为修。不会强压住自己的念头，而是于诸妄心亦不息灭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于无了知，不辨真实。知道如何正确牧牛，而不是一直看着念头，执著于转念，那样就做错了功夫。

如果不明理，就会守着自己的心不令念起，把没有念头当成无念。真正的无念是通达念性空，随便起念而不对治。很多修禅定的人就是因

为见地错误，通过观气脉，或者观呼吸，或者持咒，或者结手印，让自己的妄想歇下来，不让念起。厌喧求静，讨厌人多的地方，禅堂里有一点声音，立刻嗔心就起来了：这些人动静这么大，真讨厌，不跟你们坐了，我自己找个地方坐去。这样的人，坐得再久，入定再深，都没有修行，一个声音就把他从座上刺激下来了。求静就是贪求寂静的地方，过去声闻乘人都是在林间，在阿兰若，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打坐，怕受别人影响。

祖师云：你若住心看静，举心外照，摄心内澄，凝心入定，如是之流，皆是造作。

祖师云：你若住心看静，起心观照，有觉有照，收摄身心，令心安静，凝心入定，不令念起，这些都是妄想，都是造作。所谓系念乖真。此心本净，不需起心令净。若是凝心入定，亦是妄想，此心本定，不需更定。将心求心，将净入净者，都是造作，皆是打妄想。

六祖大师讲：住心看静，是病非禅。只要你不识得本心，起一个心，有所住，有所著，有觉，有照，有观，有想，摄心内澄，让心静下来，让心不动，这些全是造作，全是有为法。

是你如今如此听法的人，作么生拟修他、证他、庄严他？

你目前正听法的这个心，这个性，是无形无相的，是无为的，是离一切相的，你怎么修他？怎么证他？怎么庄严他？怎么增减他？怎么修、怎么证都是妄想。此性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，不属生灭，无能无所，无依无为。一切法更庄严不了，一切行皆是徒劳妄为。

渠且不是修的物，不是庄严得的物。

他不是修的物，无法庄严。渠是他的意思，指我们的本性。本性不是庄严得的物。真正的庄严本自具足，无作无为，无心无住。

若教他庄严，一切物即庄严得，你且莫错！

如果庄严本性，本性就成了有法。本性是无为法，无法可得，如同虚空，庄严不得。若能庄严本性，即一切物皆可庄严。不要搞错了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不可庄严。

道流！你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，为是真道，是善知识不思议，我是凡夫心，不敢测度他老宿。瞎屙生！

有些学人看到一些善知识讲法讲得头头是道，是他以前没听过的，就觉得特别的好，就把这些老师口里所讲的东西当成真的了，认为是真道，认为那个就是修行了。还会说：这个善知识太厉害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是一个凡夫，我可不敢轻易评价善知识，也不敢测度他到了哪个境界，总之，他讲的一定是对的。这样的人，会把善知识神圣化，认为一些老师有他心通，有神通，知道自己心里怎么想的，还会有其它的能力。这都是盲信，不是正信。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都愿意去学一些课程，甚至花钱去学一些课程，去听一些讲座，看一些直播？因为现在讲这些东西的人特别多，都是停留在口说上面。就算有些实修，也都是盲修瞎练，把一些有为的功夫当成真功夫，把错误的知见当成解脱知见。

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讲法的人，理讲得特别好，但是真正的实修跟不上。口说般若的人非常多，很少有人去真正地实修，去做息虑忘缘的功课，去练习牧牛，去练习离念，去转所依，去独处，跟家人保持距离，少欲知足。很少有人能提到这些。

如果一个老师自己没有去实修，不知道实修的重要性，自己只是会讲，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善知识，不能引导众生真正出离生死。但是学人无知，听到什么道理，就认为讲得太好了。哇！这个人真厉害，肯定是大成就者，不可思议。我是个凡夫，我可不敢随意地评价他。临济骂这些人是瞎子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没有择法眼，听到什么都以为是对的。

你一生只作这个见解，辜负这一双眼。

如果你这一辈子总是觉得别人修得好，自己不行，就白白辜负了这一双本来清净的法眼。

冷噤噤地，如冻凌上驴驹相似。

你这么没有自信，就像冬天一头站在冰上瑟瑟发抖的驴一样。很多人学法没有主见，没有胆识，总是觉得别人修得好，吓吓唧唧的，缩头缩尾，就像一个冻狗子似的。

我不敢毁善知识，怕生口业。

明明知道对方讲的东西不对劲，但是怕造口业，不敢说对方。

道流！夫大善知识，始敢毁佛毁祖，是非天下，排斥三藏教，骂辱诸小儿，向逆顺中觅人。

真正的大善知识敢呵佛骂祖，是非天下，不怕造口业。见性的人连佛陀的经教都会排斥和嘲讽，更有什么不敢评论的。不管你的名气有多大，只要没见性，在祖师那里，都是无智小儿，可以随便编排。大善知识会在顺境和逆境中寻找真正的修行人。能接住祖师谩骂和各种考验的人，才能堪为法器。

大善知识不会为了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，什么也不说，谁也不评论。看到众生跟着邪见人修行，就会指出来，令其远离邪见。

呵佛骂祖要属德山、云门、临济这些禅宗祖师们。什么佛是干屎橛，佛经是拭不净纸。禅宗祖师们编排佛、辱骂佛一个比一个厉害。云门禅师说：释迦牟尼佛刚生下来七天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说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’，我当时要见到，一棒子打死喂狗去，图天下人太平。谁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？禅师们敢讲。

佛陀是天人师，一切众生无不敬佛。但众生对佛陀这个相过于尊崇，才产生了各种迷信的思想。没有人敢怀疑佛陀，或者不恭敬佛陀。但是云门禅师却说，我要看见佛陀刚生下来就在那里故弄玄虚，直接打死喂狗了。

是非天下，知道谁是开悟的，谁没开悟，敢于说他们的是非，敢于评论他们。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气，都敢于讲他有没有开悟。

我早期讲法，把大家公认开悟见性的人全都给否了。古代的，什么澄观国师、圭峰宗密、智者大师、慧远大师，明清的莲池大师、满益大师、紫柏尊者，近现代的印光大师、宣化上人、慧律法师、净空法师、元音老人、湛愚老人，都不是真正开悟见性的人。尤其最后这两个人，更是迷惑了很多。我不否认这些人是大修行人，但是若论真正见性，了无交涉。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，被公认开悟的人，但是如果从禅宗的角度讲，都不是真正的见性。他们还不会末后一句，不会向上一路。甚

至有的人都不知道有向上一路。近现代也只有憨山德清、虚云老和尚是见性的人。更别提那些没有那么大名气的人，连边儿都沾不上。这是敢是非天下。

排斥三藏教，就是敢于批评三藏十二部。德山说佛经都是擦屁股纸。我也经常讲《金刚经》是伪经。很多人一听，就害怕了。

骂辱诸小儿。大家公认的高僧大德，可能在禅师祖师眼里就是一个小儿，傻子，瞎子。众生没有正眼，他识别不出来，随便一个讲法的，他都会以为是开悟的。更别说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师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以为全是开悟的。用祖师的标准来看，都没有见性。你必须自己真正见性，才知道谁是见性的，谁没见性。过去我说得比较多，现在也懒得说了。众生各有各的因缘，点到为止，不可执著。

什么是向逆顺中觅人？你觉得他是开悟的，大善知识知道他没有开悟。你以为没开悟的，人家有法眼的一看，这个才是开悟的人。你觉得这个人持戒精严，相好庄严，有威仪，让人看了就生欢喜，他可能是个糊涂蛋。你看到这个人不拘小节，胡子拉碴，出家人也不穿僧衣，也不随众做课，他有可能是大善知识。所以这叫向逆顺中觅人，不会以貌取人。

我们看五祖会下有很多学法人，来了个六祖，个儿也矮，其貌不扬，又是南蛮子，还不识字。一般人看到他，不会把他当成大修行人，也不相信他见性了。但是五祖有慧眼，问他几句，就知道六祖已经明了心性。这就叫向逆顺中觅人。

寒山拾得在国清寺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俩又疯又傻，但是丰干知道他们是悟道之人。四祖去见牛头法融禅师，到了山底一个寺庙，看到很多僧人，就问其中一个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道人？”那个人一听就生气了：“我们这么多出家人，哪个不是道人？”四祖反问了一句：“哪个是道人？”这一反问，那个人也算诚实，扪心自问，到现在还稀里糊涂，确实，不能算是道人。只得说：“山上有一个，见人也不礼拜，也不问讯，也不持戒，也不诵经，难道你要找他？”四祖一听，我找的就是他。这就是向逆顺中觅人。所以永嘉大师讲：逆行顺行天莫测。真正成就的，悟道的，开悟的人，他不会拘泥于形式，不会著相修行。

所以我于十二年中，求一个业性如芥子许不可得。

十二年中，是指十二入，六根、六尘。于十二入中，找不到如芥子许的罪性可得。业性其实就是罪、业报。《维摩诘经》里边讲：业不住内，不住外，不住中间。但是你老害怕造业，老害怕生死，老害怕轮回。你越害怕，越造业，越轮回。谁在害怕？有这么一个害怕的人吗？谁在造业？什么是业？这些都是妄想，都是心生了住著才有。反思这个害怕的不可得，就解脱了。

若似新妇子禅师，便即怕趁出院不与饭吃，不安不乐。

有些修行人，心量狭小，出家不是为了解脱，而是找个地方有吃有住就可以了。临济形容这些出家人就像刚结婚的小媳妇一样，颤颤惊惊，总怕犯了错误被赶出家门。一旦被赶出去，整天忧心忡忡、闷闷不乐，担心以后活不了。

禅师本来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心中没有任何挂碍和住著。但是如果不了达诸法实相，没有修行，心里有所求，有所依，就会胆胆怯怯，总怕说错话、做错事，担心被寺院住持赶出去，没饭吃了。离开了寺院，会非常恐慌。

自古先辈，到处人不信，被递出始知是贵。

而自古先辈，那些大修行人，到了寺院，一般都不被人信，没有人相信他们是大修行人。因为众生著相，而大修行人都是不修边幅，邋邋遢遢，行事不拘小节，又不按常理行事，所以会被人误解没有修行。

大修行人到了哪儿，都是率性而为，不怕被赶出，他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心里也没有什么如法不如法的，没有条条框框，都是天真自在，做一件事情也不会偷偷摸摸的，更不会疑神疑鬼，都是我行我素，洒脱自在。但正是因为他们不拘小节，那些执著戒律，执著威仪的人就看不顺眼，说他们是疯子、傻子，不正常。

就像《诸法无行经》里讲到，有威仪比丘看到净威仪天天跟居士们混在一起，在外面吃饭，不住寺院，一点都不像个修行人。认为修行人就要住寺院，天天诵戒、持戒、走正步，才是修行。所以起了诽谤心，最后堕于地狱，受无量苦。

递出，就是赶出去。始知是贵。这个人被赶出去了，多年之后，人们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大修行人。达摩见梁武帝，因为相谈不合，达摩离开了。宝志公禅师对梁武帝说，达摩是观音大士再来，梁武帝想派人去追，为时已晚。达摩已过江。观音就站在梁武帝面前，就是因为不合他心意，他就认不出面前的人是大修行人。佛菩萨都来到自己面前，还是不认识，因为著相。梁武帝问达摩：朕做了很多善事，有没有功德？达摩说：没有功德。为什么没有功德？因为那都是有为法，是生死业。祖师说话直来直去，就算你是皇帝，我该说什么也要说什么。一句并无功德，让梁武帝大为不快。祖师破我们的相，我们自己看不懂，还认为对方有问题。

若到处人尽肯，堪作什么！

如果你到哪儿，都被人称赞，你能有什么修行？凡夫老百姓一般都著相，看到你有神通，就说你是大修行人。看到你会打坐，认为你是有修行人。看到你会读经，认为你是有修行人。看到你会持咒，会送往生，会放生，会做法会，会搞各种各样的佛事，认为你是有修行人。这都是凡夫俗子心目中有修行人的样子，而实际上，这些都不是修行，都是搞怪，都是迷信。如果你到了哪儿，都被人认可，你一定是搞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否则老百姓怎么可能知道你是大修行人。

老百姓就看你外表的样子，他不会了解你怎么牧牛，怎么离念，怎么不住。他们不懂得真正的修行。你行一些善法，搞一些募捐，做些好事，他们会到处说你是大修行人。如果到处都被人称赞，被人说是大修行人，未必是真有修行。

所以师子一吼，野干脑裂。

真正的大修行人，一讲法，一说话，就震裂你的三观，就像狮子吼一样，小根小叶的人一听，吓坏了。悟道的人说法，不跟你在那里弯弯绕，也不给你和稀泥，他会讲实相，大家一听都吓死了。学佛原来是灭佛，就这一个题目，把很多人都吓得不行了。这是佛弟子吗？明明是出家人，说自己不是佛弟子，说他不是佛教徒。这一句话就吓到多少人。那篇文章里一百多条评论，六十多条都是否定的，所以不说则已，一说就吓死人。

第八讲

道流！诸方说有道可修，有法可证，你说证何法？修何道？

诸修行人，诸方善知识都说有道可修，有法可证，你说要证什么法？修什么道？法本法无法，要证什么？道体本来空，要修什么道？

自古以来都是这样，总会有很多人讲修证，讲修禅定，讲要修出各种境界才是成就。要证悟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感受才算是开悟。要体验到什么，要经历身体的变化，身体的气脉要全部通才能见性，这些都是外道法，都是不识本心，都著在了身体、境界上边，都不出心意识的妄想。

所有的修证都还在能所里，都是识心的妄计。

真正能够入祖师门下的人并不多。修行人都被头脑意识所骗，因为心意识太快了，它创造一切概念，创造一切幻境，刹那一切法相就出现了。八识没有转四智的时候，没有转所依的时候，就会被无始以来取自心境界的习气所骗。

你今用处欠少什么物？修补何处？

你现在一切使用自在，一丝一毫都不缺少，你要修补什么？你的本性从来都是圆满的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你一起修的心，就盖住了本来清净圆满的自性。六祖大师说：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净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

我端个水杯喝水，这需要修吗？天生就会。我走路，说话，看东西，这些天天都在用，自然而然，根本就不用起心。渴了端起水杯就喝了，我修什么？证什么？做一切事，不生做想，才是真正的修证。说修只是方便说，实在无法可修。如果你学其它法门，谁会端个杯子就开悟了，不可能。但是禅宗就是这样，非常简单。别解释，别生用想，难就难在这儿。因为意识心会立刻就生一个解，定义它，哦！原来这就是啊！明明已经是，非要加一个原来这就是！已经过去了，不需要来一个这就是。所以，后加的所有定义，都是画蛇添足。

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禅宗祖师留下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并没有真明白，都在意识里做活计，也说当下就是，但是不会什么是当下。总是在头脑

里定义当下、解释当下，不知当下是用的，是不住的。现在很多人讲法，都会讲一切都是它，从来没离开它，但一直都在知解里，就是不会用。只会讲这个，向上那个就不会讲了。问我怎么修行，我一回头，他就不会了。问我怎么开悟，我伸个腿，他就不会了。一问个人怎么投胎的？他就愣在那里，不知怎么应对了。只会讲一个六根门头放光，处处都没离开它，真正用起来就有了滞碍。所以这些知见都是鹦鹉学舌，不会用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说个一切都是它，并不能解脱。说个当下就是，毫无意义。祖师那样讲只是形容、是方便，它不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中秋一轮月高悬。

后生小阿师不会，便即信这般野狐精魅，许他说事，系缚他人。

后生小阿师就是那些年轻的刚出家的比丘或僧人，他们不了解宗门的東西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见性，所以就被这些糊里糊涂的人给骗了。就相信了这些野狐精魅讲的境界和知见，越修越偏。野狐精魅就是讲境界的，讲有修有证的。许他说事，信了他说的这些，不知不觉就被他系缚住了。

言道：理行相应，护惜三业，始得成佛。如此说者，如春细雨。

这些不明白的人会对人说：修行要理行相应，要善护身口意三业，才能成佛。他们所说的理行相应，其实是偏重修行境界和修证功夫。理没悟透，行都是盲修瞎练。不见性，所有的功夫都是白做，所有的境界都是妄想。说要理行相应，要护惜身口意三业，好好持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成慧，这样才能成佛。这些人处处谨小慎微，总怕造业，也这样教别人，不能起贪心，不能犯嗔，不能愚痴，要多读经，不要看任何世间的文字。一个修行人心中有各种知见和挂碍，还有身口意的相，是没办法解脱的。带大众修行，也不敢呵斥学人，只知道哄弟子，弟子明明做错了事，怕造业不敢说。这样教别人的老师太多了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多。

还有一些人会说，开悟见性不是真正成佛，那只是理上成佛，后面还要修，还要证，还要经历许多劫才能修成圆满报身佛。要具足佛的德能和神通，才是真正成佛。这样一讲，就露出马脚了，说明还没有见性。禅宗的见地是，见性即是佛，不是修出一个佛来。见性即成佛，不是有

一个佛可成，而是认识到性即是佛，佛不是修造出来的，而是悟得本性的圆满。禅宗也讲悟后起修，但是悟后起修，不是修出什么来，不是有法可修，而是善护念，不再去染污，不再去盲修瞎练，不再造作，不再心向外驰。不是修出来一个佛，而是不再起任何修证的心。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见地。

古人云：路逢达道人，第一莫向道。

古人说，如果你与一个真正悟道的人相遇，你在他身上是看不到任何修道的心。你也不要跟他讲道，也不要问他道，他也不会给你讲。任何道理都是多余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会让你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过去龙潭崇信禅师在天皇道悟禅师那里学法，学了三年，天皇道悟禅师什么也没教他。他想离开，天皇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离开？”龙潭崇信禅师说：

“我在您这里待了三年，您也不为我说法。”天皇说：“我怎么不为你说法了？你端茶来，我喝茶。你向我合掌，我向你低头。你问好，我回应。这何处不是佛法呢？”龙潭崇信一听，言下有悟。所以，真正的大修行人，不再执著任何形式上的修行，也不会给你讲一堆空泛的道理，而是直接做给你看，启发你怎么去行。当然，有的人因为内心有执著，总是在头脑里做活计，在妄念中想开悟见性，祖师每天的开示他完全不明白，当面错过，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不是祖师不给他讲法。

那些明白的禅师见一面，不会再讲任何佛法的道理，他们会心一笑，可能都不会坐下来，直接就走过去了。佛法的大道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处，完全没必要去讲。落入文字语言，是不得已的方便法，若是利根人，大喝一声，或直接推出去，可能就见性了。平时悟道的人在一起，最多是讲讲上午吃的什么？今年地里的收成怎么样？抬头看看天，手里拿个木杖这儿敲一下，那儿敲一下，只会讲些最平常的事。相反，一见面就论道的人，都是那些还没得道，或执著于修行的人。

所以言：若人修道道不行，万般邪境竞头生。智剑出来无一物，明头未显暗头明。

所以说：如果人起了修道的心，反而离开了道。因这一念心，各种执著和境界都会出现。真正明白的人，妄念一起，就会看到，连转的痕迹都没有，就过去了。开悟的人，不会执著一个明和觉，相反，而是在

那些看上去是迷的地方，是未悟的地方，直用直行，心无所住，悟了同未悟，故云：明头未显暗头明。在你认为需要觉的地方，需要体证的地方，他会放过，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觉可得；在你认为是无明，是不觉的地方，是妄想和烦恼的地方，他知道那里才是真正悟道的地方。

真正的修道人不会再有修道的意识，他不会起我在修行，我在修道，我开悟了的心。这些心念都不会有。如果你还在起修道的心，就把道盖上了，反而错失了道。所以云：众生心生则佛法灭。

万般邪境都是因为你一个妄念生起来，没有觉察，随之就生出了种种境界，种种执著。竞头生就是妄念争先恐后地出现。为什么有人在打坐过程会出现种种境界？因为心里求的东西太多了。

智剑出来无一物。你真正见性了，就知道没有法可得，没有能所。智慧一生起来，所有的境就破掉了，就能离相。明头未显暗头明。六祖大师说：若于转处不留情，繁兴永处那伽定。永嘉大师说：逆行顺行天莫测。会修的人，他们转念和不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开悟的人碰到就转，不会住著于任何境界。表面上看怎么也不像开悟的人，就是凡夫一个，也没修什么法，也不做功课，但是他的心自在灵动，不住明暗，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总是抓不住他。

所以古人云：平常心是道。

平常心是什么？不仅没有世俗的心，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染著心，对佛法的执著也完全断除了，只是回到原来，看上去跟凡夫一模一样。不执著世间法，也不执著出世间法，以平常心过平常日子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道。居一切时不起妄心，没有生一个我要修法，我要证悟，我要断烦恼，我要证真如的心。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。求真断妄的心都不再起，只是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，才是真正的道。有的人一学佛，一修行后，连人都会不会做了，总是做反常的事，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；这也不如法，那也不如法；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；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。就他厉害，就他明白，就他一个人是大修行人，依佛教导，处处用佛法量别人，搞得所有人都远离他。

所以说，真正学明白的人，一定要把佛法放下，做回一个平常人。学佛先学不平常，最后要回归平常。古人很多诗偈都表明了平常心才是真道。正所谓“道人一种平怀处，云在青天影在波。”

学禅宗要有一颗平常心，平常心就是真实心，就是实相心，就是平等心，就是无分别心。一个悟道者做事情跟身边的人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不一样，只是用心不一样了。你也吃饭，他也吃饭。你吃饭时不专注，他认真吃饭。你瞌睡，他也瞌睡。你瞌睡完了，对未来有忧虑。他瞌睡完了，直接倒床上又睡了。

有人到我的寺庙里来，抽个烟，带着荤食，在寺院里跑跳、打闹，我不会说：这是清净之地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喧哗什么的。随便，你抽一盒我都不管你。修行人不能把自己和其他人隔开，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神圣庄严，谁都够不到你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所以说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真的太宝贵了，它一定是洗尽铅华，返璞归真。所有的修行都放下了，连成佛、开悟、见性都放下了。所有的有求心歇下来，就得道了。歇下来才发现修行觉悟这么简单啊，原来尼姑是女人做的。

大德！觅什么物？

大德！你还找个什么法。本来就无法可修，也不要执著无法，法与无法的心都不要生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一切清净，一切完美。丝毫修的心、找的心都不需要有。一切现成，一切圆满。

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，历历地分明，未曾欠少。

临济禅师继续说：你现在听法的这个心，一直能听能见能闻的这个作用，它是一个无依道人，它没有任何的形象、状态，它清清楚楚，不生不灭，未曾欠少任何东西。修行只需要悟到本性圆满，无少法可修可得，可除可断，妄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如果起心，看到一转，又回到清净中。如是转念，假名修行。

你若欲得与祖佛不别，但如是见，不用疑误。

如果你想要跟佛祖一样，要有这样的见地，直用直行，不要有丝毫疑惑。直用直行而不生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做分别想。一疑一想，一生心住著，我这对吗？就成真凡夫了。不动念的时候凡夫在那儿？祖师

又在哪儿？疑心一起，分别心一生，法就出来了，各种想法就入了心，清净本性就被这一念妄想盖住了。

你心心不异，名之活祖。

你念念之中都没生妄想心、分别心，都没有心上生心没有知上立知，即是活祖师。

心若有异，则性相别。

分别心一生，一著相，一生心，一动念，心就有所住。心有所住，性相就分开了。古人云：拟心开口隔山河，寂寞无言也被呵。毕竟如何？毕竟是打妄想。本来一如，妄心一生，反而不如。

心不异故，即性相不别。

没起心的时候，直用直行的时候，即性相一如，浑然一体，无一切法。寒山大师说：心不逐诸缘，意根不妄起。心意不生时，内外无余事。

问：如何是心心不异处？师云：你拟问，早异了也，性相各分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心心不异处？临济禅师说：你这一问，心上就生心了，早就异了。所以修行就是看好第一念，不要被第一念的问题带走。众生所有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没有觉察，相信了自己的问题，再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被带到了虚妄的轮回和问题里。就算解决了问题，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。

道流莫错！世出世诸法，皆无自性，亦无生性，但有空名，名字亦空。

道流，不要错用心，不要无端生起各种知见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无自性，都是名相、光影，本自无生，本没有生灭，只是一个空名。这个名字也是空的，也不要执著这个名字。但能一切时中，妄心不起，即得相应。

你这么认他闲名为实，大错了也！

你把这个空名当成真的了，把佛与祖师讲的东西当成真的了，这是大错特错。祖佛所说，都是一期治病之药，非有实法可得。不可执著任

何说法，本来无法，引导众生不得已付诸文字，不可执著文字，生种种定解。是你自己赋予了名字各种各样的意义，产生了执著，作各种分别，所以迷失了本有的真性。把无法可得的涅槃、真如都当成真的了，把烦恼、贪嗔痴、戒定慧这些法也都当成真的了，大错了也。

设有，皆是依变之境，有个菩提依，涅槃依，解脱依，三身依，境智依，菩萨依，佛依。

就算有一法无比殊胜，就算真如、实际，也是依识而变的一个假名，并非有法名真如，名实际。什么是依变？就是从识心里出来的虚妄之境。识心一动，生出一个相来，或者呈现出一个境来，你一分别，一住著，相就出来了。这些都是依变之境，都是有为生灭的东西。菩提依、涅槃依、解脱依、法身依、报身依、化身依、境智依、菩萨依、佛依，这些都是名相，都虚妄不实，并没有实法。没有一个法不是从识变出来的。

你向依变国土中觅什么物？

你向识心妄想中找什么东西？就算找到，都是假的。我要成佛，我要开悟，我要证道，这些全是妄想。佛也是个幻境，佛是个相，是个概念，是个妄想。你到妄想里去求真实，永远求不到。心一歇下来，就在作佛，假名成佛。

乃至三乘十二分教，皆是拭不净故纸。

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文字，都是擦屁股纸，只是一堆废纸，没有任何实义。但有什么意义，都是妄想心赋予的意义。

佛是幻化身，祖是老比丘。你还是娘生已否？

佛是假的，祖只是个老比丘，你认识真实的你吗？你只认个佛，认个祖为真实，你认识真实的自己吗？若识得自己，才是真佛、真祖。

你若求佛，即被佛魔摄；你若求祖，即被祖魔缚。

若不识自心是佛，就会向外求佛。你如果向外求佛，就变成了佛魔；你求祖，就是祖魔；你求开悟就是开悟魔，你求见性就是见性魔，你求解脱就是解脱魔。你求什么，就成什么魔。求即是魔，非离求别有魔也。

魔就是一念有求之心，不停歇的心，造作的心。寒山大师说：回心便是佛，莫向外头看。向外找的心一停，就成了本佛。

你若求有求皆苦，不如无求。

只要你还有求，就会受苦。有求的心不停，就会在空中忙碌，白白受苦。不如无事待着。就算成佛作祖、开悟见性，都是苦事，不如无求无事最第一。

有一般秃比丘，向学人道：佛是究竟，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满，方始成道。

有一些迷惑颠倒的出家人，看到有人来问法，就告诉别人：成佛才是究竟，要想成佛，就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福慧圆满，才能成佛。

自古以来一直有很多人这么讲，认为就算是学禅宗，见性了，刚是见道位，只是理上成佛，还要修六度万行，还要圆满佛的十波罗蜜，十八不共法，最后始得真正成佛。这样讲都是不识本心，都是错误的知见。

道流！你若道佛是究竟，缘什么八十年后向拘尸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？佛今何在？

道流！如果你说释迦佛是圆满究竟的，为什么八十年后，佛要到拘尸罗城双林树间示现涅槃呢？他现在又在哪儿呢？你说佛是究竟，究竟的东西应该是不生灭的，为什么这个相就没了呢？

明知与我生死不别。

明明佛跟我们一样，是有为幻化生灭之法，是不究竟的。

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，转轮圣王应是如来，明知是幻化。

如果你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，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他应是佛了。他只是个相，是识心幻化的假相，根本不是佛。

古人云：如来举身相，为顺世间情，恐人生断见，权且立虚名，假言三十二，八十也空声。有身非觉体，无相乃真形。

傅大士说：如来举身相，为顺世间情。如来在这个世间示现圆满报身成佛，是为了度化世间初学的众生，为了随顺世间人的智慧而显现的

这么一个相。众生不能言下悟入诸法实相，只能先从相上的佛法开始修行，从方便有为法而悟入无为法。没有这样一个相，众生于佛法不得信入。

恐人生断见。如果不示现这样一个相的话，一上来讲空讲无所有，大家都堕到断灭见里。一上来就讲没有佛，没有人理解，也没有人相信。说自己成佛了，又告诉我们没佛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权且立虚名。所以就立了一个佛的假名，施設各种方便有为之教。假言三十二，三十二相是假名。八十也空声，八十随形好也是个空名。有身非觉体，身体不是真实的身体，只是个幻相，法身是无相的。有身非真身，无相乃真形。

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议，一切诸天、神仙、阿修罗、大力鬼亦有神通，应是佛否？

你说佛有六种神通，是不可思议的。诸天、神仙、阿修罗、大力鬼都有神通，他们难道也是佛？六通都是有为法，有六通的并不是佛，佛无少法可得。通达一切法都不可得才是真正的神通。

道流莫错！只如阿修罗与天帝释战，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入藕丝孔中藏，莫是圣否？

修行人啊，修行的见地不能弄错。阿修罗与天帝释打仗，打败了，领着八万四千眷属藏在了藕丝的孔中，他有如是神通，难道他是圣人吗？难道他成佛了吗？

如山僧所举，皆是业通依通。

我举的这些例子，这些行为，这些神通，都是业力上的神通，都是无明妄想力所现的一个作用，不是真正的神通。这些都是有为法，是有所依的，是识的境界，都是在相法里。

夫如佛六通者不然，入色界不被色惑，入声界不被声惑，入香界不被香惑，入味界不被味惑，入触界不被触惑，入法界不被法惑。

佛的六通则不然。佛的六通是什么？入色界不被色惑，入声界不被声惑，入香界不被香惑，入味界不被味惑，入触界不被触惑，入法界不被法惑。这才是佛的六通，是真正的六神通。通达本性无一法可得，是

真神通。通达一切法如梦如幻，本自圆通，是真神通。通达无法可通，是真神通。

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，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。

真正通达了六尘本空，不能系缚无依本性，才是真正的神通。

虽是五蕴漏质，便是地行神通。

虽然你并没有证得声闻阿罗汉外道鬼神的六通，还被五蕴幻质所累，还是一个凡夫身，还有漏，有淫欲，有贪嗔痴习气，但是只要你通达无法可得，不住一切法，你就是地行神通。什么叫地行神通？你是一个行走在地上的神圣，虽现凡夫相，已经成圣成佛了。你的心智于一切法都没有障碍，虽然你还在地上行走，但是你有了真正的神通。你不用有神足通，不用能飞，不用有宿命通、他心通，你获得了真正的神通。

道流！真佛无形，真法无相。

道流！真佛是无形的，真法是无相的。真正的佛是无形的自心佛，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佛；真正的法是无相的心法，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是心法。

你只么幻化上头作模作样，设求得者，皆是野狐精魅，并不是真佛，是外道见解。

你若不识自心佛，只是在幻化的境界上修来修去，装模作样，就算你修成了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证得了什么，也是一个野狐精魅，都是在相上做怪，不是真佛。你所有的见解，只是外道见解。就算你修出神通，修出相好庄严，证得各种清净境界，都是幻境，非是实相。实相之法，没有任何境界可得。

夫如真学道人，并不取佛，不取菩萨罗汉，不取三界殊胜。

真正的学道之人，不取佛的境界，不取菩萨的境界，不取罗汉的境界，不取三界任何殊胜的境界。但有境界，都不执取。《华严经》讲：无境界境界，是如来境界。

迥然独脱，不与物拘。乾坤倒覆，我更不疑。

超一切境，不住一切法，不被任何境任何法所拘。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物即一切法，一切法一切境都拘他不得，一切业都拘他不得。就算天地倒过来，也不会有任何疑惑。就算十方佛出现在面前说你错了，也不会怀疑。要到如是地步方能做主。

十方诸佛现前，无一念心喜；三涂地狱顿现，无一念心怖。

就算十方佛出现在你面前，都不会有一念喜心；三涂地狱境界现前，也不会有一念惧怕之心。为什么？十方佛是相，地狱境是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须有如是功夫，方不得被任何境界所瞒。

修行过程中见到佛的相不代表什么。如果说代表什么，只是代表你对佛还有执著，见了佛相还会生欢喜心，所以会现这样的相在你面前。不仅对殊胜的相不生欢喜心，对恐怖的相也不生畏惧心，知道它们都是妄想分别出来的，心无所住，就不会被缚。

缘何如此？我见诸法空相，变即有，不变即无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所以梦幻空花，何劳把捉。

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诸法空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变即有，什么叫变？心生就是变，心生即有，心不生即无。三界唯心，三界一切法都是心识所现，都是生心动念才有一切法。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若不生，三界不叫三界。没有什么境与相、体与用，这些都是虚妄名相。万法唯识，一切法都是从识而有，识生一切法，心造一切境。所以梦幻空花，何劳把捉。一切法如梦幻空花，并非实有。把握不到，求不得，也离不得，本来无所有。

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的人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入三涂地狱如游园观，入饿鬼畜生而不受报。

只有目前这个正在起用的性，这个正在作用的智慧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不生不灭，有无量神通妙用，能入一切境界而无沮坏。进火里也烧不灭，入水里也淹不死，入三恶道、入地狱如游园观，入恶道而不受苦报。法身能示现入地狱道，来往于六道之间，就像游览花园一样自由自在，没有任何阻碍。为什么入恶道而不受报？受报是我们的妄想，

是意识心的分别和住著。本性无住，不受任何报，它不会染污，从来也不会迷。

缘何如此？无嫌底法。你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沉浮。

为什么这样？没有别的原因，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，实相如此。所有受报造业的观念都是妄想心生的。如果你爱圣憎凡，因为这一念分别，就会在生死海里沉浮。凡圣是虚妄相，是不真实的，如果执著成圣而厌恶凡夫，这念分别心正是生死之心。

如果你还在相上分别他有修行，他没修行，这是凡夫，这是成圣，这是菩萨，这是外道，这还在生死轮回的妄念里转。生死轮回的这个根，恰恰就是因为这念分别心。所以《信心铭》云：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拣择就是爱圣憎凡，喜欢好的厌恶坏的，爱俊的嫌丑的，爱聪明的厌愚笨的，爱有钱的讨厌穷的，爱尊贵的厌恶卑微的，这些都是生死心。

烦恼由心故有，无心烦恼何拘。

烦恼是因为生心才有。若不生心，就不会被烦恼所拘。境不恼人，心自恼人。事不害人，心自害人。因缘不会伤害到你，是你对因缘的抗拒和厌恶让你感到不如意，是你的执著在伤害自己。如果没有执著，没有有所得心，没有得失心，没有贪求心，又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叫烦恼呢？烦恼都是心有住了，才有烦恼。

不劳分别取相，自然得道须臾。

修行简单至极，一个念都不用动，只要能于一切境、一切相不妄生分别，不取著，须臾就能得道。理虽如是，但是真正能做到不取相、不分别，还是要通过练习，平时要学会善护念。古时学法之人悟道之后，祖师都会嘱咐学人一句话：善自护持。就是善护念，莫取相。一切相生心动念才有。妄念不生，境相自无。得道就在须臾之间，但能心无所住，一举手一抬足，就得道了。

你拟傍家波波地学得。

拟，就是打算。傍家，就是向别人那里去求法。波波地，就是到处走。大珠慧海来见马祖，马祖问：你来干什么？大珠说：我来求佛。马

祖说：自家珍宝不顾，波波地傍家到处走，跑我这儿来要佛要法，我这儿一物也无，你若回光返照，一切圆满具足。大珠一听就悟了。

众生之所以不能悟道，就是不知不觉起心向外驰，向别人那里找东西、学东西，不知息念忘虑，回心自看，一切具足。

于三祇劫中终归生死。

你从别人那里学得的，就算三大阿僧祇劫学来的，都是有为法，终归生死。不知本有清静之性，无少法可得。向外求来的，就算成佛，也是生灭的。

不如无事向丛林中床角头交脚坐。

这里学那里学，不如无事找个地方，在禅床上腿儿一盘，坐在那儿老老实实歇着，这样做最省事儿。直接休息，一物不为，这是最上乘的法。根本就没有法可修，没有法可得。

道流！如诸方有学人来，主客相见了，便有一句子语辨前头。

临济祖师继续开示：如果从别的地方有学人来，学人和善知识相见后，会讲一句机语话，勘辨善知识会不会修行。

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，向善知识口角头撞过，看你识不识。

学人拈出一个机权语路，一个虚妄语境，扔到善知识面前，看他怎么反应。什么叫机权语路啊？就是一个话头，或一个难回答的问题，现在讲就是挖个坑，看你会不会掉里头。比如说：如何是第一义？什么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？或者说出一个公案来，问对方：您能给我讲一下什么是麻三斤吗？学人自己早就明白了，就是要考善知识。如果善知识自己没有悟，就不会回答，就会被学人识破。学人扔出一个假境，把善知识骗了。为什么叫口角头撞过？形容问题非常难以回答。

你若识得是境，把得便抛向坑子里。

如果善知识知道这是个境，不理睬它即可。把得便抛向坑子里，直接就闪开这个问题，问个别的问题，就过了这个境。比如学人问：如何是大涅槃？善知识会说：大涅槃且置，你还有手脚也无？一个反问，就躲开了对方的问题。

学人便即寻常，然后便索善知识语，依前夺之。

学人听到这样的回答，也不惊讶，反应很平常。继续说：手脚健在，还请师父回答“如何是大涅槃？”学人继续追问。善知识仍不会被骗，还是像刚才那样，将他的问题扔到一边，说：宽宽大道不肯走，非要入他羊肠路。

学人云：上智哉！

学人两次问问题都被善知识识破，所以不得不称赞：真是大智慧，是大善知识。

是大善知识即云：你大不识好恶！

善知识不会被学人的赞叹所骗，说：你别那么不识好恶！说什么上智哉！不会因为对方赞叹自己，就会对他和颜悦色。你问题也问过了，该轮到我要呵斥你了。《诸法无行经》中文殊师利讲过不动种性之后，诸天子都赞叹文殊师利是无碍师利，是不二师利，是无上师利。文殊师利说：止！止！我非如汝所说，我是贪欲师利，嗔恚师利，愚痴师利。

如善知识，把出个境块子，向学人面前弄。

这时候，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，不会就此罢休。他会用一个境来考学人，说一句话，或问一个问题来考学人。你考过我了，该我考你了。

前人辨得了，不作主，不受境惑。

如果这个人能够识别出来这是个境，不被对方作主，就不会被这个境惑。

善知识便即现半身，学人便喝。

善知识就随便说一句。现半身就是话里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，来应对学人。这时候学人便喝。学人看出来，知道对方是骗我，给我设一个机关，想骗我进去，但是我知道了，所以就喝。

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路中摆扑。

这时候善知识装模作样，继续骗学人，说些不相关的话，不肯认输。

学人云：不识好恶老秃奴！

学人看出这个善知识想在那儿和稀泥，故意拖泥带水，就骂善知识是老秃奴，不要在那里装腔做势。

善知识叹曰：真正道流！

善知识经过几番试探对方后，就会赞叹学人：真正道流！这样才是学法之人。永嘉大师和六祖大师有一段对话，经过几番的考验，六祖最后赞叹永嘉：如是，如是，可少留一宿。

如诸方善知识，不辨邪正，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，瞎老师便与他解说，被他学人骂着，便把棒打他，言无礼度。

前面所讲的是真正的作家相见，不管是学人也好，善知识也好，不会掉入对方的境界中。而其他的善知识，不辨邪正的有很多。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，不具眼的老师便为他依文解说。学人明白，知道善知识不会，便骂他。善知识执著自己的身份，被骂了不好受，便拿棒打他，说对方无礼，没有恭敬心。

自是你善知识无眼，不得嗔他。

是你善知识自己没有智慧，功夫和见地不如来参学的人，不得去嗔怒人家。

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，即指东划西，好晴好雨，好灯笼露柱，你看眉毛有几茎。

有一些糊涂的出家人，不懂学人问的问题，便指东指西，分别好的坏的，说些灯笼露柱什么的，又问对方眉毛有多少根。这些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样子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
这个具机缘，学人不会，便即心狂。

这些都是向上一路，须大因缘才能会。善知识自己并不明白，却嗔他学人不会，变得心狂意乱。

如是之流，总是野狐精魅魍魉，被他好学人嗑嗑微笑，言瞎老秃奴惑乱他天下人。

这样的出家人，都是一些野狐精，没有开悟。只是修出一点境界，有了点声望，被人称一声善知识，但是却没有真正悟道。明眼学人一看就能看出来，就会讥讽他、取笑他，说他是瞎老秃奴，自己没有正眼，惑乱他天下人。

第九讲

道流！出家儿且要学道。

什么是真正的出家人？出家人就是要了解实相，学习解脱之道。不仅自己获得解脱，还要发心利益众生，带领有缘人获得解脱。出家人重任在身，不可只图自己一人清净安乐，首先自己要了解真相，不再迷惑颠倒，再引导众生出离生死，这才是一个出家人真正要做的事。

僧问曹山：什么事最苦？曹山说：不明此衣线下大事最苦。如果出家了，却忘了出家的初心，不好好学道，只是为了有地方吃喝，稀里糊涂地打发时间，混日子，不彻见本性，那是最苦的事。

只如山僧，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，亦曾于经论寻讨，后方知是济世药，表显之说。

临济禅师说：我自己往日也曾经向毗尼戒律中留心学习，也曾经深入经论，后来才知道那都是一期方便之教，非是实法。

毗尼，是戒律的意思。毗尼，有狭义的毗尼和广义的毗尼。狭义的毗尼，就是指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等等。临济祖师说他早期也曾学习戒律和经论。按照传统的教法，出家人要五年学戒，三年学经教。出家八年，都是在学习经律论。如果出家修行只是学习经典文字和各种戒律，都是在相上做文章，不会实修，不知道修行是心法，是心得解脱，这样的出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
亦曾于经论寻讨。临济禅师回忆自己也曾经学过经教。永嘉大师说：吾早年来积学问，亦曾讨疏寻经论，分别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。如果把学习经典文字当成修行，以为实相在文字中，那就完全把修行理解错了。很多人早期学法都是这样，每天钻研名相、概念、义理，解释佛性，去意识里知解佛法，把这个当成修行。

后来才知这些都是济世的方便之药，是引导初学的。佛陀讲说三藏教，就是先给众生一个能够抓得住的，能够把握的东西，先信于佛法，再逐渐引导众生入于实修，自证解脱之道。

遂乃一时抛却，即访道参禅，后遇大善知识，方乃道眼分明。

后来才知道这些文字之法不究竟，解脱不了烦恼，就全都放下了，开始到处拜访善知识，参禅学道。后来遇到真正见性的大善知识，自己的道眼才开。

许多禅宗祖师早期不是一上来就学禅的，都走过弯路，都学过很长时间的经律论，也会讲解经论，后来发现解决不了问题，就放弃了。比如德山禅师、夹山禅师、太原孚上座，一开始都执著于经论。为什么后来就改学禅法了呢？因为自己遇到了实际的烦恼，比如说身体病了，被过来人考验，发现学的那些东西根本用不上，自己还有很多疑惑。比如说德山宣鉴禅师，过去叫周金刚，专门注别人注的金刚经，别人注的金刚经叫金刚经疏，他注别人的疏叫金刚经疏钞。他担着自己写的青龙疏钞，到南方去挑战禅宗，遇到一个婆子，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他根本就回答不上来，心里起了大疑惑。自己都能够写成书，但是一个婆子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居然解答不出来，最后把自己注的这些疏钞全都烧掉了。那些文字对于实相来说，就像太空中的一粒微尘，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。

很多人也都是这样，一开始修行都是做表面的功课。遇到问题了，发现自己的修行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，所以就改学禅宗，参禅访道。自己学了很多年的经论，学过各种法门，打坐修禅定，发现遇到境界就过不去。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，对于实相还是很模糊，经常会有疑惑。所以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最后遇到禅宗，遇到明理的善知识，几句话一点拨，豁然明白，所有的疑惑冰消瓦解。

以前有很多问题，自己解决不了。忽然有一天看到《六祖坛经》，或者祖师的法语开示，看到师父写的文章，才发现真实的佛法跟自己以前理解的一点也不一样。以前完全不知道佛法是心上做功夫，全都是向外找。现在忽然明白，修行就是向内看，就是转变自己的观念，转变自己的想法，不要著在外相与境界上，不是去改别人，也不是去帮别人，那些都是打妄想。修行只是于自怀中解垢衣，不去分别外境的对与错。

临济禅师后来遇到了黄檗禅师，遇到了同参陈睦州尊者，遇到了大愚禅师，才真正明白了实相，会修行了。临济三次问黄檗禅师佛法大意，三次被打。又去见大愚禅师，就是在这样的参禅问道中开悟的。这些善知识一眼就知道学人在哪里卡住了，有手段帮他去掉自己的疑惑，给他指示正道，他才道眼分明。才知道以前都是著相的修行，都是研究文字，都是在意识中知解佛法。

始识得天下老和尚，知其邪正。

这时候才知道天下老和尚的话不能都相信，才知道谁讲的是对的，谁讲的是错的。以前看不懂的，现在全明白了。以前以为是邪的，其实是正的；以前以为是正的，其实是邪的。那些疯疯癫癫的话，以为是骗人的话，以为是故弄玄虚的，现在有了正法眼，才知道人家讲那个话的真正用意，才知道那是正法。天下所有人讲的法他都能分辨得很清楚了。谁是自性说法，谁是著相说法，一下就能分辨出来。

不是娘生下便会，还是体究练磨，一朝自省。

能明了诸法实相，具择法眼，不是刚来到这个世间就会的。都是经过不断地学习、体究、磨练，有一天突然省悟的。

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开悟的。没有天生的释迦、自然的弥勒。都是通过长时间的修行，哪怕走了很多的弯路，做了很多无用功，最后因缘具足，遇到明眼人指点，或者自己不断地内省，忽然间明白了。释迦牟尼佛悟道之前也走了很多弯路，六年苦行，最后在菩提树下，夜睹明星悟道。六祖听人读诵金刚经，自己有所体会，然后去见五祖，八个月舂米，五祖再给他讲金刚经，最后又在猎人队里藏了十六年，才有大成就的。

修行人首先要有修道悟道的愿力，有无始劫来的清静大愿，有想解脱的强烈愿望，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愿力支撑，再加上自己实际的努力，因缘会遇，有一天一定会明白的。

道流！你欲得如法见解，但莫受人惑，向里向外逢着便杀。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逢罗汉杀罗汉。

修行人！如果你想见性，就要不受人惑。别人讲什么，你都别当真。所有相上的东西，一眼能觑破。怎么去看破呢？怎么不受人惑呢？任何起心动念，都不要住著。看到自己所有的评判、定义和分别，不要信以为真。向里向外，逢着便杀，就是只要有法的概念出来，就不要信以为真。别人给你讲什么，不管讲多好，哪怕是佛来到你面前，祖师来了，罗汉来了，不管他们讲什么，都知道只是音声文字，并没有实法可得。真实的佛法不在任何人嘴里，在你自己这里，要用便用，不用便息，再也不会受任何人所惑，能够自己受用一切佛法，做自己的佛，用自己的法。如丹霞禅师去见石头禅师，石头禅师没讲几句，他就把耳朵堵住了，说别讲了，讲太多了。

任何境界出现在面前，或是自己有什么体会，有多么大的悟处，不管多么殊胜的境界，都识得是相，都不要住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就是向里向外逢着便杀。

黄檗禅师早年行脚，路上碰到一个西天的辟支佛。他们行脚的时候遇到了暴雨，河水涨得很高，过不去了。辟支佛看到水那么宽，就使用神通，一提裤子，噌噌就过去了。黄檗禅师也不惊讶，一步一步趟过去。过了河，黄檗禅师就跟辟支佛讲：我如果早知道你是个只会使用神通的自了汉，当时就把你腿打折了，你不配跟我一起走路。西天的辟支佛一听黄檗这样讲，不仅没生气，还赞叹黄檗禅师说：真乃大乘法器也！

黄檗禅师看到有神通的人，并没有感到惊讶和崇拜，相反，还会把使用神通的人当成作怪，讽刺对方只是个自了汉。为什么说对方是自了汉呢？因为阿罗汉或辟支佛有神通，没有智慧，不会说法度人，只知道使用神通度人，充其量只能自了，不能真正度人解脱生死，所以叫自了汉。

无著文喜禅师有一天在斋堂做饭，文殊菩萨显现在灶台上空，文喜拿大勺子照着文殊就打。打完之后，文殊说了这么一个偈子：苦瓜连蒂苦，甜瓜彻蒂甜，修行三大劫，却被老僧嫌。文喜禅师说：文殊自文殊，文喜自文喜。文殊再厉害，也只是文殊的一个相，文喜自有我文喜的智慧和佛法，我不会被你的相所骗。所以，你做你的文殊，我做我的文喜，谁也不需要羡慕谁、崇拜谁。这就是逢罗汉杀罗汉，逢辟支佛杀辟支佛，逢菩萨杀菩萨。

逢父母杀父母，逢亲眷杀亲眷。

为什么要逢父母杀父母呢？凡夫会被父母亲情所控制，会执著在感情中不能解脱，会被道德观念和传统思想绑架，不得自在。悟道的人知道家亲眷属只是自己无明所折射的一个外相，不会被父母所控制，也不会被世间法所拘束。有的人学法，把一切都当成真实的，把世间的孝道、恩情当成真的，才会被家庭，亲情捆绑得很死，无法活出自己的天性来。

逢父母杀父母，不是要跟父母做仇人，不是与家亲眷属为敌，只是人要独立，不要依赖任何关系，要懂得无依地活在世间，活得自在而洒脱，不受任何观念的束缚，不要被家亲眷属的道德观念操控。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，父母啊、兄弟姐妹啊，会否定我们，障碍我们，不让我们去做。尤其一提到学法和修行，就会极力反对我们。如果有人拦着我们学法和修行，不管他是父母、老公、孩子，还是什么长辈、恩人，都让他们走开，不让道的话，只能说拜拜。这只是吓唬对方，不是真的要跟他们断绝关系。

我当时出家的时候，我妈不同意，到处找我，还带着很多村里人一起来给我施压，以为人多就能控制得了我。我就跟她和我一起人讲：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不是我妈。我口气非常坚定。当时那些人都骂我是畜牲，我根本不在意。我自己在火海里，得自己先出来，先救自己，至于别人是死是活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你们在火坑里待着挺美，我待不了。所以逢亲眷杀亲眷。有些人特别羡慕我，怎么就能一下出来呢！这个不用羡慕。在家里也能好好修行，也能解脱，只要你不执著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道，我就是要走出家这条道，你们都是大修行，在红尘里一样能解脱，不用走我这样的路。

始得解脱，不与物拘，透脱自在。

什么东西都捆绑不了你，都障碍不了你，都困惑不了你，你就解脱了。如果想达到这种状态，就要无依。得知道一切相都是假象，得知道所有的境都是唯心所现，都不真实，都不是实有的。必须得了解实相，才能够离一切相，才能不被物拘，透脱自在。

如诸方学道流，未有不依物出来地。

诸方学道之人，因为没有见性，还在相法上，能所心未泯，所以没有一个不是依物出来的。依物就是依识，总是有个所依，心里总是有法没清理干净。真正明眼的道人一看就知道他的执著在哪儿，要么著在世间法上，要么著在佛法上，要么著在身体上，要么著在禅定和境界上，总是有个依，有个著。

山僧向此间从头打。手上出来手上打，口里出来口里打，眼里出来眼里打。

你到我这儿来参学，看到你有所依，有所执，就打你。你依佛，就打掉你心里那个佛执；你依法，就打你心里的法执。你执著什么，就帮你破什么。你依境，就告诉你那个境是假的。你依功夫，就破除你对功夫的执著。你依财富，依身份，依功德，就打你的这些所依。你哪儿冒出头来，就打你哪儿。

打你是一种形容。不是真的打你手或打你嘴，打你眼。只是在你执著和有所依的地方，帮你指出来，帮你去除。你认为自己坐禅时间长，执著坐禅，就告诉你：坐禅成不了佛。认为自己讲经说法好，就提醒你：不要执著讲经说法，说得再好，都是语言文字，不是实法。你布施做得好，持戒持得好，忍辱修得好，就告诉你：这些都是有为法，解脱不了生死，不能执著。

未有一个独脱出来地。

还没看到一个什么都不依，心中干干净净，独脱出来的人。什么叫独脱出来的？心中没有任何所依，心中没有任何执著，没有任何知见。修行人之所以不成就，全都是有所依。没有一个无依的、赤裸裸的人出现。但能无依，便是究竟。

皆是上他古人闲机境。

都是被古人所设的公案和境界给骗了。昨天我浏览一篇公众号文章，是写罔明弹指这个公案的。写这篇文章的人，根本不懂得这个公案，一直在知解公案里的故事。这就是上他古人闲机境。讲罔明表什么，文殊菩萨表什么，弹指表什么，释迦牟尼佛表什么。若有所表，就不叫公案了。最后来一个结尾，说哪有什么文殊，哪有什么罔明，哪有什么释迦牟尼佛。这样看公案，哪儿也不挨哪儿。公案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若能针眼里穿过牛，始得看公案。

山僧无一法与人，只是治病解缚。

到我这里来学法，我这里没有法可学，没有任何东西给你讲。你哪儿起执著心了，哪儿被妄想缠缚了，我给你指出来，把套子脱掉，就是修行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实法可修可行可证。

不明白实相的人，妄求佛法，妄求解脱。本来就是解脱的，去求一个解脱，反而被这念妄想套住了。本来是佛，还去修佛，被这一念无明给蒙蔽了。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烦恼，自己给自己上了个绳索，然后妄上生妄，骑驴找驴。真正的大善知识不给你讲任何法，也不会给你讲一个真性，不会给你指出什么是真的。你在哪儿生了执著，把假的当真了，他会告诉你，不要当真，离开这个执著，就解脱了。所有的祖师只是解粘去缚，不讲任何法。六祖大师说，我实无法与人，只是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

你诸方道流，试不依物出来，我要共你商量。

你们各地参学的求道者，试着不依任何物出来，心中干干净净，无一物挂怀，我就可以跟你商量佛法。如果依物出来，心中哪怕有一点点东西，没资格跟我这儿论法，我连理都不会理你。心里一点知见都没有，你来我这儿，我们可以把手共行，我可以跟你说话。否则，没什么可以和你讲的。

十年五岁，并无一人，皆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、野狐精魅，向一切粪块上乱咬。

十五年来，我没遇到一个心里啥都没有的人，都是些心有所依，心有所求，依草附木的精灵和野狐精魅，都是一些遇到境界就扑上去乱咬乱粘的人。

学佛的人，最难除的就是佛执和佛病。有一个菩提可得，有一个佛可成，有一个涅槃可证，有无明可断，有法可修。大多数修行人都是这样，带着各自的知见来见善知识。善知识一看便知，或用棒喝，或用打骂，只是帮学人除去心中所执。心中还有法的概念，哪怕还有个佛没清除干净，都叫依草附叶竹木精灵、野狐精魅。用野狐精魅来形容心中有依，有法可得。心中有依，就是野狐精魅。

瞎汉！枉消他十方信施。

瞎子，没有正法眼，白白消耗十方信众的供养。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。如果一个出家人，不悟道的话，十方的信施还是要偿的，将来受殃有日在。

道我是出家儿，作如是见解。

虽然出家了，可是心里还有各种知见，还有所依，还有各种的执著，怎么能解脱生死呢。只有见性了，才能消得十方供养。

向你道无佛无法，无修无证。

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无佛无法，亦无修无证。从上以来，佛与祖师，一直在引导众生，了达根本实相。根本实相是无佛可成，无法可修，无道可证。菩提只是一个假名，是空无一法的形容，非实有法名菩提。金刚经云：实无有法名无上正等正觉。经典写得很清楚，只是大家看不懂。若有修有证，即是增上慢人。

只如此傍家拟求什么物？

像你这样到处去别人那里求法，自己本性的宝藏看不到，你能求得个什么？设有所得，皆是妄想。但自回心，一切具足。

修行人从来不知道返回到自己这儿来，一味地向外跑，到别人那里找佛找法，找开悟，找修行。别人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在你自己这里。

你们到我这里来学法，我一直在提醒你，我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你只要歇下驰求寻觅的心，歇下有所得心，当下的见闻觉知，一切行住坐卧，言谈举止，便是你的本佛。你看我再多的讲记、文章，都在讲一个东西，就是让你回到自己这儿，把你的本性用出来。怎么用啊？不要去关注外境，不要让自己的心迷失到各种境界相里。先向内看，慢慢地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所造成的，除了自己的心念，没有任何事发生，没有任何烦恼困扰你。

一切法都是自己的虚妄分别。若能看到自己的分别，不住在分别上，外不取境，内不取心，自然就解脱了。所以说学禅宗就一个宗旨，就是向内看，各自观察，不要去逐境，不要分别外境。

瞎汉！头上安头，是你欠少什么？

瞎子啊！别再到处乱找，头上安头了。要行便行，要用便用，本性不曾欠少一丝一毫，从你那里出来的一切无不是佛法，只是你妄加分别，他是圣，是智慧，是妙用，我是凡夫，是愚痴，是颠倒用。都是你一念分别出来的。你一念不自肯，向外求证，即是骑驴觅驴，以佛使佛，将心觅心，都是枉用功夫。

道流！是你目前用地，与祖佛不别。

修行人！你目前正使用的本性，与佛祖无二无别，一点点都不欠少。不要觉得佛与祖有大智慧，你是无明，这些都是你的妄想分别。佛与祖用的也不是智慧，你用的也不是无明，都只是一个无实性的作用而已，不分别即是平等性智。分别，就变成了凡圣、愚智、好坏等虚妄法。大家不要觉得一定得像佛那样，要有神通，要辩才无碍，要有慈悲喜舍，才是妙用，才是智慧。一切众生说话，看，听，闻、嗅，拿东西，吃饭，喝水，起床，跑步，思维，这些都是妙用。神通及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佛与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，他们所呈现的一切都是神通妙用，这才叫本自具足。而不是说要具足什么特定的法才叫本自具足。

具足不是具足三十二相，也不是具足十八不共法，一切作用都是智慧，都是妙用。我们很容易就著佛的相、佛的作用，而轻视众生的相、众生的作用。以为只有佛示现的才是三十二相。不是，三十二相是指无住，无分别的心性所显现出来的一切用。无见顶相是指无相的智慧心，平底足是指你的平等心，胳膊隆起是指你内在的喜悦，显现出你整个人饱满的状态，内心的满足，所以才会有隆起的圆相。所以圆相不是讲外相，是形容你的心态，全都是讲心。而这些状态你都有，你一直在呈现，只是你不自知。

有时你遇到事情，把境界当真了，只是在那一刹那，你把本来圆满的、喜悦的、平等的心暂时盖上了，但这个盖也是不住的，瞬间它又空掉了，又回到了圆满中。

如此不信，便向外求。

你不信自己本有的圆满，只认外相上的圆满佛，便向外做功夫。你错了，没有外在圆满的佛，所有显现的都是相，都不会住，都不是真正的圆满。真正的圆满只有自心。

莫错！向外无法，内亦不可得。

不要用错心。向外无法可得，都是自心妄想和分别。向外不可得，亦不可认内是真，是实。内也是假名，亦没有内。但不向外求，即是内也，非别有法名内。内外都是名相，都是方便说。如果不起心，即没有内外。故知一切法皆不可执著，皆不可得。

你取山僧口里语，不如休歇无事去。

你把我嘴里讲的东西当真，天天琢磨来琢磨去，不如没事歇着去，最为省力。心一歇下来，就会立刻明白我讲的了。如果你歇不下来，学再多也没用，越学心意识越炽然，妄想知见越多，越停不下来。你会编织各种幻境，编织各种谎言欺骗自己。所以根器好的一听明白了，就去做息虑忘缘的功课去了。做不了，就继续在识心里奔走，白白地寻觅受苦。

我的讲记以及祖师留下这么多的文字，只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老老实实待着，歇下那颗躁动、驰求的心。别没事儿生事儿，只是做一个无事人。所以云：绝学无为闲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

已起者莫续，未起者不要放起，便胜你十年行脚。

心起来时要看到，不要继续住著。心未起时，不要打妄想。起了心，不要在念上生念，立刻转掉。能这样修行，比你十年行脚，到处求佛求法要强很多。

约山僧见处，无如许多般。只是平常著衣吃饭，无事过时。

如果按照我的见解，修行没有这么多道理可讲，只是平平常常，穿衣吃饭，无事延时度日而已。佛法最简单了，就是简简单单地过活，所有的不简单，都是因为还迷于本性，还以为有法可得，还不能歇下妄心。明白的人，只是活着，虽分别一切法，不作分别想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就这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说。

经典里写到菩萨摩訶萨还要观如来，观实相，还要正思维，还要讲说一堆道理，那都是引导初学了解实相的方便说。真正了达实相的人，连实相的概念都没有，只是简单过活，居一切时，都不会起佛性、开悟、涅槃、解脱、实相的念。浑然无觉，乃是真觉。

禅宗修行是最简单的，它一下子超越了所有的思维分别知解，超越了所有的用功方法，它是无功之功，无法之法，无修之修。直接用，直接行，直接作佛，不作任何想。一个念都不需要动，只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即是无等等阿耨菩提，就这么简单。

事儿越少越容易相应，事儿多识心就会跟着转，转着转着，就迷到自心境界里去了，就开始分别、取著了。所以生活一定要简单，生活先简单化，减少事情，减少需要，我执法执会自然减轻。法执和我执是同一个心，就是执取心。这个事儿也想染指，那个事儿也想参与，这个活儿也想干，那个事也想试试。你没有那么多的心，也没那么多精力。修行要专注，不能分心。心放在各种事上，很难领悟实相，更难默契。就算你看了很多文章，见地也逐渐清晰了，但是功课跟不上，不会保任，也会经常迷失。

你诸方来者，皆是有心求佛，求法，求解脱，求出离三界。

其它法门的修行都是求往生，求解脱，求开悟，求出离三界，求成佛，都是有所求。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不想再轮回。有不想再轮回的心，就出不了轮回。我执没了，法执没了，还有一个我不想轮回吗？自然就解脱了。没有了求，在三界就已经出三界了，在轮回里就没有轮回了。而不是说我不来了。有不来就有个你，就还要再来。所以说，不来是非来非不来，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是真正的不来，而不是你不想来。

痴人！你要出三界什么处去？

傻瓜，你要从三界出来去哪儿？三界本来就是一个幻化相，本来就没有三界。没有三界，你要出来去哪儿？知三界是幻化，当下就出来了。而不是离开三界到另外的地方，没有那个地方。

佛祖是赏系底名句。

佛祖所说的话都是骗我们的，都是方便法，不能当真。佛说的出三界我们不要理解错了，不是离开，而是当下在三界中不被三界所惑，就出来了。

你欲识三界么？不离你今听法底心地。

你想认识三界吗？你现在这个听法的心就是三界。心地无染三界就没了。一念染污，一念住著，这念心就成了三界。

你一念心贪是欲界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，你一念心痴是无色界，是你屋里家具子。

一念贪心起欲界就现前了；一念嗔心起色界就现前了；一念痴心起无色界就现前了。三界是你的一念执著心，一念无明心所现的假相，都是你自己跟自己做的游戏。

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。

一念分别心未生的时候，三界不自言我是三界。所以三界者，是自心妄想分别出来的，是识心妄计出来的。究竟并无三界。

还是道流目前灵灵地照烛万般、酌度世界的人，与三界安名。

所以三界还是我们的本性所起的一个妄想，给自心幻境安的一个假名，只是一个名相，并非实有三界。

大德！四大色身是无常，乃至脾胃肝胆、发毛爪齿，唯见诸法空相。

大德！四大色身是无常的，乃至脾胃肝胆、皮肤、骨骼、毛发、手指、牙齿，这些都是四大假合的幻相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。

你一念心歇得处，唤作菩提树。

你一念妄想心歇下来，是真正的菩提树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道，只是因为妄心歇下来，妄心一歇，即证菩提。什么是菩提树？没有心外的菩提树。菩提树是指一念心歇下的地方。

你一念心不能歇得处，唤作无明树。无明无住处，无明无始终。

一念心起来了，看不到，歇不下来，唤作无明树。菩提不可得，无明亦不可得。无明从妄想起，妄想非真非实，无始无终。故觅无明亦不可得。

你若念念心歇不得，便上他无明树，便入六道四生，披毛戴角。

如果你起了一念心，不知不觉，生了住著，就上了无明树了。这一念看不到，就随念流转了，就进入了六道轮回，受了胎卵湿化。所以真正的披毛戴角不是做动物，做羊牛，而是贪心一生，念念住著，就到畜生道去了。嗔心一生，就到地狱道去了。

你若歇得，便是清净身界。

若能把这一念心彻底歇下来，就能随所住处恒安乐，到处都是清净法界。身心就是道场，不动妄念，便证法身。

你一念不生，便是上菩提树，三界神通变化，意生化身，法喜禅悦，身光自照。

一念不生时，便默契无上菩提，自然而得三界神通变化，即获意生身，一切法喜、禅悦，智慧光明，不求自得。三祖云：虚明自照，不劳

心力。所以所谓的神通、意生身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是我们妄念未生时本有的。古人云：一念不生全体现。

所以，只有在默契的时候，在心无所住、无分别的时候，才能拥有真正的三界神通变化。什么叫三界神通变化？一切自然显现的都是神通变化。什么是意生化身？当下的身心妙用，皆成智慧，没有任何障碍。

思衣，罗绮千重。

想衣服的话，就会有許多美妙的衣服。这里形容拥有了无量的智慧，身心安泰，一切如意。经云：诸法空为座，柔和忍辱衣。并不是贪著世间的漂亮衣服，而是形容身心受用自在，没有挂碍。

思食，百味具足。

想食物，各种美味的食品应念便至。这时世间一切的食物都会成为美食，吃着有形质的食物就可以体会到禅悦和法喜。

更无横病。

再也不会有任何身心烦恼和疾病。悟道的人，不会有任何匮乏，身心健康，无灾无难。他的心已经完全的柔软，通达无碍，自然不会与物相违。就算偶患小疾，也是随缘消旧业，示现病苦而已，身心并不会住在任何病苦上。

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得者。

没有实法名菩提。所谓菩提，只是心无所住。没有住处，没有法可得，是名菩提。

道流！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？目前用处更是阿谁？

修道人！如果你是个大丈夫的话，不要疑疑惑惑，直用直行，没有任何可疑可住。但有疑有住，皆是妄想分别。目前用处，明明白白，一切具足，从不间断，更向何处求佛求悟？

当下的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本性，只要不住在见闻觉知上，不要生见闻觉知想。直接用处，即是开悟处，即是得道处。有什么可疑的呢？

把得使用，莫著名字，号为玄旨。

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饿了就吃，冷了穿衣，累了就躺下，一切时中，自然而动，便是本心，离此用处，无本心可得。直用直行，不要安名字，也不要生用想。居一切时，不起修法的心。能这样修，这样行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玄旨是指最妙的修行。

如此见得，无嫌底法。

如果有了这样的见地和功夫，便能无修而修，无作而作，无为而为，那还有什么佛法可学可修可证呢？完全不需要佛法了。只是生活，只是直用，只是随缘过时，简单生活，即是无上道。

还需要别有个佛法可悟可证吗？不需要了，直用直行已经是最胜的佛法和修行了。连真如自性的概念都放下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自性，才是真正的真如。

古人云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。

心随万境转，不是指我们被境所转，而是我们的本性遇缘即施，善于分别诸法相，一切都是流动的妙用。眼睛看见色尘，就能起眼识的作用，耳朵听见声尘，就能起声识的作用，鼻子闻到香味，能起鼻识的作用，这叫心随万境转。六根直用而不染，就是心随万境转。心不是死物，它是灵动的，能随时起作用。

转处实能幽，虽然遇缘即施，但本性是无住的，是不可得的，是空的，是不染著的。对此很清楚，而不会迷在用处上。凡夫也具有这一切妙有，但是他用着用着就去染著，就把能所当成真的。

真正见性的人该干嘛干嘛，干的时候有度，有觉知，有不染的智慧，这叫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。幽就是智慧。

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

不管心怎样分别外境，怎样流动、经历和体验，都不会取舍，都知道其性是空。正作用时，不迷于作用，故能无喜无忧。若著于境，生憎爱心，则有喜忧。若知境是虚妄，为从分别而有，心无取舍，无得失，则喜忧自灭。

随流认得性，不要起一个认得性想，也没有性可认。但能心无所住，不迷不染，即是认得性。

第十讲

道流！如禅宗见解，死活循然，参学之人大须仔细。

禅宗是见性的法门，死活循然，生死就在一刹那之间。生命无常，人生就这么点儿时间，修行人心只有一个目标，了解实相，出离生死轮回，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，懵懵懂懂，浑浑噩噩地活下去。要珍惜宝贵的生命，好好地用一番功夫。了却今生须努力，谁能累劫受余殃？

黄檗禅师说：尘劳迥脱事非常，紧把绳头做一场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参学之人大须仔细，你要对学法悟道这件事情非常认真。这个时代有些求法者的心并不迫切，没有一个紧迫感，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，甚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修行只想解决眼前粗重的烦恼，只想借助于佛法解决暂时的问题，并不想了解实相，也不知道要出离生死轮回。如果抱着这种心态来学习禅宗，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。学习禅宗的人要彻底破除以前所有的理念，所有的认知，把心里的知见扫荡得干干净净，才能够入得了宗门。

心里有知见，有观念，有执著，有法执，都入不了宗门。为什么要大须仔细？因为这件事太重要，太紧迫了。我们无量劫来都因为没有觉悟而流浪生死，枉受诸苦，这一生好不容易得了人身，如果不珍惜，一眨眼又过去了，不知去了哪道投胎。无常就在我们身边，不知哪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你要竖起耳朵认真听，要全神贯注学法，要十分警觉地护好自己的念，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学这一门，不能稀里糊涂的，或者抱着侥幸心理，想找一个捷径，想修个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把这个事情弄明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如主客相见，便有言论往来。

主客相见是指参学的人和善知识之间的见面。比如说大珠和尚去见马祖，大珠就是客，马祖就是主。参学的人来见禅师，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个言论往来。就算不说话，往那儿一站，那也是一种言论，那是无声的言论。比如说云门去见陈睦州，陈睦州刚一开门，咣又把门关上了。两个人之间什么话也没说，就那样打了个照面。云门三次来拜访陈睦州，三次被陈睦州拒之门外。第三次来见陈睦州的时候，云门的腿刚一伸进来，陈睦州就把门关上了，把云门的脚给掩了。云门言下大悟。这也是一种言论往来，无声之处胜有声。

或应物现形，或全体作用，或把机权喜怒，或现半身，或乘师子，或乘象王。

应物现形，就是你来，我就直接自自然然显现出一个相，看你如何应对。如参学人问：如何是佛法？善知识云：你吃饭了吗？学人答：吃过了。善知识云：洗钵去。又有人问：如何是祖师意？善知识答：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学人答：没来过。善知识云：洗钵去。又有学人来问法，善知识云：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学人答：来过。善知识云：洗钵去。又有学人问：什么是波罗蜜？善知识答：我现在没空，明天你再来问我。这些都是应物现形，但你不要忽视了这些很平常的境界，往往在这个时候，善知识已经给你最好的开示了。

或全体作用，如陈睦州把云门拒之门外，如临济三次被黄檗打，如马祖抬脚当胸踹水潦和尚，这些都是全体作用。

或把机权喜怒，祖师随时都有自己的手段，嬉笑怒骂，无非妙法。如马祖大喝一声，百丈三日耳聋。如南泉为众僧行粥次。马祖问：桶里是甚么？南泉曰：这老汉，合取口，作恁么语话？马祖便休。这些都是祖师信手拈来，随机应变接学人的手段，灵活多变，出其不意。

或现半身，比如说德山宣鉴去见龙潭崇信禅师，天黑了，德山想离开，龙潭禅师于是点了一支纸烛递给德山。德山正准备伸手接纸烛的时候，龙潭禅师忽然又将纸烛吹灭了，德山禅师豁然大悟，连忙伏身礼拜。

或乘师子，或乘象王，比如德山去见沩山，自己到了法堂，问了几句有吗？有吗？没人理他，又自答无，无。沩山坐在法座上，根本不看。德山扭头就走。走了又觉得这样不好，又回来了。德山虽然是现半身，好像在禅机里落了下风，其实不然，后面还有招。德山假模假式地要礼拜沩山，沩山刚一拟对，德山便喝，然后就走掉了。最后这一走，才是真招儿。

这个公案原文是这样的：德山直抵沩山，挟复子上法堂，从西过东，从东过西，顾视方丈曰：有么？有么？沩山坐次，殊不顾眄。德山曰：无，无。便出至门首，乃曰：虽然如此，也不得草草。遂具威仪，再入相见，才跨门，提起坐具曰：和尚。沩山拟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。

他们之间的对机酣畅淋漓，行云流水，没有丝毫地滞碍。这就是祖师之间的论法，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字都没讲。禅门有临济喝、德山棒、云门饼、赵州茶的说法，这些都是祖师接引学人的妙法。比如说陈睦州尊者，岩头全赧禅师，都是很厉害的禅师。学人来问法，根本就没有凑泊处。你还没说什么，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顿，这叫乘师子，让你毫无招架之力。

如有真正学人便喝，先拈出一个胶盆子，善知识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，学人便喝。

如果来的学人是一个悟了的人，善知识还没讲什么，他一上来就喝。这一喝，只是一个境，是考善知识的。善知识不知道是境，便著了他的话头，一通乱解释，学人一听，就知道这个善知识没悟，便继续喝。

学人拈出一个境来考善知识，有时会问这样的问题：什么是真如境界？这是个境。善知识不会的话，就会给你解释真如境界，一知解，便是作模作样。比如学人问善知识祖师所说的不借借是什么意思？善知识不会，但又不想被学人轻视，就开始解释不借借，解释的非常玄妙，甚至听上去毫无漏洞，但在明白人的眼里，这便是露怯。这就是被学人拈出的胶盆子给骗了。胶盆子就是为了骗你而设的计。为什么叫胶盆子？你一探头就把你粘住了。善知识不懂的话，就直接入了这胶盆子。学人一听就知道善知识不会，便喝。

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。

善知识被学人一喝，心中不肯认输，还在那里强行辩解。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医治。如果被学人这么一喝，善知识不再讲了，知道自己还是不会，甚至能虚心向学人请教，这样才有救。明明已经被学人问得哑口无言，还要辩解，救不了了。

唤作客看主。

客是悟的，是明白的，主是不明白的，这叫客验主。

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，随学人问处即夺，学人被夺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

学人来见善知识，善知识也不拈出一个境，也不考学人任何问题。学人只要问一个东西，善知识就否定他，不让他问。夺就是破除，制止。只要他一讲什么，知道他在打妄想，当即就否定他，学人心里不认可，还在那儿矫情，还在那儿辩解，抵死不放，这是主看客。学人带着很多知见来见善知识，善知识知道对方的问题出在哪里，所以不容对方去讲那些与实修没关系的东西，随其问处就否定他，就是想帮他解除那些见缚，但对方不认可，这叫主看客。

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，出善知识前，善知识辨得是境，把得抛向坑里，学人言：大好！善知识即云：咄哉！不识好恶。学人便礼拜。此唤作主看主。

或有学人，拿出一个清净境，看上去是正确的东西，扔在善知识面前，来考善知识。比如对善知识说：我现在每天非常法喜充满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烦恼，这样的境界如何？善知识回答：亦是染污。学人一听，就知道善知识很厉害，便说：大好！善知识不会被他的句大好所骗，说：别不识好恶。学人便礼拜。这样的对答，是主看主，就是学人和善知识都是明白人。

比如黄檗问南泉：“二六时中不依倚一物如何？”南泉回答：“这就是长老的见地吗？”南泉轻轻一拨，就把黄檗所说的那个看起来很高的境界拨开了。学人虽然抛出一个境考善知识，但善知识识得破这是个境，这是主看主。

清净境，是学人容易执著的好的境界或见解。比如说：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不生不灭。这样讲，我们听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再比如证得了三昧或禅定，执著禅定中觉受的境界。但清净境最容易让人生起执著，反而陷在里面出不来。

真正的清净境是无一切境，最平常的境界。你到善知识跟前说了这么一个理或一个境，善知识知道你描述的只是一个清净相，不是真正的清净，就否定你。你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善知识就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，这叫把你的清净境抛向坑里。学人一听，哇！这个师父厉害，没有被我说的所骗。你说佛性无南北，善知识说佛性有南北，这就是不著清净境。学人一听，就说：大好！善知识就说：不要诽谤我。学人便礼拜。

或有学人，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，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，学人欢喜，彼此不辨，呼为客看客。

自古以来，这种状况是最多的，就是客与主两人都糊涂。

师父，我怎么才能够修出禅定来？我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一念不生？学人自己不清楚怎么修行，问了个与解脱无关的问题，善知识不了解实相，直接上了他的境，给了一个迷糊的回答。学人披枷带锁来，善知识不懂得怎么给学人去除枷锁，相反，又给学人带了一层枷锁。这是客看客。

明眼的善知识看到学人问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，应该帮他把这个枷锁去掉，但是因为这个善知识没有开悟见性，他不懂，他就更于安一重枷锁，在他的问题上又加了一个束缚，就告诉他怎么修禅定，怎么不起念。本来应该告诉他要放下那个东西，用平常心来待人接物，外不著相，内不动心，才是真禅定，反而给他讲怎么修有为的禅定。比如说《维摩诘所说经》里讲，有两个比丘犯淫杀之罪，去找优波离，本来是想让优波离解缚的，优波离非但没给两位比丘解缚，反而讲了一些没用的东西，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和罪过，导致这两个比丘更加恐惧。

就是迷糊的人去向迷糊的人求法，相牵入火坑，这很搞笑。世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，大家回忆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，你去找善知识，问他问题，他不仅没帮你解缚，还帮你套上一层枷锁，让你越来越困惑。

你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，本来不是什么烦恼，也不是实有的，但是对方把你的问题当真了，顺着你的问题帮你套了一个枷锁，让你觉得自己就是有问题。对方给了你一个解决方案，听到方案，你还特别开心，也不反思一下，你真的有问题吗？自己本来就有个枷锁，他又给你套了个枷锁，让你越学越觉得累，还觉得修行就是这样。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。

这就是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，学人欢喜，彼此不辨，呼为客看客。

大德！山僧如是所举，皆是辨魔拣异，知其邪正。

大德！我所讲的这些，都是帮助大家在参学这条路上分别正邪，知道对方是不是真正开悟见性。只要你能明了这四种情况，主看客，主看主，客看主，客看客，就会有择法眼，知道天下谁是真正的善知识。

道流！实情大难，佛法幽玄，解得可可地。

修行人，实相很难领悟，佛法幽深难测，不到究竟不疑之处，都不可大意。

通过临济禅师这样说明，我们也能看出，佛法是如此玄妙幽深，没有一定的根机和悟性，没有多年实修的积累确实是很难相应。当有一天你真正大悟了，它又简单到唾手可得，就像点头这么简单。解得可可地，就是真正明白了一点疑惑都没有了。

山僧竟日与他说破，学者总不在意，千遍万遍，脚底踏过。

我每天从早到晚为学人说破，学人总是不在意，千次万次地从脚底下错过。

祖师们每天翻来覆去讲，天天示现，每天给你开示这点东西。因为学人心不在焉，总是到头脑中去寻神秘，去找开悟，所以一次次错失言下见性的机会。他总是向外跑，总想听到知解的东西，总以为有个东西叫开悟，所以你越是给他讲真正的修行，他越不用心听，越当面错过。你给他讲一些知解的东西，告诉他有个东西叫本性，他越爱听这些东西。不知道那都是知解，都是骗人的。

比如你问我怎么做功夫，我让你站起来，你就死死地坐在那里，一脸无辜地望着我，非要听我一个答案。我明明告诉你，让你站起来，你

就是坐在那儿不动，屁股粘在座位上了。这就是当面错过。你一直在脑子里找，在意识中寻解脱，不知道当下从妄念中一出来就解脱了。

前两天在天津开见面会的时候，有个小伙子问我一个问题，类似怎么保任的问题，我把杯子递给他，示意他把水喝了。他接过杯子，然后就愣在那里，这个手就不动了，这个水就是喝不下去。我跟他干杯，他却在那儿打妄想，非要等我口里的答案。这就叫脚底踏过，当面错过了。

黑没煖地，无一个形段历历孤明。

当你知解本性的时候，就进入了黑窟里。本来活的法身，被你的意识困住了。一动念，把你本有的佛性盖上了。正用时非常流畅，来跟师父喝一杯，你举起杯一喝，就完了。可是因为有法执，因为一直在头脑里妄想解脱，一边举着杯子，一边打着妄想，这杯水就是无法喝到嘴里。这是黑没煖地，无一个形段历历孤明。

所以，不要去想这个无形段历历孤明的东西，要会用它。它不是用来想的，而是直用直行的。一想它，就把它盖住了。它是什么呢？又开始想了。去！墙角站着去！

学人信不及，便向名句上生解。

学人不能言下去用，就向名句上生解，转寻转远。

他还是在琢磨第一义，在想佛性，不会直用佛性。不知道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解脱是最直接的，最简单的，不经意间就能开悟。只要你不经意识，干你该干的事，就开悟了。大家这一天之中，这一生之中，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直用中，都在本来开悟和见性中，都是做而不生做想。学了佛，知道有个佛性，天天想见佛性，反而错失了佛性。

以前没学佛时，执著世间情爱、金钱、享乐，学了佛法开始执著开悟和见性，在大脑里边思虑怎样开悟。不知道不经意间就是开悟，大家记住了，有个词叫不经意间，这个是最妙的，不经意间就是开悟。不要去思维个不经意，一思维它又经意了。不经意千万不要去想它的意思，一想又经意了。那怎么才能不经意？来，干一杯。

不明白的人总是忘了当下的直用直行，便向名句上生解，逐着话头就去了，然后无休无止在问题里打转。

年登半百，只管傍家负死尸行，担却担子天下走，索草鞋钱有日在。

都五十岁了，只管拖着身体到处乱跑，担个行李四处游荡，不知道找个地方歇下来好好修行，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这样的出家人，将来受苦有日在。

出家的修行人最忌讳四处乱跑，到处挂单，不愿找一个地方歇下来好好做功课。越跑心越不安，功夫越养不成，最后成了一个踏州县僧，心跑散了，一辈子就白白这么浪费过去了。

大德！山僧说向外无法，学人不会，便即向里作解，便即倚壁坐，舌拄上腭，湛然不动，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。

大德，我说向外无法，学人听不懂，便即向里作解，开始执著静坐，长时间打坐，身体倚在墙上，舌头顶着上腭，纹丝不动，把这样的修行当作是宗门的修行。

不向外求，并不是有个内可得。只是离相，不著相，不被境转，便是不向外求了。不可执著内，内亦不可得。

我也经常讲回到自己这里来，做自己。有些人听不明白，不知道怎么回到自己这里来。不执著外在的人事物，就是回到自己这里来，不是有个自己可回。不执著学习别人的样子，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就是做自己。如果你设想一个自己的样子可做，这还是向外求，还是不会做自己。

回到自己的真正意义就是不要著外相，不著外相就回到自己这里了。回到自己这儿就是当下你在干什么就专注地干什么。你正在炒菜就好好炒菜，不要打妄想；你正在扫地就认真扫地，别分心去想别的。不向外驰，不是让你回到一个所谓的里边来，没有一个里可得，不向外就是里。

大错！是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，你即认他无明为郎主。

这样修行是大错特错的！如果你取一念不生为清净境界，为解脱的境界，就把生死无明当成主人了。真如自性起念，自然起念，不可执著

无念，也没有清净境界可得。一切境皆是清净境，方是真清净。真清净是没有境可得的，没有觉受可得的，没有内外，不需要修证。如果住在一个清净的不动的境界里，那正是无明深坑，被清净所缚。大家一定记住了，在坐禅中感受到的无念和清净不是开悟和见性，那只是一个无常的作用而已。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，即认他无明为郎主。

古人云：湛湛黑暗深坑，寔可怖畏。此之是也。

取了一个清净境为解脱境，犹如进了黑坑，出不来了，是很可怕的。声闻阿罗汉正是住于一个寂静的境界，把这个不动的寂静当成解脱，所以多劫被此境所困，无法真正解脱。很多人都会迷在禅定和轻安的境界里。古人云：百尺竿头不动地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

要舍掉这个所谓的至高点，舍掉那个死水，舍掉黑暗深坑，不要以为那是清净境。其实一旦住在这样的境界里是很可怕的。所谓荆棘丛中下足易，明月帘下转身难。舍掉这个清净境，才能见到更广阔的天空，回到平常的大涅槃中来。就是这个清净境，修行人很容易沉迷，因为它与世间所感受的那种粗的乐趣完全不一样，是非常轻安寂静、美妙安乐的。所以修行人在坐禅或其它时候出现这样的境界，会守着这个境，贪著这个境。为什么很多人爱修禅定？因为禅定的境界是很享受的。凡夫被五蕴所困，不是这儿酸，就是那儿疼，禅定里五蕴粗的感受都没了，只剩下空灵的轻安和寂静，解除了一切痛苦，全是乐受，所以不明理的人，特别容易对这样的境界起惑著心。

你若认他动者是，一切草木皆解动，应可是道也。

修行人不要执著寂静，但也不能认动者就是。如果认动者是，草木也动，难道草木能够开悟见性吗？

所以动者是风大，不动者是地大，动与不动俱无自性。

所以动者是风大，不动者是地大，皆无实性，并非实法。既不能执著不动，也不能执著动，动与不动俱无自性。当你讲禅宗不用打坐，不用修禅定时，有些人就以为，我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完全不用做功夫，可以随便放逸，一样能解脱，这又跑凡夫那边去了。所以声闻著在了调伏

心上，凡夫著在了不调伏心上，这两者都不是真法。经云：菩萨不住调伏心，亦不住不调伏心。

你若向动处捉他，他向不动处立；你若向不动处捉他，他向动处立。

如果你想向动处见它，它跑到不动的地方去了。你若向不动处捉它，它向动处立。反正只要你找它，一起念想跟它相应，就不能相应。你不找它，自然就跟它相应了。

譬如潜泉鱼，鼓波而自跃。

修行就好像潜伏在泉水里的鱼一样，没有你用心处。众生心灭则真法生，你只息虑忘缘，一切交给因缘和法性。当你不用力了，你会随着因缘而自然起用。就像潜在水底的鱼一样，丝毫不用力，它只要随着水波的流动，顺势而为，自然就能跳跃。我们在清澈的小溪里看到那些鱼在那儿游，它们被水流击荡，鼓波而自跃，形容我们的本性，完全不需要把捉它，它非常自在，遇缘即施，毫不费力。

大德！动与不动是二种境，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。

大德，动与不动只是两种生灭有为之境，都不要去执著。还是要去悟那个能用于动和不动的本性，那才是我们的主人。

我们想做事儿就做事儿，想歇下来就歇下来。既可以享受禅悦的快乐，也可以享受直用直行的乐趣，不能守着任何一边，否则就会被束缚，不得自在。既可以享受行云流水的生活，也可以享受寂静轻安的禅乐，于此二者都不能执著。

如诸方学人来，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。如中下根器来，我便夺其境，而不除其法。

好比如有不同的参学人来我这里，我作三种根器来判断他们。如果是中下根器的人来，我便直接夺其境，而不破除其修行方法。

夺其境，就是直接指出他著在哪些境上，让他不要著境。但不废除他的修行方法。比如执著读经典的，就会告诉他不要每天执迷在文字中，但并不废除读经，只是不要执著。比如有人执著坐禅中的境界，就会告

诉他那些境界都是不可得的，要放舍。打坐本身并没有问题，只是不可再执著打坐中出现的境界。

来参学的人，你要观察他的根器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舍法，什么都不修。你用了祖师的手段，他完全懵的状态，那就告诉他，继续在家里打坐，牧牛，这就是夺其境而不除其法。所谓夺其境，就是他有执著的地方，你帮他指出来，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礼佛了，不要再修供养了，不要搞放生、搞法会了，不要到处去拜山了。他做错的地方告诉他不要再做了。但是他做着相应的功课，能帮着他安住下来的那个法，先不要放下。

或中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俱夺。

中上根器就好一点，他有执著的地方，有见地不清楚的地方，帮他指出来。告诉他不用刻意地打坐、诵经，也不用去知解佛法，直接在生活中修，在生活中用出自己本有的佛性，直用直行。这是更直接的一种修行，是无修之修。根器好一点的人，不需要执著修行方法，只要在生活中处处无著、不染，懂得保护自己就好。

如上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人俱不夺。

如果是上上根器的人来了，境也不夺，法也不夺，人也不夺。该干嘛干嘛，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去管你。也不跟你讲修行，也不跟你讲实相，我做我的事，你做你的事，不给你说法，你自己去悟。你愿意打坐就打坐，不愿意打坐就不打坐。愿意诵经就诵经，不愿意诵经就不诵经。你做什么都没问题，我也不说你。只要你自己悟了，会修了，怎么修都可以。只要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，我什么都会不会管你，既不夺你的法，也不教你法。本自无疮，勿伤之也。

如有出格见解人来，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，不历根器。

什么是出格的人？心中一点修行的知见和观念都不留存。你来我这里，我告诉你：回去吧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句话，你可能就开悟了。这个人正问问题的时候，我啪地给他脑门来一下，或者忽然间唱起歌来，或者我就蹦起来了，对方言下便能默契。这是全体作用，完全没有轨则。

陈睦州开示云门；黄檗打临济；马祖大喝一声，百丈三日耳聋；马祖当胸踢水潦和尚，水潦当时便大悟。这些都是全体作用。

大德！到这里，学人著力处不通风，石火电光即过了也。

大德！到这里没有你用心处，动处即乖，著力即错了。修行犹如石火电光一样，没有丝毫停留和住著的地方。著力处不通风，就是没有你下手的地方，一用心就错了。念头就像石火电光一样快，你要看得到自己起了什么念，是不是又起了有所得、有所住的念，这些都要看得到，才不被骗。不住的功夫要比石火电光还要快，刚一拟心，古佛过去久矣。对方还没说什么，你就能跑掉，要有这个功夫才行。古人云：拟心开口隔山河，寂寞无言也被呵。只饶着着在机先，更须知有向上窍。如何是向上窍？喵！喵！

学人若眼定动，即没交涉。

到祖师这里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眼睛稍微一眨，或者在那儿愣个神儿，不管你是动眼珠，还是不动眼珠，都没交涉。不会祖师意，就会杵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就会被头脑里的知解习气覆盖住，总想明白一个道理。碰到祖师问了一个没道理的，就卡在那儿，像个木头人似的动不了了。学人都是这样，所以，就算你讲经讲得天花乱坠，一问：如何是麻三斤？便不会了。

拟心即差，动念即乖。

众生妄念比石火电光还快，所以你一动念，一拟心，稍微不注意，就掉进知解中，就心有所住，与道相乖了。要是没有一定的功夫，根本做不到不被念头所骗。一念不觉，就随念流转了。

有人解者，不离目前。

有人会的话，不离眼前见闻觉知，言下就能相应。什么是麻三斤？拍个掌，跺跺脚，咳嗽一声。问我：如何出生死？大喊一声：出来了！所以不离目前，一切现成，切忌拟心。不离目前，是要用出来，不是去思维个不离目前。佛法就这么简单，大家互相握握手，互相道一声恭喜吧。

大德！你担钵囊屎担子傍家走，求佛求法，即今如此驰求底，你还识渠么？

大德！修行只是得个安心处，找个地方歇下来，重新做回自己，不再向外流浪，不要再去求佛求法求开悟。识得那个驰求的心，就是你无始以来的本佛。此心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要用便用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便是究竟。设有求得，皆是妄想，如空中花，毕竟空无一物。

活泼泼地，只是无根株，拥不聚，拨不散。

本性从来活泼泼的，千变万化，灵动无拘，有无限的神通妙用，像一棵无根的树一样，你找不到它的根处，抓也抓不住它，离又离不开它。把得便用，更不用想有想无。

求著即转远，不求还在目前。

一找它就跑，不找还在目前。你不想它了，也不去找它了，也不思考它了，它就回来了。所以，要行便行，把得便用，不要跑到头脑里找本性。所以会修行的人，再也不起修行的心。看看树，吹吹风，听听鸟叫，修行只剩下享受身心和世界。

灵音属耳，若人不信，徒劳百年。

所以说真正会了，肉耳就变成了佛耳，一听就能听到第一义谛，听鸟叫，听风声就开悟了。肉眼就变成了佛眼，看的瞬间就证悟了。不用返闻闻自性，一听就见性了。如果在这里你信不及，就错失了它，再去找吧，找一百年也找不到。所以闻的当下，不去分别闻；看的当下，不住于看，触目菩提，听音悟道。

见闻觉知上不立见闻觉知，即是涅槃；见闻觉知上思维动念，即是无明。听不做听解，就涅槃了；看不做看想，就悟道了。多简单啊！所以叫灵音属耳。真正的妙音就在耳边，一听就悟道了。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既然不觅，那该如何？我今独自往啊！独自往即独自往，切忌做逢得渠想。

如果在这个刹那，在言下不悟，就又错过了。大家动动脚，回回头，伸伸手臂，就开悟了。如果这时候还不能开悟，徒劳百年，再过一百年也很难开悟。

道流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，入毗卢遮那国土，入解脱国土，入神通国土，入清净国土，入法界，入秽入净，入凡入圣，入饿鬼畜生。

道流，这一念无心的当下会了，直用的当下，心无所住，便可以拥有大神通。一刹那间，不动妄念，便可入华藏世界，入毗卢遮那法界，入解脱国土，入一切神通国土，入清净国土，入一真法界，入秽入净，入凡入圣，入六道，入十法界，无所不入。不用动念，此心遍满十方世界。大家不要以为入六道，入华藏世界是起心入的，不是，正是不动妄念，才能一念间遍一切处。

所以万法都是一心。永嘉大师云：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遍含一切法。诸佛法身入我性，我性同共如来合。一念相应，妄心不起，就能现身于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清净世界。什么是清净世界？娑婆世界即清净世界。非离娑婆世界别有清净世界可得。于娑婆世界不生娑婆世界想，便是毗卢遮那法界。

《楞伽经》云：譬如明镜，顿现众像而无分别。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现流，亦复如是，顿现一切无相境界，而无分别。如日月轮，一时遍照一切色像。诸佛如来净诸众生自心过习，亦复如是，顿为示现不可思议诸佛如来智慧境界。

所以，诸佛法界，犹如明镜，自心所现，不可思议。正应于诸根，而不生用想，日用万行时，无染无住，便是一真法界。所言一真法界者，即非一真法界，是名一真法界。

处处讨觅寻，皆不见有生有死，唯有空名。

于十方界，处处寻讨，找不到有生法可得，找不到有灭法可得。一切诸法，但有空名，皆无实义。菩提涅槃，真如佛性，唯是假名，不可执著。

二祖去见达摩，向达摩请法：弟子心不安，请师安心。达摩说：将心来，吾为汝安。二祖良久，说：觅心不可得。达摩说：为汝安心竟。不仅于十方界，觅生死不可得，觅心觅法，觅解脱觅涅槃，皆不可得。

我们为什么会不安呢？我们总是以为有个心，有个我，有个东西可安，一直在找一个安心，一直在妄动，一直想抓取个东西，又抓不到，

所以才会不安。本来没有实有的心可得，亦没有实有的生死可出，更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在。但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真相，于无生中妄见生灭，再去灭这个生灭，所以妄上生妄，与实相转加悬远。达摩祖师夜坐偈云：旷劫以来无生灭，何须生灭灭生渠。本来就没有生灭，起了一个生灭心去灭这个生灭，妄上加妄，妄妄无穷。本来无境，再去灭境，反堕在生灭中。当你发现这个心的体都是空的，这个时候心停下来了，不找了，就安了。

幻化空花，不劳把捉，得失是非，一时放却。

一切万法，都从妄想生。妄想非实，以了达故，妄想不除而自灭，空花不灭自除。若不达此，于幻用功，白白受苦，徒劳把捉。得失是非，同样幻化不实，知其不可得，一时放却，即得解脱。这几句是三祖信心铭里的。三祖讲：梦幻空花，何劳把捉。得失是非，一时放却。眼若不睡，诸梦自除。心若不异，万法一如。

第十一讲

道流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，从麻谷和尚、丹霞和尚、道一和尚、庐山拽石头和尚，一路行遍天下，无人信得，尽皆起谤。

临济禅师说：同修们，山僧我所学的佛法，是从祖师那里一脉相承过来的。从麻谷宝彻禅师、天然丹霞禅师、马祖道一禅师、归宗智常禅师、石头和尚那里一路传承下来。说是传承，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法可传，但能默契，便是相传。这些禅师，都是悟佛心宗，会得向上一路、千圣不传的妙义，以此行遍天下，但是无人能信，大家听了宗门的法，听不懂，全都诽谤。

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宗门这一法，少有人信，因为它打破了传统佛教的很多观念，少善根人听了，都会惊讶不信，乃至诽谤。

禅宗乃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法门，是从佛陀那里，到大迦叶、阿难，到达摩，再到六祖，的的相承下来的，乃佛的正法眼藏。禅宗从释迦牟尼佛一直传下来到今天，都是最难信，最难

人的法门。当今这个时代，禅宗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法脉传承，没有相上的传承，不代表这个时代就没有禅宗。禅宗的典籍、祖师留下的法语已经流遍天下，有智者一闻千悟，自悟自修，自证菩提，时节因缘成熟，也会有人出世弘扬禅宗。

禅宗这个法门在唐朝，也即六祖之后，开始兴盛于天下。从六祖到五家法脉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到了现在，有很多人在学习禅宗，有很多开悟见性的人，虽然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法已经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开来。传承有显像的，有隐像的，有你看得到的，有看不到的。禅宗过去在唐朝是很兴盛的，到处都看得到开悟的禅师，各大祖师稳坐山林，天下求法者趋之若鹜，门庭兴旺，学子云集。在这个时代表面上看没有几个禅师，那只是你自己因缘不具足，没有法眼。可能禅师就在你身边，但你就是无缘相遇，遇到了也不识，听他讲了，你也不信。所以，只是你以为没有传承，其实传承一直都在。有很多大修行人，都是无师自通的，都会应世说法。

还有些人总是拿末法时期来形容这个时代，其实正法末法，并非是时间上所呈现的样子。识得本心即是正法，不识本心即是末法。以清净心看，一切时都是正法；以分别心看，才会看到末法。

麻谷和尚是指麻谷宝彻，丹霞是天然丹霞禅师，道一是马祖道一，庐山拽石头和尚可能是归宗智常禅师，也有可能是指石头希迁禅师。临济所说的这些禅师未必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，可能只是随便讲了几个重要的禅师。

虽然这个法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，但是要想信入，还是很难的，真正信受禅宗的人不多。有些人听不懂，会起谤的心，学其它法门的人因为执著有佛可成，有法可修，所以没办法理解宗门的见地，便诽谤禅宗是狂禅，堕断灭空，口说般若，是邪法等等。

禅宗是真正解行并用的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无所行，是顺行逆行天莫测，是没有任何轨则可循的。

禅宗祖师都是大修行人，都有多年的功夫积累，都是长时间牧牛长养出来的深厚功夫，都能真正八风吹不动，遇到任何境界，都不会有任

何疑惑和倾动。他们行持上的功夫是其它法门的人不能窥其涯际、望其项背的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。祖师们都是在第一念上就能毫无痕迹地转掉，根本不会有任何葛藤，说个修、说个证都是多余。而其它法门的人，他们的根器和悟性达不到这种迅捷，所以根本无法理解禅宗是怎么修、怎么做功夫的。

禅宗祖师是相当敏锐，相当灵活，相当智慧，非常警觉的。他们离相和转念的功夫，就像火石电光一样，比火石电光还要快。祖师的智慧，就体现在他对念头的驾驭、察觉、不住上，所以他不是凡夫和学其它法门的人所能理解的。

很多人听到禅师呵佛骂祖，不把佛和菩萨们放在眼里，也不把经典放在眼里，就以为祖师们太狂。不是祖师们狂，真正悟道的人就是如此，他们会离一切相。只是作为凡夫的我们，还会著佛相，著菩萨相，著修行相，著菩提相，著戒定慧相，著有为相，著经典文字相，著成佛的相，还有所著，所以不信祖师所讲。

如道一和尚用处，纯一无杂，学人三百五百，尽皆不见他意。

就像马祖道一禅师，他平时的心行，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痕迹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夹杂。说法没有任何葛藤，直指心性。会下有三五百弟子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道一禅师的心行，根本无法猜到他的用意。正所谓，于三界不现身意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马祖会下出了八十四员大善知识。

如庐山和尚，自在真正，顺逆用处，学人不测涯际，悉皆茫然。

庐山和尚是指归宗智常禅师。归宗禅师，又称赤眼归宗，眼睛长的据说和黄檗很像，最后用药把眼涂红了，所以叫赤眼归宗。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作家禅师。自在真正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都非常自在，洒脱无碍，说法示教从来不拖泥带水。顺逆用处，不管是顺境逆境，都自自然然，洒洒脱脱，任性不拘。学人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境界。一来见他，要么就不理你，要么就给你推出去，要么就骂你，大家都是茫然不知所措。我两千多里地特来求法，还没说话呢，就给我推出去了。这是什么禅师！学人会经常感叹！过去学法的人也多，来来往往的，不用一些严厉的手段怎么能筛选出来真正的法器。不像现在，时代不一样了，得哄

着大家学法，教你行禅，教你观呼吸，教你诵经，一字一句的，教你练习觉知，教你打坐，教你怎么穿衣吃饭，怎么专注于当下。

如丹霞和尚玩珠隐显，学人来者皆悉被骂。

我们过去学过丹霞禅师很多的诗句，有玩珠吟，骊龙珠吟等，都是跟宝珠有关的。佛经里关于摩尼珠或宝珠的譬喻有很多。比如《法华经》里写过一个人赠送给他的朋友一颗宝珠，藏在他朋友的衣服里。过了很多年，他又遇到了这个朋友，发现这个朋友贫穷受苦，在外流浪，就很惊讶。因为他曾送给这个朋友的宝珠是无价之宝，这颗宝珠可以使这个朋友衣食无忧，生活富足，怎么会变得如此贫穷？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朋友因为当时喝了酒，忘了有这颗宝珠，宝珠还在衣服里，一直也未使用，所以白白穷苦这么多年。《涅槃经》里写到，有一个力士，头戴宝珠，在战场上打仗时，宝珠嵌到了额头里，并未丢失，自己以为丢了，到处寻找。后来有人告诉他，宝珠就在他的额头里。当时力士获得宝珠，非常欣喜，其实他只是获得了本有的宝珠，不关向外求觅之力。

经典里所描写的宝珠的譬喻，都是形容我们的本性。永嘉大师云：摩尼珠，人不识，如来藏里亲收得。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颗圆光色非色。虽然人不识得这颗宝珠，但是它一直都在，想用随时便能用，要见立刻就能见，不关任何修造有为之力。

丹霞禅师诗偈里的宝珠就是在开示众生佛性，描写的很含蓄、委婉，隐显不定，甚至晦涩难懂，一般人完全不知所云。他接待学人也很厉害，动不动就把对方骂一顿。《灯录》里记载，丹霞禅师是石头和马祖的弟子，他在马祖那里学过法，也在石头禅师那里学过，他和庞蕴的关系非常好，两个人经常切磋修行，在一起打禅机。学人来者皆悉被骂。禅师骂人的特别多，很少有那种和和气气的禅师。像哄幼儿园孩子那样教学的，几乎没有。禅师骂人不是为了骂你而骂你，是看到你有执著的地方，有紧紧抓住放不下的知见，通过呵斥怒骂，来让你放下各种知见和执著。

如麻谷用处，苦如黄檗，近皆不得。

良遂禅师曾经去见麻谷，麻谷不搭理他，但是良遂在麻谷那里就开悟了。禅师在接引学人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给对方讲什么，但是他们都有

大智慧，有自己独到的手段，知道在什么时机因缘下，以什么样的方式就能让学人豁然大悟。这些手段不是学其它法门的人所能够了解的。一般的法师，只会讲法，除了语言文字，什么都不会用。到了禅师那里，除了不用文字，几乎各种手法都会用。在常人眼中，祖师一个个都是怪物，因为他不给你讲法，不是骂你，就是不理你，要么就打你，要么就赶你走，反正你在他面前怎么都不对。麻谷禅师这个人干巴巴的，太严肃，太无趣，太苦涩，接近不得。俗话说，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跟他说不上话，所以苦如黄檗，像黄檗这种植物一样苦。

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去见善知识，内心中总是有一个向往和期待，总想在善知识那里学到些什么。我们对善知识也会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，总想遇到平易近人，有亲和力，让人如沐春风的善知识。但是祖师可不管你什么亲和力不亲和力，有根器的，就能接住我的招儿，没根器的，一瞪眼，就吓跑了。

如石巩用处，向箭头上觅人，来者皆惧。

石巩慧藏禅师，他是马祖的弟子。他出家前，曾经是一个打猎的人。他打猎时碰到了马祖，马祖跟他讲了几句话后，他扔掉了弓箭，就跟着马祖出家了，过去所有的业当时就消掉了。有一天石巩慧藏禅师在厨房作务，马祖就问他：你在干什么？石巩说：我在牧牛。马祖说：你怎么牧牛？石巩回答：一回入草去，蓦鼻拽将回。马祖夸赞道：子真牧牛也！后来石巩慧藏禅师坐道场接引学人。很多学人去见他，他就拿起弓，大叫一声：看箭！这就是箭头上觅人。这阵势还是挺吓人的，一般人都不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接待参学者。

三平义忠禅师初参石巩，巩曰：看箭！三平乃拨开胸曰：此是杀人箭，活人箭又作么生？巩弹弓弦三下，三平乃礼拜。巩曰：三十年张弓架箭，只射得半个圣人。遂拗折弓箭。

如山僧今日用处，真正成坏，玩弄神变，入一切境，随处无事，境不能换。

到了我这里，我的用处又不一样。我使得一切法，不被一切法使，完全了达万法变幻无常，无一定法可得。故能神通游戏，入一切境，了无障碍。到处无事，一切境都困惑不了我。

但有来求者，我即便出看渠，渠不识我，我便著数般衣。

只要有来参学的，包括问难的、勘验的、较量的、挑战的，不管谁来，我出来一看，便能看出他的境界如何。他如果不能识破我，我就会用一些虚的境来考验对方。如果对方是明白人，两个人过一招两招，便各自回寮去了。德山带着钵囊去见汾山，两个人就是这样，很厉害，见面总共没有一分钟，两个人就散掉了。

学人生解，一向入我言句。

学人如果不能识破我考他的境，于我所说的法生了知解，便掉入言句中去。所以临济所说的这数般衣，就是指文字、故事、境界、知见，这些东西。学人不懂，不知道这是骗他的，一向入我言句，就入到文字相里去了。

苦哉！瞎秃子！无眼人！把我著的衣认青黄赤白。

这样参学修行就太苦了，都是一些瞎眼的僧人，没有正法眼，不会修行，才把善知识讲的虚妄境当真。

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学法人，比如你讲一个觉知，只是个工具是个假法，他当真了，掉到了觉知里，每天守着一个觉知，二六时中都保持觉知，这就是错用功夫。觉知只是对治烦恼的一个假法，没有烦恼的时候不需要觉知，本觉不需要再安个觉。但是要不明理的话，就会执著有个觉，要保持一个觉知，那样就被觉缚住了。

我脱却入清净境中，学人一见便生忻欲，我又脱却，学人失心，忙然狂走，言我无衣。

我不再讲任何境界，我开始讲清净心。学人一听，又著了一个清净心。我又说清净心也不可得，你那个不是清净心，又脱却。学人这时就慌了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。吓得忙然跑掉，说我落空。

当舍去一切法时，学人心里开始无着无落，生了大疑惑。心想：刚才讲的好好的，那个东西我是能够理解的，甚至我平时都有过相应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清净心应该就是实相啊，怎么现在又不是了呢？刚才还说这样是对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又不对了呢？心里边特别失望。这肯定不

是个见性的善知识，我赶紧走吧。本来我觉得已经找到本心了，他又说那不是本心，是我的妄想。学法人总想在善知识那里得个确认，到底哪样才是对的，自己心里没有主见，没有自己的悟处，所以总是疑惑。言我无衣，说我偏空，堕入了断灭相。学法人心里的知见很难彻底清除干净。心里什么都没有，就会恐惧，心里赤裸裸的时候，就会害怕。

很多的修行人心里一定要有抓的东西，要有衣，衣全脱了就不自在，就害怕。他不能无依，不能赤裸裸，不能干干净净，不能能所俱泯。一旦无我无我所，就会非常慌张。好多学禅宗的人一开始看到我写的东西，都会认为偏空，他自己从来没悟到过空，一看到空就害怕。就会跟我讲：什么都没了，世界、虚空、众生、诸佛、一切法都空了，我怎么感觉很恐惧呢？一听到空，心里就特别不安。这个不安就是我执和根本无明，不知我执亦空，根本无明亦空，只是心有所住，才会有此作用。

我即向渠道：你识我著衣的人否？

我就会向他说：你只是看到各种衣，看到了著衣的人了吗？我说一切法空，有一个不空的你看到了吗？一切生死、烦恼、无明、妄想、执著是空的，性是不空的。这个不空的你看到了吗？

忽尔回头，认我了也。

只要一停下寻觅，回过头来，不再认衣认法，不再著相著境，就能见到真实，就知道还有个不空的。

大德！你莫认衣，衣不能动，人能著衣，有个清净衣，有个无生衣、菩提衣、涅槃衣，有祖衣，有佛衣。

你不要认这个境为实。境从心起，还从心灭。一切境都虚妄不实。衣就是境的意思，境不自境，心生故境起。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衣不能动，人能著衣，所以衣是假，人是真。人指我们的本性，它能驾驭一切境，能生一切法，它能够思维动念，能够造境，也能够离境。

有个清净衣，有个无生衣、菩提衣、涅槃衣，有祖衣，有佛衣。清净衣乃至佛衣，都是名字，并非有实法可得。所以清净衣是指清净境，但凡有境，皆不真实。再清净的境也是境，也是妄。本性离一切相，离一切境。无生衣是指无生灭，无生灭也是语言文字，真正的无生不言无

生。佛讲无生，就对治我们对生灭的执著，所以假说个无生。但是执著有个无生，无生还是衣，还是有法。它就像衣服一样，不是你的本身，是个假的东西，是个相。所以讲出来的无生是意识，是名相，不是真正的无生。真正的无生超一切心意识，离一切分别动念。

无生是衣，菩提也是衣，涅槃也是衣，佛、真如都是衣，都是相，都是概念，都是识心妄想。

大德！但有声名文句，皆悉是衣变，从脐轮气海中鼓激，牙齿敲磕成其句义，明知是幻化。

临济祖师讲得非常清楚，只要你形诸文字，付诸音声，只要你能表达出来的东西，一定是意识，是妄想，皆是衣变。想变体殊，情生智隔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一付诸文字，真实就变成了一种相，本性就成了一种妄想。无生啊、清净啊、菩提啊、涅槃啊、祖啊、佛啊、开悟啊、见性啊，这些都是从人的肚脐脉轮和气海中鼓激出来的，是从我们身体、喉、舌、嘴、牙齿敲磕成的一句话，一个声音而已。我们思维动念，才分别出一个意思来。这些文字哪有一个真实性可得？明知道都是假的，所以于此不生分别，即寂灭现前。前一刹那还在讲呢，好像有这么个东西，后一刹那就没了，消失在空气中了。但是很多人不明白，如犬逐块，著在了文字音声这些幻化相上，自生意思，自寻烦恼，自己吓自己。比如维摩诘讲的那一堆谤诸佛的话，明白的人，就不会像须菩提那样著文字相，不会生心动念吓唬自己。文字本身不会障碍我们，是我们自己生了知解，自生障碍。

大德！外发声语业，内表心所法。

起心动念，动嘴动唇，和合出声音来。向外发出声音，向内是无明和妄想。一切语言文字，包括佛所讲的话，都是业识鼓动，没有任何实义。明白的人，不著语言文字相，看到诸佛文字背后所指，知道文字之法是为了引导我们识自本性，自证解脱，不要把文字所说当真。

以思有念，皆悉是衣。

因为生心分别，所以才有各种意思。但有意思，皆是依，都无实法。为什么要学禅宗？学禅宗是实修实证法门，是要离心意识，要息虑忘缘，

要做牧牛和转念的功课，要善护念，不被念所骗。一念不觉，就会著在生灭法上，所以轮回都是被自己的妄想所骗。没有人障碍你，没有任何境界障碍你，没有什么六道，也没有什么三界，都是自心妄想编织出来的幻化相，心识执取了幻境，才有三界六道，乃至轮回。

你只这么认他著的衣为实解，纵经尘劫，只是衣通，三界循环，轮回生死，不如无事。

如果你只认这些识衣为真实的，把境界当成真的，纵然经过无数劫，也只是落在有为生灭法上，就算你证得了神通，依旧三界里轮回生死，不如无事，什么都不做最好。

就算是佛，也只是一个相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佛为究竟。释迦牟尼佛只是报化佛，并非真佛。真佛乃自心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所以说三世诸佛都是众生妄想。一动念，有个法生，有个相出来，有个佛出世，有个佛灭度，皆是识心妄想，非有实法生灭。所以修一切法，不如无事，无求无得，是最上乘。妄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把所有的佛法都扔掉，干干净净，自然而然地穿衣吃饭，随缘度日，随分过日，简单生活，不作怪，不打妄想。

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

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这两句话非常妙，这就是悟道、入道、证道、得道的玄旨、根本，诸佛祖师种种开示，不外乎此。

洞山禅师有一个过水偈，写得非常妙：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应须恁么会，方得契如如。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偈子看明白了就会直用本性了，就开悟了，就解脱了。

很多时候你都是开悟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开悟的。之所以不开悟，是你在用上加了种种妄想。离开用，你找不到真实的自己。正用不生用想的时候，假名开悟。你不知道自性本来开悟。当你没有生见性想，也没有生我是凡夫想，没有生我要成圣想，那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本在悟中。一切时中，都是法性施为，恰恰在大涅槃中。所以这个话非常妙，

每天都跟它在一起，但不生在一起想。每天它都在自说自话，但不要生说话想。

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我每天都跟它在一起，只是不认识它。认识它之后，认识也要放下，同于不认识。所以悟了同未悟。每天只是跟它在一起就好了，每天用它就可以了，不要去想它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用找它，直接用它，就是它。

梁武帝问达摩：对朕者谁？达摩云：不识。石头对药山说：从来共住不知名，任运相将只么行。自古圣贤犹不识，造次凡流岂可明？每天就是这样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日用无别事，唯吾自偶偕。分别一切法，不作分别想。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这些都是在讲修行的根本、关键，能用出来，就见性了。每天不要老想着什么时候开悟。这一念，牛就吃庄稼了。起了这一念，赶紧拉回来。拉回来就开悟了，不回来就迷了。

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得动个念才能开悟，不知道正无心地做一切事时，正是开悟，然而开悟是不住的，是不可得的。你想确定它时，它早就过去了。你找一个开悟，你的心已经有所住了。

所以开悟和见性不是我得见点什么，我得想个什么东西，我得知道什么，我得有什么感受，我得有什么境界，这些都是打妄想。没生各种妄想的时候恰恰是开悟，但是又没有一个开悟的状态可得可住，假名开悟。当你想象开悟的状态，想象不住时，又住了，开悟早就过去了。

没想自己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一想我是谁啊？你是在打妄想。虽然你还是自己，但是你在本来的自己上边加了一个妄想。我既是我，就不需做我想。开悟见性亦复如是。方便说开悟，不可认实有一个法叫开悟。有些人马上说，原来见性是这样，原来当下就是。当下就是，不得已这样讲。切忌不要认一个当下就是。没有起当下就是的心才是，假名是，没有是。其实这本书就讲了这么一句，诸佛祖师所有教法，也只是开示这一句。所有悟道的祖师都是于此悟道的。所有的修行也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修行、做功夫、保任，实无功夫可做。

现在很多学法的人对开悟见性的认识全都是错误的，为什么？祖师的东西看得太少了，经典看得太少了，看了也没看明白。所以，大多数人关于开悟的认识都是道听途说，一盲引众盲。见地错了，就不会修，不会保任，不知道息念妄虑，佛自现前。不知道直用本性而心无染著，即是解脱，不需要额外修一个法。大家都讲相应，如果相应错了，相应了一个知解的佛性，守着一个妄想，当成本性了。守着一个觉，于此觉上做功夫，是盲修瞎练。所以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没有正确的见地，没有遇到真正明理的大善知识，很容易就偏了。一念有所住就偏了，就背道而驰了。

今时学人不得，盖为认名字为解，大册子上抄死老汉语。

现在的学人之所以不能悟道，就是著在了语言文字相上边，用大册子抄写很多老和尚说过的话，把那些话当成宝贝。守名而生解，不会做实修的功夫，所以不得解脱。黄檗禅师讲：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毒药。

所以佛法是心法，不用死记硬背任何文句。心里领会了，会用了，烦恼起现行的时候，一转念就行了。大册子上抄的法语没有用，一定要把它用出来，要会活用，才是真修行。

三重五重袱子裹，不教人见，道是玄旨，以为保重。

袱子就是布，用三五重布把抄写的册子包起来，当作宝贝一样，怕人看到，说这里藏的是玄旨。这都是迷人，执著文字经典，不会自用佛法。不教人见，神神秘秘的，说是玄旨，认为诸佛妙理都在那里边了。妙理没在那里边，都在你手指头上，在你眼睫毛上，在你后脑勺上呢。你珍爱的只是一堆没用的废纸。

大错！瞎屙生！你向枯骨上觅什么汁？

在文字里找实相，是大错特错。瞎眼汉，你向枯骨上觅什么汁？文字上都是假法，死法，定法，都是方便法，都是指月的手指，那上边啥也没有。

有一般不识好恶，向教中取意度商量，成于句义，如把屎块子向口里含了，吐过与别人，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，一生虚过也。

还有一般人不识正邪，向经典文字中去意度实相，讨寻佛法，再把那些东西总结成文字，进行解释、研究。把佛讲的东西当成定法，总是用经典里的东西去评量指责别人。好比如把屎含在嘴里，吐出来给别人吃，一个传一个，就像俗人在一起传口令一样，一生都迷在文字里，白白浪费大好生命。

我接受到一些学人的反馈，他们说，看了我文章三五年，功课没有怎么做，遇到境界还是会烦恼重重。这就是不实修的结果，只是读文字，不实修，就无法把经典的智慧转化成自己的。

任何人只要他不做息虑忘缘的功夫，不好好实修，就没有真实解脱烦恼的能力，临终的时候一定随业流转。千万不要羡慕那些虽然学了佛法，但只在文字中用功的人，他们看上去很洒脱，佛法世间法都搞得特别熟，但是境界一来，就手足无措。歇不下来，这一生就白白浪费。

道我出家，被他问着佛法，便即杜口无词，眼似漆突，口如橛檐。

虽然家也出了，也穿着僧衣，混在僧团里，每天好像也修行，但是被问着佛法大意，就哑口无言，不知如何拟对。比如问他罔明弹指这个公案。一个女子在佛前入定，文殊把这个女人拖到了阿迦尼吒天，还是不能把她从定中叫出来，但是下方世界罔明菩萨一弹指她就出来了。为什么文殊不能叫这个女子出定，罔明菩萨一弹指，便把这个女子叫出了定？他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问他：为什么祖师说吃茶去？他就站在那儿转眼珠儿。眼似漆突，两眼就迷瞪了。口如橛檐，嘴就像扁担一样木在那了，张不开嘴了。

如此之类，逢弥勒出世，移置他方世界，寄地狱受苦。

这些人，逢弥勒出世，就会因其业力，被移置他方世界，寄于地狱受苦。一个人不开悟见性，就要轮回受苦。

大德！你波波地往诸方觅什么物？

大德，你每天忙忙碌碌，到处乱跑，到底要找什么？

波波地就是匆匆忙忙，心停不下来，一直心向外驰。找这个去学法，找那个去学法，花钱买课程，学了很多，却依然烦恼重重。见过无数老师，上过很多课，就是不实修，心安不下来。参加各种灵修，学奇迹课程，心理学，觉知训练营，萨古鲁，疗愈课程，跑遍了世界各地，去见了很多大师，学了一大堆知见，就是不知道歇下这颗心来。

踏你脚板阔，无佛可求，无道可成，无法可得。

就算你把脚底板踏宽了，把鞋都踏烂了，也没有用。实相是没有佛可求，没有道可成，无法可得。所以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不了解一切万法皆从心起，心灭法灭，心生法生，心就会一直有所求，有求就会造作，就徒受辛苦。

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。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

起心向外求有相佛，就背离了你的真性。欲识你的真心，不取不舍，不即不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直下便是，不用拟议。

道流！真佛无形，真道无体，真法无相，三法混融，和合一处，辨既不得，唤作忙忙业识众生。

修行人，真佛无形，真道没有体性，真法无相。佛、道、法，唯是假名，究竟无实。一切法和合而生，皆无实性。如果不识自性真佛无少法可得，认名言文句、识心境界为真法，不辨真伪，就唤作业识众生。一切众生之所以轮回生死，就是于无生中妄见生灭，妄见有法可得，追逐取著，故受种种苦。

问：如何是真佛、真法、真道，乞垂开示？

学人问：什么是真佛、真法、真道？乞师具体开示。

师云：佛者心清净是，法者心光明是，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，三即一，皆是空名，而无实有。

临济禅师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又是现半身，又是乘象，又是全体作用，又是三玄三要，又是四种无相境，但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直下顿了，不得受用。祖师没办法，最后也只能意解佛法，说些大家能听得懂的。答曰：佛者心清净是。什么是佛？心清净即是佛。心如何清净？善于分别诸法

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直用直行，心无所住。待人接物时，不随意评价别人，不对抗、不指责、不抱怨，以平等心，观一切物。法者心光明是。内心不见是非，没有取舍，即是法。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。道不碍人，人心起高低、拣择，自生障碍。所以，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。心若平直，道即无碍。

如真正学道人，念念心不间断。

如果是真正学道之人，念念都不会错用心，都会善护念，不会迷失本心，去逐境，去执取任何东西。念念不间断不是念念不生心，不是住在一个无念的境界上，而是念念不染著，念念心无所住，念念心无执取。

自达摩大师从西土来，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。

自从达摩大师到中国来传佛心印，他只是找一个不受人困惑的人，找一个不被任何境界所骗的人，找一个不著相的人。不受人惑，不受什么惑？不受任何境界所惑，不受文字名相所惑，不受佛惑、法惑、僧惑，不受一切相惑，不受自己的妄念所惑。

当你不再相信别人对你的评价，同时也不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评价，不给自己贴标签，不妄自分别自心境界，这时候你就解脱了。所谓不受惑的人，就是不受观念，知见，想法的困惑。不受内心各种声音和评价的困惑，从自心的妄念中解脱。

后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从前虚用功夫。

后来达摩遇到二祖。二祖请达摩安心，达摩说：将心来，吾为汝安。二祖良久，说：觅心了不可得。达摩说：为汝安心竟。就这一句话，二祖就明白了，原来无心才是实相，无心即是本心。二祖言下大悟，方知从前所学只是知解，所做所求，皆是识心妄想。

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。

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，跟佛陀和祖师所讲的没有任何区别，都是一脉相承，只是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以心传心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

若第一句中得，与祖佛为师；若第二句中得，与人天为师；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

若第一句中得，就是三玄三要中的体玄。你一问法，蹭就跑了，你一看就开悟了，这样能悟道的，堪与祖佛为师。

若第二句中得，可以为人天的老师。第二句中得，比如学人问：如何是佛法大义？你说：把那个瓶子递给我。学人递给你了，继续问：师父还没回答我问题。你说：辜负了我一番好意。学人言下便大悟。这是第二句中得，可以做人天的老师。

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就是意玄，告诉你佛不是佛，那个能动的，能听的才是真佛。见闻觉知的当下不住见闻觉知，就是你的真如性，只要不染不住，正恁么时，即是自在三昧。这样讲，是不得已而付诸文字，是在知解佛性。若只停留在这个层次，自己都无法解脱，更别说让别人解脱。只有亲证如是境界，离一切相，不染万境，乃为真实修行，真实解脱。

第十二讲

问：如何是西来意？师云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临济禅师说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这句话可能有很多人一看就过去了，没有好好地去践行转身的功夫。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这个问题是问祖师从印度来中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？我们先要想：祖师和一切成就者做事有真正的意图和执著吗？

据说，达摩祖师的师父西天般若多罗曾对达摩说：你将来到中国去弘法，中国有大乘气象。随顺世间法，我们可以说达摩来中国是为了传佛心印，度化众生。但这都是在幻相中，假说如此。如果达摩真有这样的心，那还叫祖师吗？就不叫祖师了。

经云：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。

那达摩来中国到底干什么来了？这个问题自古以来成为修行中很重要的问题，没有人说得明白。有的人对此下评语说：达摩西来，无风起浪；世尊拈花，一场败缺。又有人说：达摩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方。此是何义？久而久之，这样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公案，而且是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和公案。

虽然说达摩来到中国，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最后因缘成熟，遇到二祖慧可，经过开示，二祖悟得心印。但是，这都是随顺世间众生的心这样讲，这样讲大家能理解，而实相并不是这样的。实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临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说，如果达摩有意图，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。

云：既无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师云：得者是不得。

学人问：既然祖师从印度来中国没有任何意图，为什么二祖却得法呢？临济禅师说：所谓得法，也是得了个无法，得等于没得。既没有得的人，也没有得的法，假名为得法。

所谓得法，得的什么法呢？得了一个无法，得了一个无得。原来是啥样，得法之后还是啥样，一点都没有增加，实法是什么都没有。二祖未悟之前是那个样子，悟了之后还是那个样子。所以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可得，只不过以前迷糊颠倒，以为有法可得，悟了之后发现还是原来那样，不增不减，没什么可得的。

云：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的意？

既然您说不得，那不得又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不得的意？这个问题就很可笑了，不得就是不得，还有个意，那不又是得了吗？

师云：为你向一切处驰求，心不能歇。所以祖师言：咄哉丈夫！将头觅头！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，更不别求，知身心与祖佛不别，当下无事，方名得法。

祖师讲一个不得，也只是让你歇下这一念妄想心和驰求心，可你还在找，还是要得一个东西，没听懂不得到底是什么，还在找一个不得的意。这就是众生心识的特点，一直在找，一直想确定一个东西，停不下来。

正是因为一直在起心、生心，向外驰求，妄想心歇不下来，所以历代祖师才会呵斥你，才会告诉你：咄哉！丈夫！将头觅头！不要再找了，找的就是，还找什么？言下听懂了，心一止息，当下与祖佛无别，就没事了，心就歇下来了，这是假名为得法。

当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一切的法，一切的差别，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一念心分别出来的。一定要通过实修才能看到这一点，否则自己的念怎么起来，怎么念上生的念，你都看不到。如果不实修，你会一直起心动念。跟你说妄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你还会问怎么歇啊？已经告诉你歇下来，还问怎么歇。这一怎么歇，歇得下来吗？歇不下来。把这个怎么歇拿掉，去那边的桌子上把水壶端过来，就歇下来了。

大德！山僧今时事不获已，话度说出许多不才净。

临济禅师说：修行人啊，我今天没有办法，才说出了这么多的葛藤和不好听的话，才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为了去学人的执著。祖师自己也知道，再怎么讲，也都是意解佛法。但是没办法，学人的根机就是这样，只能说文字之法慢慢引导。

你且莫错！据我见处，实无许多般道理。要用便用，不用便休。

你不要错解我说的话。按照我心里的真实想法和见解，哪有这么多道理可讲。我自己平时的修行就是饿了吃饭，冷了穿衣，会用即可。完全不需要讲这些东西。修行是一句话都不用讲的，直用直行，用处不住就好了。

这里临济讲的是自证自行圣智境界。明白人不讲法的时候，他连一个佛法和修行的念都不会起，就是直用直行，随用随空，他没有任何的疑惑，一任作为。他在任何境界里都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都不会住著，也不会有疑惑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有效的修行，当下就能受用和解脱的修行。但是没办法，为大众讲法的时候，这样讲大众听不懂，会生疑惑，所以才讲一些方便法，什么清净心，无差别智，三身。真如一落文字，早就不是真如，这些祖师都知道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讲引导大家。如果按照祖师自己的见处和行处，长伸两脚睡，憎爱不关心。没事儿找个凉快的树荫下一躺，水边一卧，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到点起床，

到点吃饭，到点睡觉，就这三件事，多一点都不需要做。大修行人就做这三件事，到点起床，到点吃饭，到点睡觉，其它所有时间都是无事待着，活得就跟动物差不多。我也是这样过的，事少得你都无法想象。但这样的功夫，也不是谁都能有的。如果不是彻底看破世间如幻，是很难过这种无事无为的生活的。

只如诸方说六度万行以为佛法，我道是庄严门、佛事门，非是佛法。

其他人都说要修六度万行，要持戒，要布施，要修定，要有智慧，修行要有次第，有阶梯，要积累资粮，要福慧双修，才能成佛，把修这些有为法当成修行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方便法，是庄严门、佛事门，不是佛法，非干修行。

真正的佛法是无法可修，无事可做，无佛可成，无心可用，只是着衣吃饭，任运过时。所以经云：非法非非法。直用直行，便是最高佛法。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心无所住，直用见闻觉知而不生见闻觉知想，是最好的修行。一切时中，自己是啥样就是啥样，永远不会起个心评判自己，不会让自己住在一个对错上，也不去评价别人对错，分别他人是非好坏。

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每天自性自如，更不起异心，即无错谬。

乃至持斋持戒，擎油不閃，道眼不明，尽须抵债，索饭钱有日在。

就算你持戒持得特别好，每天精进用功，手里端着油碗专注地走路，一滴油都不会洒，只要你道眼不明，不识本心，用再多功，依然还在因果法中，还要还债，将来受苦有日在。

修行不是不做功夫，而是要在正确的见地前提下做功夫，做对了功夫，不能盲修瞎练，不可以有所得心做功夫。如果见地错了，所有功夫都是白做。我现在也教大家练觉知，有些人就执著有个觉知，总想一直保持这个觉知，认为觉知就是自性，守着这个“自性”。觉知不是自性，没有任何一个法是自性。你能形容的，能说出来的，都不是自性。如果妄立一个自性，就成了认贼为子。这都是不识本心，理不明，做起功夫来就会出错。

真正明白的人，他也会做功夫，但是他不是这样做的。他只是在心有所住，烦恼起来的时候，起了法执的时候，他会觉察到而转念。修行

并不是不动念，不是守着一个觉，而是看好自己的心是否执取幻境，是否念有所住。只是在生起烦恼心时需要转化用心，假名修行。烦恼不生，就不用佛法，把佛法扔在一边。

何故如此？入道不通理，复身还信施。长者八十一，其树不生耳。

关于这个偈子，出自禅宗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的故事。

迦那提婆尊者是龙树的弟子，从龙树那里得法后，至迦毗罗国，彼有长者曰梵摩净德，一日园树生耳如菌，味甚美，唯长者与第二子罗睺罗多取而食之，取已随长，尽而复生，自余亲属皆不能见。祖知其宿因，遂至其家，长者乃问其故，祖曰：“汝家昔曾供养一比丘，然此比丘道眼未明，以虚沾信施，故报为木菌，惟汝与子精勤供养，得以享之。”

祖问：“长者年多少？”曰：“七十有九。”祖乃说偈曰：“入道不通理，复身还信施，汝年八十一，此树不生耳。”长者闻偈已，弥加叹伏曰：“弟子衰老不能事师，愿舍次子随师出家。”祖曰：“昔如来记此子当第二五百年，为大教主，今之相遇，盖符宿因。”即与剃发。

这个故事的大意是，梵摩净德长者家园子里的树长出木耳，很好吃，只有长者和他的次子罗睺罗多能取用而食之，取完了又生出来，用之不尽。家里其余的人都看不到这个木耳。迦那提婆尊者知道这个故事的宿因，就告诉长者说：你家过去供养过一个比丘，这个比丘因为道眼不明，虚受你家的供养，所以投胎作木菌，因为你和你的次子过去曾经供养过他，所以这一世被你和你的次子食用。这就是此偈前两句的意思。

祖又问长者：今年多大了？长者说：七十九岁了。祖说：汝年八十一，其树不生耳。就是说，再过两年，你就要离世了，你离世的时候，这颗树就不生木耳了。是说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长老就说：我年纪衰老，不能随您出家，但我有次子，可以随您出家。然后他的次子就剃度出家了，就是第十六祖罗睺罗多尊者。

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就知道，一个比丘虽然出家学道，但是道眼不明，法理不通，不见性，将来得人身，或得其他身，还是要偿还以前的业果。修行道眼不明，我法二执没破，俱生无明还在，业识会再来世间受报。过去受用的，自然要偿还。

乃至孤峰独宿，一食卯斋，长坐不卧，六时行道，皆是造业的人。

就算你到深山老林里去精进，你住在孤峰顶上睡觉，面临着悬崖，很危险的地方。凡夫是不可能到那样的地方去住的，一般都是修行人，而且很用功的修行人，才会到孤峰顶上去住宿。就算你每天只吃一顿饭，过午不食，而且这一顿饭，可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食物，树上的果子，或一些天然的植物等，长时间打坐，不睡觉，全天都在精进用功，若不识本心，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造业。

只要你的心没有停下来，还有所得，还有求，就无法得道。过去佛陀也修过六年苦行，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头。最后放弃了苦行，也放下了一切所得心，不经意间，夜睹明星而悟道。

修行不是不可以用功，但是要明理，要与无所得的心相应。所谓用功，不起用功的心，非修非不修，只是做些相应的保护的功课，让自己不再去染六尘。心不再向外驰求，一切时中，只是善护念。若不是悟后起修，都是盲修瞎练。

乃至头目髓脑、国城妻子、象马七珍，尽皆舍施，如是等见，皆是苦身心，故还招苦果。

就算你把头、眼睛，骨髓、脑子、国城、妻子、象马、七珍，这些人们最珍贵的东西全都布施出去，你把布施当成修行，只是白白地劳碌身心，最后还是在轮回中受苦。

古人云：布施得福报，持戒得生天，若见性，了不可得。修行不是为了修福，福报修得再大，终将坏灭。唯有见性，才能真正出离生死轮回。

不如无事，纯一无杂。

不如老老实实歇着，该干嘛干嘛，妄念不生，只是随分过日。纯一无杂就是心里没有任何佛法的知见，没有修行的概念，也没有成佛的想法。不著世法，也不著佛法，一切想法全都扔掉，扔得干干净净，才能相应。

乃至十地满心菩萨，皆求此道流踪迹，了不可得。

就算十地菩萨、等觉妙觉菩萨，有大神通，但是要觅一个无事人的心迹，也觅它不得。我们知道大耳三藏和慧忠国师的故事。前两度，慧忠国师故意现出身意，大耳三藏有他心通，知道慧忠国师心之所在。第三次，慧忠国师不现身意，大耳三藏便找不到慧忠国师的心念在何处。所以，就算你是观音普贤，想觅禅师的心迹，也觅不到。为何如此？祖师都有于三界不现身意的能力，都有心不住法的智慧。就算是诸佛，也觅此道流踪迹不可得。

以宗门的智慧和见地，十地、等觉妙觉菩萨，与真正的见性了无交涉。我们看经典里经常写佛菩萨的神通和境界，我们会觉得那些境界太玄妙太高超了，但是到了祖师这里也是茫然，也是全无交涉。佛在灵山会上拈花，百千大众、所有的菩萨都不知佛是何意，只有迦叶会心微笑，所以佛才把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。

所以诸天欢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诸佛无不称叹。

一个无心道人，真正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的人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。这时的成佛，是无佛可成，无法可修，无道可证，本自圆成。佛陀之所以称为佛，并不是他无量劫来所做的一切修行和所积累的善法，那些都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，而是最终放弃了所有的修行，回到无修的起点，回到原来，回到不再造作的本来中。而这，无关向外修造求觅之力。凡夫若悟此，亦是佛。所以，佛只是无心，是无事人，是会得不修不证的人，是一无所有的人。若能如是明了，诸天都会欢喜，地神会捧其双足，十方诸佛都会称叹。

地神捧足，诸佛赞叹，这是一种比喻，比喻无事人，回到原来的人，悟得无所有的人，是多么的稀有难得。

缘何如此？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。

为什么这样呢？只是因为现今听法的道人没有用心处，他的心行了无踪迹。心无行处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船子和尚说：藏身处没踪迹，没踪迹处莫藏身，吾三十年来只会此。只有禅宗祖师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

学其它法门的人，完全无法猜测祖师的心行。所以说，永嘉大师说：顺行逆行天莫测。

问：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未审此意如何，乞师指示？

这是《法华经》里的四句偈。很多人读《法华经》读到这几句话时可能都不太明白。佛已经是佛了，为什么还要十劫坐道场，而且佛法都不现前，也成不了佛道呢？

就像有些人问：为什么黄檗禅师说佛成的佛不是佛，只是声闻佛？怎么还有声闻佛？是因为我们取相分别，著了一个有相的佛，而不了解真佛是什么。

佛经里所讲的很多东西，都是故事，它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意思，但是只有开悟的人才会看明白，才会透过故事看到它背后的真实义。

学人问：大通智胜佛过去生中修行，曾经十劫坐道场，他都没有成佛，佛法也没现前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未审此意如何？

师云：大通者，是自己于处处达其万法，无性无相，名为大通。

祖师看佛经，不看它的表面意思。祖师会看到文字背后更深的寓意。所谓大通，是指时时处处一切境界中都通达万法，没有疑惑，不起心分别性相，这叫大通。所以大通智胜佛，不是在说某个人，是比喻我们的本性，是指自性通达一切法的智慧。

智胜者，于一切处不疑，不得一法，名为智胜。

在一切处都没有疑惑，一法不住，也没有一法可得，这叫智胜。

佛者，心清净光明，透彻法界，得名为佛。

真正的佛是心清净，心光明，是我们本有的心性。此心性本有的无碍智慧，可以透过法界一切相，来去自由，出入自在，了无踪迹，这叫佛。

十劫坐道场者，十波罗密是。

所谓十劫坐道场者，是指十波罗密。还有法可修，便为十劫坐道场。

佛法不现前者，佛本不生，法本不灭，云何更有现前？不得成佛道者，佛不应更作佛。

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这跟禅宗讲见性成佛完全一样，是没有佛可成，才叫见性成佛。禅宗里见性成佛就是佛法不现前，没有佛法可修可证可成。

《楞伽经》里讲有两种一阐提，一种是不信佛法的一阐提，还有一种叫大悲一阐提。大悲一阐提不能成佛，因为他悟到了法性本来就无佛可成，无菩提可证。所以说大悲一阐提是指见性的人，见性的菩萨叫大悲一阐提，而不是说他成不了佛。比如地藏王菩萨，他说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有人就说，地狱永远也空不了，那地藏王菩萨岂不是永远都成不了佛了？如果悟到无众生可度，地狱本空，那谁还去成佛？地狱本来就没有，当然永远也空不了。本来就是空的，再去空一个本来就空的东西，那永远也空不了。誓不成佛，本来就没有佛可成，谁成佛啊。如果地藏王能成佛了，反而不如法性了。不仅地藏王菩萨不成佛，一切菩萨诸佛，皆不成佛。何以故？没有法名佛，不成佛，是名为佛。

这里佛法不现前，也是如此，是法尔如是，是本来就没有佛法现前。释迦牟尼佛传法偈云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若悟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本来就没有法，连没有法都不能执著。所以，实相是没有佛法，也没有佛道可成的。

所以大通智胜佛，是指自心通达。十劫坐道场，是随顺世间，示现修行的样子。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，实相如此，法尔如是。这个偈子并不是说大通智胜佛没有见性，没有成佛，而是本来就没有佛成佛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就会认为大通智胜佛没有成佛。

在某些经典里，佛说佛过去生中无量劫都未得佛授记，可是在其它经典里又讲，佛无量劫前早已成就法身，早已成佛。我们现在明白，不管经典里说佛过去生成佛了，还是没成佛，都是随顺世间的方便说，皆非实相。实相是没有佛成佛，无佛可成，才是成佛的真实之义。

古人云：佛常在世间，不染世间法。

古人云：佛性常住世间，而不染世间法。法身一直示现为万类，一直都有佛出现在世间，从来不会间断。只是你著了佛的相，认为相好庄严的才是佛，认为有神通、能说法、度众生的才是佛。以分别心看才会看到佛出世，看到佛灭度。佛常在世间以各种形态显现。古人云：扑落非它物，纵横不是尘。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佛性常住，从来也不生，从来也不灭。所以佛并不是某一尊佛，是指一种不住而常住的状态。一切众生即是佛，非离众生别有佛。一切法亦复如是，看上去有生灭，实则无生灭。生灭只是妄想分别出来的。

道流！你欲得作佛，莫随万物。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

修行人，如果你想成佛，想作佛，想见性，不要追随境界，不要被境界所骗，不要著相就成了。一切境皆是自心作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没有心外之境，亦无心外之法。心若不生，万法无过。这是修行的关键。修行不是找真，但能不被妄惑即是真。妄是怎么来的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著，而不觉察。一旦看到分别心，不被妄念所骗，即是解脱，无别解脱。

我们的妄想心起来的时候能看到，起了执念的时候能看到，回来，不住，不评判，就解脱了，解脱就这么简单。

当妄想心不生的时候，该干嘛干嘛，该说话说话，该思维思维，就是不起妄想心。这个时候哪有一个善恶？哪有一个是非？哪有一个六道？哪有一个烦恼？哪有菩提？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所有的法，好的坏的，正的邪的，善的恶的，凡的圣的，殊胜的不殊胜的，清净的不清净的，都是一念心生才有的。心若不生，一切都是清净的。也不要执著个清净，假名清净而已。

世与出世，无佛无法，亦不现前，亦不曾失。

不管佛出不出世，也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，没有佛，没有法。佛性亦不现前，亦不曾失，假名常住。

设有者，皆是名言章句，接引小儿，施設药病，表显名句。

只要有所说法，都是名言章句，接引小孩子的，是应病与药，虚妄之法，非是实相。乃至菩提涅槃，真如佛性，皆是文字之法，如指月的手指，如黄叶止啼，诳小孩儿的，不可认以为实。

且名句不自名句，还是你目前昭昭灵灵鉴觉闻知照烛的，安一切名句。

名句不是自己出来的。虽然说一切法都是名相和概念，但名相和概念自己不会说我是名相、概念，一定有一个非幻的在给一切法命名。你目前正用而不住的这个灵灵昭昭，能起见闻觉知之用的本性，是它在给一切安名句。

一切法都是空的，这个空法会自己蹦出来说空吗？空得有一个不空的支撑着它。所以佛说空与不空，都是在讲本性。诸法空相，是从一切法没有个体实性的角度讲，空性中没有一法是实有，是可得。说不空之性，是从整体性不是断灭的角度讲，虽空一切生灭之法，此性常住不空。正是因为有不空之性，才能显一切无实体的空法，能创造一切不实之法。

大德！造五无间业，方得解脱。

造五无间业，才能得解脱。

这一句是告诉我们修行不要沉空守寂，不要去执著一个空，不要贪著寂静和涅槃，不要住在一个涅槃里，除了心念的转变，除了转所依，并非实有法名涅槃。

随缘应物，心无所住，转所依识，才是真正的涅槃。

人得了佛境界，也要入得了魔境界。空得了一切法，又方便建立一切法，方是大自在，方得究竟。

修行不要执著安静的地方，不要守着一个无为。那样是成不了的。修行就是要在烦恼的大海里转得动习气，透得过一切境界，方显佛法的智慧，才能把无明之根彻底拔掉，而不是回避一切境界。

问：如何是五无间业？师云：杀父、害母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、焚烧经像等，此是五无间业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五无间业？师云：杀父，杀母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，焚烧经像，这是文字意义上的五无间业。

父母于我们有最大的恩情，杀父、害母就造了极重的恶业。佛陀是众生的导师，伤害佛身，以至出血，也是很重的恶业。佛陀在世时，提婆达多曾用大石头害佛，出佛身血。破和合僧，扰乱寺院的僧人修行，把僧人都赶走了，障碍别人修行，这也是很重的罪。焚烧经像等，经典是众生修行的路标，烧毁经典，也是很重的恶业。

这是世间法里的五无间业，是有相的，是生灭法里的五无间业，非是真相。还有一个五无间业，是转变心行的，是真正的修行，是第一义上的五无间业，也就是临济禅师下面要讲的，你要去做的五无间业，才能得大解脱。

云：如何是父？师云：无明是父。你一念心，求起灭处不得，如响应空，随处无事，名为杀父。

问：什么是父？临济禅师答：无明是父。所谓无明，就是我们的俱生我执，第一念妄想，没有觉察到，就是无明。虽然佛说无明，但无明也是虚妄的，究其实质，实无无明。你一念心找无明，找不到，就像空中的回声一样，心无所住，悟无无明，名为杀父。为什么叫杀父呢？因为无明是父，找不到无明，所以叫杀父。这样的杀父，是你要做到的，不要住在有无明可得，不住于无明，做到这个，就解脱了。

能找的心和所找的王明，都不存在，都是因一念妄想而不觉才有。当你明白了，心无所住了，无明就没了，把无明给破掉了，所以叫杀父，这样才能真得解脱。

云：如何是母？师云：贪爱为母。你一念心入欲界中，求其贪爱，唯见诸法空相，处处无著，名为害母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母？师云：贪爱为母。接着讲怎么叫杀母。贪爱是母。你一念心入欲界中，求其贪爱的实质，只见诸法空相，但有名字，不见实有贪爱可得，处处心无所著，名为害母。

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都有贪欲，都有淫欲心，这个淫欲心，贪爱心，看到境界会取著的心，叫母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这个贪爱有实体吗，是真实的吗？会住吗？没有实体，不是真实的，不会住，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贪爱。刚才还起贪心呢，忽然一个事情来了，这念贪心就没了。念一转，贪心就没了。所以，就算你起了贪爱心，你去找它，又找不到，想住在贪爱里，也住不了。

所以说求其贪爱，唯见诸法空相，只见贪爱的名字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贪爱可得。明白这一点，叫害母。这是修行人要做的事，不住在贪爱和离贪爱上，害这样的母，才得解脱。

云：如何是出佛身血？师云：你向清净法界中，无一念心生解，便处处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

问：什么是出佛身血？师云：你不生心，不生知解的时候，你去找佛，处处都是黑暗，十法界根本找不到佛，是名出佛身血。

以前你认为有佛，现在你知道没有佛，这叫出佛身血。以前你执著要证一个法身，现在你知道法身只是个名相，只是我们的一念妄想，这时心歇下来，佛的法身都破了，这叫出佛身血。

云：如何是破和合僧？师云：你一念心正达烦恼结使，如空无所依，是破和合僧。

问：什么是破和合僧？师云：你一念通达诸法非因缘，非和合，烦恼结使空无自性，是名破和合僧。

和合僧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比喻。破和合僧，也就是破因缘和合而生的假象，破有一个法生成的妄想。破了因缘和合而生，就能悟到无生。把诸法因缘和合而生的假相破掉了，就默契了无生，不再执著生灭因果有为之法，不再执著生灭，不再把一切法当真，通达烦恼本空，通达一切万法本自无生，方得解脱。

云：如何是焚烧经像？师云：见因缘空、心空、法空，一念决定断，迥然无事，便是焚烧经像。

问：什么是焚烧经像？师云：见因缘空，心空，法空，一念决定断除一切知见，迥然无事，便是焚烧经像。

经典和佛像是相，是语言文字，所有知见都从文字而有。文字所表的法并无实义，也是和合而生的假相，但不明白的人于文字法妄生各种定见。决定不被这些文字知见所骗，断除对一切法的执著，什么都不学，做个无事人，是名焚烧经像。

古人说：至道幽深，不可语会，典教凭何所及？但见本性，一字不识亦得。见性即是佛，圣体本来清静，无有杂秽，所有言说，皆是圣人从心起用。用体本来空，名言犹不及，十二部经凭何得及？这是焚烧经像。

第十三讲

大德！若如是达得，免被他凡圣名碍。

修行人，如果你能这样通达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，就能不被一切凡圣文字所碍，不会被佛法里的名相和概念所束缚。再看经典，就不会依文解意，你会看到它背后要表达的喻义。

你一念心只向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，自轻而退屈，言我是凡夫，他是圣人。

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是指将佛陀所说的文字经典当成绝对真理，信以为实。根境法中虚捏怪，把识心的境界当成真实的，认为那才是大修行，而否定自己，轻视自己，言自己是凡夫，他是圣人。

很多人都有入定的经历，忽然间发现自己身心脱落，感受不到有身体的存在，唯剩“灵灵觉知”，把识心妄计的“灵灵觉知”当成佛性，这就是根境法中虚捏怪。本来没有见性，当成见性。本来是个虚妄的境

界，当成真的。不知见闻觉知的当下不生用想，直用直行，没有住著，即是见性。

你跟他讲那些境界都是假的，他会笑话你，说你根本没有亲证，说你不懂。他说你是口说般若，他说他那个才是实修。

你跟他讲诸法无修无证，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，他无法信受，没办法理解，执著在自己觉受的境界上。他著了清净相，有个清净境界可得。自轻而退屈，不相信自己言下妄心不生就是佛，而信其它境界上的功夫，说：文殊普贤才是圣人，我一个凡夫，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？高推圣境，妄自菲薄，自轻自贱。

秃屨生！有甚死急，披他狮子皮，却作野干鸣！大丈夫汉，不作丈夫气息！

秃驴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否定自己，本来是狮子，却像一个野干一样乱叫。本来是大丈夫，却没有大丈夫的气概。本来是大富长者，却作一个四处流浪的穷人，本来是佛，却枉作凡夫。我们和佛其实是一样的，本来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出言吐语却像一个懦夫一样，总是没有自信，总是觉得自己不行。原因无外乎就是起心动念，妄想分别，评判自己。认为我不行，妄认我是凡夫，他是圣人，我怎么能跟他比呢？都是在妄想分别中。

大家想一想，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。禅宗是多么高的一个法门，我这根器能学吗？当然能学了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有学法的根机。只要我们好好善护念，不妄加分别自心境界，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皆得自在无碍，与佛无殊。

自家屋里物不肯信，只么向外觅，上他古人闲名句。倚阴博阳，不能特达。

你不识自己本性的宝藏，只是向外去找，被他古人的闲言名词语句所骗，执著二法，好玄好妙，所以不能通达。

自家屋里物，是指每个人本性的一切作用，所有的能动性，天生的智慧，都是具足的。这个智慧不一定要知道什么，不一定是特别的技能或聪明才智，而是能好好生活，一切自然而然，不妄求什么，这就是

大智慧，这就是大神通。所以古人说：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你不要觉得智慧一定就是高大上的，要像佛一样有他心通，能讲说一切佛法，得知道有多少星辰，有多少世界，得知道什么。智慧不需要知道这些，智慧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一切都不可得，不可住。没有烦恼就是大智慧，不妄求一切法就是大神通。

自己运手奔足，一颦一笑，嬉笑怒骂，都是法性，都是妙法，都是经典，都是智慧。不懂得这个，否定自己，总是想去跟别人学习，去成为外在的一个佛，这就错了。上他古人闲名句，被古人所说的那些公案，那些境界所骗。古人抛出一个公案来是考你的，你不懂就进去了，进去了就迷了。

逢境便缘，逢尘便执，触处惑起，自无准定。

逢到境界便攀援抓取，逢到六尘境界便执著。六根对境的时候，就生起了烦恼和诸惑，没有控制力，遇到好的境界就心生喜欢，遇到坏的境界就生气嗔怒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只要遇到一点境界，心立刻就住著，就当真，没有一点功夫。所学的一切道理都不管用，对修行有疑惑，心一下子就乱了。

道流！莫取山僧说处。何故？说无凭据，一期间图画虚空，如彩画像等喻。

修行人，你们不仅不要上他古人闲言碎语的当，我讲的话也不能都当真。为什么？说出来的东西，都是不定之法，都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不同人的不同状态所给的一时建议，是一时的方便之说，切不可执著。就像在虚空中画画一样，当时就没了。佛与祖师说法，因病与药，量根施教，没有定法。学人不了，若执以为实，本自无病，迷药成病。学人有各种缠缚，各种烦恼，各种执著，所以祖师用文字之法来破我们的执著。但是不要听了祖师讲的“不执著佛说的法”，又开始执著祖师说的法。

有些人看了《临济语录》后，张口骂人，觉得很爽，认为修行就要直截了当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也学祖师动不动就骂人，骂了人之后，自己气得不行，进了医院。所以祖师的东西不能乱学，得知道他说法背

后的深义。祖师呵佛骂祖，不是让我们学习他们的粗鲁，而是帮我们去除对佛法的执著。

我写的文章也一样，提供的所有方法都不是定论，都是相对的，是因人而异的，你不能执著，不能全信。找到对治你烦恼的药，对治你问题的那个方法，去做就好了。病好了或者没病，药就得停。不能因为药好而贪药，那就太笨了，太愚蠢了。

道流！莫将佛为究竟，我见犹如厕孔，菩萨罗汉尽是枷锁，缚人的物。

修行人，不要认为佛是究竟的。我见佛犹如厕所里的坑，菩萨罗汉，全是枷锁，缚人的东西。你不要认为三大阿僧祇劫修出来的那个佛是究竟的，他不是究竟的，他是幻化相，是生灭相。如果真有那么个佛现在我面前，我也会像看见屎坑一样嫌弃。菩萨罗汉尽是枷锁，菩萨罗汉一个个都是执著佛法，执著解脱，执著成佛，就像披枷带锁一样，非常可怜。缚人的物，他们学的那些都是捆绑人的东西。

我们学法过程中，很长时间都被这些菩萨、罗汉所骗，认为他们的境界有多高，也都想去证果，发心成为菩萨。好多人见到观音就拜，见到佛像激动得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一进到寺院的大殿，看到那些佛像，眼泪唰唰地往下流，流完之后跟我说：师父，我一进大殿就流泪，您看我是不是有善根？你这是业障太重。

好多人觉得看到佛像流眼泪是好事儿，他觉得跟佛有缘。你这是跟假佛有缘，跟真佛没缘。你得认识自己，才能跟真佛有缘。以后再进寺院，再进庙里边，冲着佛像就投以蔑视的眼光，才像个样子。一看到佛像就流眼泪，说明你把菩萨罗汉佛当真了，肯定是宿昔业障太重。

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，鸯掘持刀害于释氏。

在《大宝积经·神通证说品》中记载，文殊师利菩萨拿着剑要杀佛。这是文殊师利和佛陀表演的一场戏，为了去除五百比丘对于过去生中所造杀业的畏惧和执著。五百比丘把自己和自己造的业当成真实的，担心受到恶果，所以心中总是恐惧不安，无法证得无生法忍。文殊便拿着剑

要杀佛，然后开示了杀害是不真实的，没有能杀与被杀，五百比丘便因此而证得了无生法忍。

鸯掘持刀害于释氏。央掘摩罗拿着刀追佛，要杀害佛。这段描写也比喻修行要杀掉心中对佛的执著，杀掉佛的相，破除对佛法的执著，才能得到真实的解脱。

道流！无佛可得，乃至三乘五性、圆顿教迹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并无实法。

修行人，真实之中，没有佛可得。乃至声闻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，五种种性，圆教顿教各种分别，都是一期治病之药，并无实法。佛经里所讲的那些名相、概念，包括所有的法门，都不能执著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并无实法，接引不同的众生，没有一个是真实的，包括摩顶授记，意生身，百千三昧，都是方便说。

经云：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但是无有定法也不能执著，在某些特殊的时节因缘下，某些法要说是决定之法。所以在《涅槃经》里，佛为阿闍世王做决定说。虽然佛陀说，是为阿闍世王做决定说，我们也不能信以为真，认为那就是绝对的。讲《血脉论》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讲，大家要破的就是认为有佛的知见，要确信无佛无众生，这里就是决定的，不要一边破着有佛的概念，一边又想：也有佛吧？无佛是方便说吧？无佛就是无佛，这是决定的，因为这里的无佛是说没有一尊真实的佛存在。信了无佛，始得入于实相，否则，就会一直在有相和妄念中打转。

但是，大家会发现，就算你信了无佛，因为你的习气，你遇到佛像还是会生心，你还会不时地冒出有佛的想法，你破了戒，还是会心生恐惧，你的妄想中还是总有佛的概念出来。所以，无佛之说，也只是知解出来的一种观念，与真正的自证无佛，是有差别的。

设有，皆是相似，表显路布，文字差排，且如是说。

就算说到实相，说到佛性，说到不生不灭，也只是文字之说，相似之法，指月的手指，方便之说，仍不是真的。

道流！有一般秃子，便向里许著功，拟求出世之法。

修行人，有一些出家人，向文字里做功夫，拟求出世解脱之法，把佛讲的法当真了，著进去了，按照佛讲的一步一步去修，修得非常苦，不知道那些方法只是对治我们粗的烦恼的一时之说，不是真的。古人云：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痴，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？

错了也！若人求佛，是人失佛；若人求道，是人失道；若人求祖，是人失祖。大德莫错！

如果向文字中求实相，是大错特错。若人求佛，心本是佛，以妄求故，反失于佛；若人求道，心本是道，以妄求故，是人失道；若人求祖，本心是祖，以妄求故，失于本祖。佛不找佛，道不用修，祖不求祖。若求若觅，若修若造，皆是妄为。

什么是佛？什么是道？心即是佛，性即是道。我们每天行住坐卧，言语施为，一切所做，即是本佛，即是真道。离此之外，无别有佛，无别有道。于此日用万行不悟真佛真道，于头脑、文字中别求于道，终不得佛，终不得道，转求转远。

我且不取你解经论，我亦不取你国王大臣，我亦不取你辩似悬河，我亦不取你聪明智慧，唯要你真正见解。

我不论你能解多少经论，也不论你是国王还是大官，也不管你是否能辩才无碍，也不以你有多少聪明智慧为胜。你到我这儿来学法，我只要你有真正的见地。见地若错，全无交涉。汾山云：不贵子行履，只贵子眼正。眼正者，即有正确的见地。见地错了，用功就错，一切全错。

所以修行与你的身份地位没关系，与你是否富有没关系，与你口才多好没关系，与你是不是很聪明没关系，只看你是否了解实相，有没有正确的解脱知见。

你口才好，《大藏经》通读过，也看过很多禅宗的《灯录》，讲得一套一套的，我问一个问题：如何是佛？你回答不上来，你学的那些全都没用。

道流！设解得百本经论，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。

修行人，就算你解得百本经论，成为大法师，被众人赞叹，不如一个心中无事，什么都不做的出家小师。

神秀讲得三藏十二部经论，与道了无交涉，所以不得五祖的衣钵。六祖一个字也不识，于一切无所求，反而得了法。

你解得，即轻蔑他人，胜负修罗，人我无明，长地狱业。

你解的经论越多，越会生我慢心，会轻视那些读不懂经论的人。这样便成了一个胜负心很重的修罗，人我之相加重，被无明所惑，增长地狱业果。

世界上有一条大河，淹死了许多人，这条河叫聪明。很多人都是自以为聪明，反而被自己的聪明耽误了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会认为自己聪明，不被自我所骗，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

如善星比丘，解十二分教，生身陷地狱，大地不容。不如无事休歇去。

比如善星比丘，他能解得三藏十二部经，但是因为所知所解皆是邪见，活着就堕入地狱，大地不容。解得再多经论，都是识心妄想，不如没事好好歇着。

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生身陷入地狱，大地不容。就是他的身心世界被邪见所淹没，完全地混乱和颠倒，心识被黑暗和无明笼罩，受无量的苦和惑，所以叫生身陷入地狱。我们有时候经历一些可怕的境遇时，也会生身陷入地狱，受大恐怖。

饥来吃饭，睡来合眼，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

饿了就吃，困了就闭眼睡觉。愚蠢的人笑话我，认为我不是修行人，只有智者才知道，做一个无事人，才是大修行。

现代人，每天沉迷手机和声色娱乐，吃饭不好好吃饭，睡觉不好好睡觉。吃的东西口味越来越重，一边吃饭，一边刷手机，一边干别的，已经吃不到食物的味道。晚上睡不着觉，继续刷手机，眼根本就闭不上，如此恶性循环。所以，修行，先从吃饭睡觉练起。能正常吃饭睡觉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已经是一种极其奢侈的事。

道流！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动疲劳，吸冷气无益。

修行人，不要向语言文字中去求佛法，白白地徒劳身心。念诵多少卷经文，不如无事休歇去。念再多的东西，累嘴累心，也只是吸了一肚子冷气，毫无意义。

不如一念缘起无生，超出三乘权学菩萨。

修一切法，做一切功夫，不如一念放下所有的修行，歇下那颗一直有所得心，妄心一歇，顿超三乘权学及一切菩萨所行之法，悟无所得，即得菩提。把一切佛法都扔掉，只是做一个无事人。所以云：十地顿超无难事。只要心歇下来，一刹那间就超越了所有的修行。

大德！莫因循过日。

修行人，不要浪费大好时光，早早把大事办妥，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修行一定要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否则，无常来到，会茫然不知所措，依旧随业流转，受无量苦。

虽然说诸法无修无证，这是证悟者的自行境界，不可执著于修或不修。悟后才是真修，才不会盲修瞎练，才不会修错。悟后要做保任的功夫，要会善护念，能转所依识，如果内在的心性没有转化，空学一堆道理，真正境界来时，完全用不上，到时就傻眼了。

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，黑漫漫地。

山僧我过去没有见性的时候，心里黑漫漫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谁也不是一学佛法，一遇到禅宗，就立刻开悟的。都是逐渐摸索，苦苦修行，有一天忽然识得本心，知道回家的路。

大家都是这样，以前没学禅宗的时候，都是盲修瞎练，修各种有为之法，错用心行。遇到境界透不过去，依旧烦恼。我法二执未破，不知道怎么解脱，不会转念，做再多的功课都没用。

所以修行中，邪见是最大的障碍，不明理，就不会用功，心识到处乱撞。黑漫漫地，就是形容不知道怎么修，不了解实相是什么。好多人都是修到各种境界里去了，修着修着就修不动了，被卡在那个境界里，不知后面怎么办。见地有问题，见地不清晰，不透彻，就一定会有疑惑。

光阴不可空过，腹热心忙，奔波访道，后还得力，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话度。

生命有限，无常迅速，光阴不可空过。趁着年轻有力，多去参见善知识，把这件大事办好。我也是曾经带着一颗真诚热切的求法之心，去寻师访道。遇到善知识，得法之后，努力用功，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坐在这里跟大家说话。

达摩大师云：若不急寻师，空过一生。然则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师，终不明了。不因师悟者，万中希有。若自己以缘会合，得圣人意，即不用参善知识。此即是生而知之，胜学也。若未悟解，须勤苦参学，因教方得悟。

亲近善知识是修行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不因师悟者，万中希有。一定要找到真正明理见性的善知识。找到了这样的善知识，按照善知识教导的依教奉行，修行肯定能成就。

劝诸道流，莫为衣食，看世界易过。

我今天劝所有的修行人，不要再贪世间的五欲六尘了，不要再贪衣食享乐了。衣食够用，能生存就行了，一条裤子能穿五年，每天的饭菜有馒头土豆就可以了，配碗稀粥，够活命就可以了。把精力用在修行上，好好做息虑忘缘的功课上，不要放在怎么住得好、吃得好、享受上面。

看世界易过。世间无常，如白驹过隙，生命危脆，过于山水。一生一眨眼你就过去了。人来世间是用来了解实相，觉悟实相的，千万不要迷在享乐上。若不识得真相，一辈子又这样空过，下一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受苦。

善知识难遇，如优昙花，时一现耳。

在世间遇到一个真正明理的善知识很难，善知识很难出现世间，就像优昙花一样，很久才开一次。自己要多生多劫累积善根福报，才能遇到大善知识。大善知识出现世间，需要无量的因缘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出现，不是随便就能遇到的。有的人修了十年、二十年都遇不到见性的善知识。老师的见地不正确，学人接受的指导就不正确，修行肯定就有问题。善知识对修行人太重要了，就像你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，有向导

给你指路，你就能很快到达。不具足善根功德，就是碰见了善知识，你都不认识，还会诽谤，说他神经病，说他大邪见。

达摩去见梁武帝，圣人就站梁武帝面前，他就不认识。他自认为修了那么多的功德，还是不认识真正的善知识。今天我们能学习禅宗，能信受它，真的是有太大的善根了。要知道有多少人不信禅宗啊，根本就不能理解禅宗的见地和修行。你跟他讲再多，他的智慧理解不了，他的心智被妄想业障全都盖住了。

如果你遇到善知识，不珍惜因缘，自己不用功，就会与善知识失之交臂。你跟善知识的因缘可能就那么几天，学着学着，你就不信他说的，因为你理解不了。或者他不想教你，因为你根机不够。以后再想遇到，难上加难。

你诸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，便拟问难，教语不得，被山僧全体作用。学人空开得眼，口总动不得，懵然不知以何答我。

临济那个时候名气就越来越大了，很多人都知道有个临济老汉出世，便争着抢着来问难，找临济较量，看他是不是真正见性的人。问难来就会问一些刁钻的问题，想教临济开不得口，却没想到被我全体作用。我大喝一声，学人就傻了。或者直接拿香板就打过去了，参访者全都手足无措，不知我是何意，就会愣在那里，眼张得大大的，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全都懵了，不知怎么回答我。

你学再多的东西看再多的经教，哪怕有神通，入定多少天，到禅师这里毫无用处。看到祖师出格的样子，比如竖拳、举拂、瞪眼、转身就跑，参访者刹那间就会愣住。因为绝大多数经典里没有这些，就算有，也一样是看不懂。再拿自己学的经典来对照，哪儿也不挨哪儿，驴唇对不上马嘴。就像蚰蚰和蜈蚣打架一样，咬不上嘴。

我向伊道：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。

我告诉他，这个法门不是你所能理解的，龙象的足迹不是驴所能相比的。祖师训斥学人根本不会顾及对方的自尊心啊、面子啊，该骂就骂，该嘲讽就嘲讽。

你诸处只指胸点肋，道我解禅解道，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。

诸方学其它法门的人，充其量也只是说来说去，给别人指手画脚，说自己解禅解道，全都落在知解里，没有真功夫。几个人一起来到我这儿，被我一句话问得目瞪口呆，所学的一切都派不上用场。就像德山禅师途中遇到卖点心的婆子，问到你点哪个心？德山禅师便无言以对，才知以前讲解再多经论，真正用时，一句也用不上。

过去有讲《金刚经》的座主，讲《楞严经》的座主，讲《维摩诘经》的座主，讲《涅槃经》的座主，他们来见陈睦州，被陈睦州一问，全都是哑口无言。有座主去见大珠慧海和尚，被大珠问得也是一句也答不上，最后不得赞叹到，禅宗实是不可思议。

咄哉！你将这个身心，到处簸两片皮，诳呼闾阎，吃铁棒有日在，非出家儿，尽向阿修罗界摄。

咄哉！是呵斥学人的话，有点像现在的“废物”和“笨蛋”一类的话。可惜你这宝贵的人身，不知道如何自在解脱，只会用嘴到处讲，想骗他阎王老子，将来吃铁棒有日在。只会拿嘴讲不是出家儿，将来要到阿修罗界投胎受报去。出家儿要有实修的功夫，自证的功夫，要有自悉檀，要知道如何转身，如何解脱，一切处不受人惑，不在意识里知解佛法。阿修罗是指还有争胜负的心，总是想通过净论胜过别人。

夫如至理之道，非净论而求，激扬铿锵，以摧外道。

真正的妙法不是靠争论获得的。诸法本无净，净即失道意。祖师说法并不是想跟任何人争论，而是破除他对法的执著。不是山僧逞人我，修行恐落断常坑。所以祖师说法，横说竖说，都是不得已，说出一堆东西，只是想把你从知见的泥潭里拔出来，是为了摧伏那些外道邪见而已。

至于佛祖相承，更无别意。

至于佛与祖所讲的一切法，也不过是去除众生的执著，除此以外，并无实法可传可讲。

设有言教，落在化仪，三乘五性，人天因果。

就算讲了一些文字之法，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法而已。化仪就是权法，方便法。所以才会讲出三乘五性之法，人天因果之法，来接引初机众生。不像禅宗，禅宗是实修，是自证法门，是行门，是超心意识门，离文字法。

如圆顿之教，又且不然，童子善财，皆不求过。

圆顿之教则不是这样，稍微好一些，慢慢步入行门。如善财童子，去见五十三名善知识，以虔诚心去求法，不见善知识过失。

这里讲诸方学法者，不是不可以去参学，去访善知识，但不是为了问难而去，而是以真诚心去求法，以决生死大事。以这样的心求法，亲近善知识，才能真正得法。

大德！莫错用心！如大海不停死尸，只么担却，拟天下走，自起见障，以碍于心。

修行人不要错用心。不要带着满肚子的知见到处去跟人较量，那不是修行，只会被自己的我慢障住。如大海中不停留死尸，大修行人心中无任何情见。不要担着一大堆知见，到处去和别人论法想胜别人。自己心存知见，自起障道之心，非关外事。

日上无云，丽天普照，眼中无翳，空里无花。

就像太阳上面没有任何云翳，普照天下；眼中无翳，看不到空里有花生灭。清净心亦复如是，无有一法可住、可知、可见，一切不留，无可记忆。一切法本来无生，因妄想故，而见诸法。太阳之上，没有云彩，若见性，任何法都不会再迷惑于你。

道流！你欲得如法，但莫生疑。

修行人，如果你想默契诸法实相，只要不起一念疑心，于一切法不要起住著心，即得相应。疑是住著的意思。莫生疑，就是不要生住著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展则弥纶法界，收则丝发立。历历孤明，未曾欠少。眼不见，耳不闻，唤作什么物？

此性大则遍满法界，其大无外；小则毫发许的东西都不立，其小无内。此心清静，历历明明，未曾欠少，要用便用。眼看不到它，耳听不到它，把它唤作什么物？

古人云：说似一物则不中。

古人说：不管怎么形容它，都不中肯。只要能说出一物来，都不是它。

你但自家看。

既然无法形容它，那就放下这念分别心，息虑忘缘，回到自己的见闻觉知上来，直接作用看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默契而已。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，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

更有什么？说亦无尽，各自著力。珍重！

除了当处出生，当处寂灭的种种妄念，还有什么呢？但有言说，皆无实义。

临济禅师的法语开示到了这里，也只能感叹，语言文字的无力。不是不能说，只不过，说到天边，也说不尽，也说不明白。只是一堆言语文字，非关实相。世尊四十九年说法，说了三藏十二部，也没说清楚。最后还得是禅宗，才能彻底决了此事。如何决了？

各自努力，珍重！

排版时间：2026年4月5日